

陶菊隱編譯

穀譚隱歐洲風雲

集一第

中華書局印行

陶菊隱編譯

叢
菊
隱
譚

歐洲風雲第一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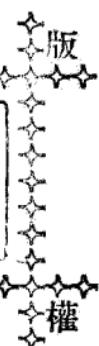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印刷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發行

叢譚隱歐洲風雲第二集（全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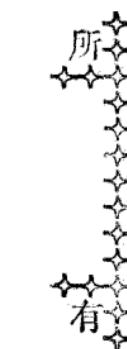
◎實價國幣九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譯者 陶 菊 隱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理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 海 澳 門 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叢菊
隱譚
歐洲風雲目錄

一	英國藍皮書內容	一一一
二	二次大戰外交上索隱	一二一—〇
三	蘇德歷史的重演	一一一—三
四	二次大戰過程及其動機	二四一二七
五	不可解而可解之謎	二八一—三二
六	歐戰爆發前之一瞬	三三一—三六
七	油畫家之戰	三七一—四一
八	波蘭國情之調查	四二一—四八
九	現階段的英蘇關係	四九一—五一
一〇	歐洲和平破裂後蘇俄的外交活動	五二一—五五
一一	芬蘭危機驚動了北歐	五六一—六四

- 一二 芬蘭地勢與國情 六五——七四
一三 蘇聯與巴爾幹形勢 七五——八五
一四 蘇聯與波羅的海形勢 八六——九三
一五 這次大戰中三個統帥 九四——九七
一六 達拉第早有準備 九八——一〇二
一七 法國戰時百態 一〇三——一〇七
一八 波蘭新政府成立 一〇八——一一〇
一九 地中海形勢 一一一——一一八
二〇 宣而不戰之謎 一一九——一二三
二一 英國疏散兒童 一二三——一二三〇
二二 英國對近東方面的隱憂 一三一——一三四
二三 戰時的印度 一三五——一四六
二四 意大利中立政策下的難關 一四七——一五〇

二五	中立國的煩惱	一五一——一五三
二六	捷克人無聲的抵抗	一五四——一五六
二七	什麼是希特勒主義	一五七——一六一
二八	希特勒改造後的德國陸軍	一六二——一六五
二九	德國新海軍的對象	一六六——一七四
三〇	德國第四種兵力	一七五——一七九
三一	德國糧食問題	一八〇——一八三
三二	德國經濟上弱點	一八四——一九〇
三三	從巴爾幹到近東之線	一九一——一九五
三四	歐局座談會	一九六——二〇二

歐洲風情

四

叢菊隱譚
歐洲風雲

英國藍皮書內容

以下爲英國駐德駐波兩大使戰前向英外長提供的祕密報告，由英政府摘要發表。

捷克問題激怒英國 駐德大使漢德森向外長哈力法克司報告，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寄自柏林。

昨天我到凱琳廳，與戈林上將作一度簡短談話。他埋怨英國的敵對行爲。我告訴他，當他未提及此點之前，必須先明白英國爲什麼對德國會改變態度。他知道這個——去年張伯倫與希特勒所談各項基本解決方案，這方案一俟蘇台德區併入德國之後立即發生效力，嗣後德國不得對捷克再有所染指，不料希特勒聽信『野心家』的話進而兼併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兩省，非但把他對張伯倫保證的話自己吞下肚去，同時違反了慕尼黑會議用以爲根據的『民族自決』原則。

談到這裏，戈林上將用捷克總統哈嘉到柏林一事打斷我的話頭。我向他說，我知道哈嘉無自由談

判之可能，因為德國以轟炸捷克為恫嚇迫使哈嘉簽字。戈林對此未加否認，只解釋這事的動機，他對於別人攻擊其『食言而肥』似覺心慌意亂。

我向戈杯說，因捷克問題使英政府及人民下了決心，萬一德國欲以片面行動解決波蘭走廊問題或但澤問題因而迫使波蘭以武力自衛，則英法立即加入，其結果是個悲慘的長期戰爭。

戈林上將不願詢及我們準備戰爭的話，他的簡括答詞只想證明任何強國不能在歐洲壓制德國。他給我的印象好像言行並不一致。

這次辯論的終點，他問我英國是否『不姑息一個強大的德國』，還是真欲與德國一決雌雄？我說要避免戰爭須有忍耐心，所以德國『野心家』必須淘汰。

我剛想站起來作別，我們的談話陡然得了一個和平轉機。我很匆忙，但是他堅決地拉着我參觀他那自鳴得意的凱琳廳，那兒的大餐堂可容納大量的賓客，全屋子都是用大理石建造的，懸有精緻的繡幔。他把幾幅有畫圖的繡幔指給我看，大半都是裸體美人畫，上面綴以『優良』『惻隱』『清潔』等題字。我說這些題字是象徵和平，但是這當中缺少『忍耐』一幅。

希特勒不欲公開談話 漢德森寄予哈力法克司，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五日，於柏林。

昨天我得到一個機會拜訪外交部次長魏薩克先生，我說英帝國這次不能再像一九一四年一樣受人指摘，那時我們自己的地位沒弄清楚。這次如果希特勒要戰爭，他會明白這戰爭將演進至何種程度。

魏薩克男爵說，有話請對希特勒私下講，用不着讓全世界人們一齊聽見，『大眾之警覺』只有使希特勒處理一問題陷於更困難的地位。我說我們最着眼之一點就是相信雙方不同意的事實未能傳到希特勒的耳朵裏，而這『留中不發』的人也正是應該負責使希特勒明瞭一切真相的人。

德國暗示蘇俄動向 漢德森致外相，八月十六日，由柏林

外交部次長匆匆跑來相告，歐局已到嚴重關頭。照他的意思，戰事一觸即發，希特勒已經按捺不住了——他已經答應但澤市軍事化，其目的僅在自衛。

我告訴魏薩克男爵，當前的困難就在德國對任何問題只看到自己之一面。我們辯論得很利害，各說各有理，不肯絲毫讓步。

隨後魏薩克說到波蘭自取滅亡，德政府不會也不肯想像到英國在任何情勢下將為波蘭人『笨舉』而作戰。

我說他的理想是很有害的，正和里本特洛浦不明瞭英國人的脾氣一樣。

我得有一種感覺，魏薩克漠然無動和非常鎮定的神情好像他成竹在胸。他自承他相信蘇俄援助波蘭非但絕無此理，而且弄來弄去她會會同德國瓜分波蘭的領土。

希特勒口中之波蘭 漢德森，八月二十三日，由柏林致哈力法克司。

鐘鳴十一下，我們到了薩爾斯堡，換乘汽車到貝許特斯加登鎮。下午一點後，我和希特勒會見了。

我開始說明我們對波蘭業經提供保證抵抗任何外力侵略，我們言出必行，若干世紀以來，歷史上寫得明明白白英國從未喪失信用，我們要保全英國就不能不保全信用。

希特勒非常興奮，流露着不妥協的態度。他不作長談，他的話來勢凶猛，往往言過其實。他說到由波蘭逃來的十萬日耳曼難民，又說他每天收到好幾百封信都是德國人聲訴被人迫害的情形，他委實地忍無可忍了。他曾經提及德國人之被閹割，這事我知道，那個德國人是個色情狂，因犯罪而被處刑；但是希特勒反駁我，說同樣的事不止一次，已發生過六次了。

他隨即猛烈抨擊英國，說二十年來他屢次想和英國握手，屢次的貢獻都被英國所輕視。我斷斷與辯，指陳其不確之點，希特勒顧左右而言它。

我堅握我們對波蘭實踐諾言的決心，希特勒却反覆申述波蘭之加害於德國民族。我提議在和平氣氛下英德進行談判，他顯然不感興趣，並且直截了當地答覆「不行！」

我一再警告，德國直接行動就是戰爭！希特勒告訴我，德國並不比英國「推扳」，他雖然不願戰爭，但也不願退縮，他的人民願為後盾，其熱情較之去年九月有增無減。

再謁希特勒 漢德森致哈力法克司，八月二十四日，於柏林。

我再到貝許特斯加登鎮，希特勒非常鎮靜，沒高聲說過一句話。我向他談到戰爭之恐怖與悲慘，他答稱這全是英國人的過失，我力加反駁，他咬定牙關，意謂英國人必欲德國覆亡而後已。他說他已經有五十歲了，所以情願現在就動手，一直打到五十五歲或六十歲。

我告訴他，德國覆亡一語簡直是無稽之談，有一個和平建設的德國乃是英國之福。他所答非所問，說英國是替較小民族打仗，他却是替德國打仗。講到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他認為英國強逼着他去和蘇俄簽字，他對於這事似乎不抱熱誠；但是他補充一句：他既已簽字，這條約將發生長期效力。

拆散英波同盟 駐波大使甘納，八月二十四日致外相華沙發。

外交部長貝克向我說，波蘭駐德大使今天下午在柏林會見戈林上將，這次談話是很緊張的。

戈林並無切實的提議。有一事攻入貝克心坎，貝克要求我以極端祕密的方法報告你。戈林說但澤和德波間其它問題都是較小的事，減輕兩國間緊張局勢的最大障礙是英波軍事同盟。

此間已下決心，無論德國採用何種方法把這問題正式提出，其答案將肯定地給他一個「否」字。貝克深覺德政府將利用同一方法企圖在東歐取得自由行動，他又說英國必須充分明瞭波蘭決不至墜入德國任何陰謀中。

希特勒想做藝術家

漢德森八月二十五日由柏林致外相。

希特勒鎮靜如常，語言迫切而表露誠意。里本特洛甫雖在側，却始終不曾開口。

希特勒最興奮的表情莫過於當他說到波蘭加害德人的時候，他說又一閹割德人事件發生。他拉拉雜雜說了好幾點：（一）他說只有日本才是二次大戰的勝利者。（二）他是天才藝術家而非政治家，等到波蘭問題解決後將從事藝術以終餘年。（三）他非好戰者，不想把德國造成一個一無所有僅是一座大兵營的國家。（四）他對解決波蘭問題並無不能容物之想。

四次訪問希特勒

漢德森八月二十八日由柏林。

我向希特勒說，在德國，如有人提及英國因波蘭獨立受有危害時將起而戰爭一事無不表示懷疑，

我們覺得很奇怪：我們說一句算一句，以前從未食言，以後也決不食言。從前德國人的话也是具有同等價值的：我提出一部德國書（那是希特勒看過了的），內中述及德國布魯轍將軍匆忙地援救惠靈吞於滑鐵盧時對將士們訓話，『孩子們，前進吧！我已經應允了我的兄弟——惠靈吞，你們不能讓我自食其言。』

希特勒插嘴說，彼一時此一時，現在和一百二十五年以前的情勢顯然不同。我說，英國則不然。布魯轍爲的是要保持英國友誼，如果對朋友不忠實，那麼要朋友幹嗎？我們現在願和德國做朋友，但以和平與自由商討波蘭問題爲基點。

他說，他在三月裏的提議已遭輕蔑的拒絕。我看見那些經過情形已製成一部紀錄，但是其中包含的話與原來的完全不同。

他說到懲罰波蘭，使我回想到去年捷克緊張時同樣的談話。他斥責我們無力使波蘭就範，我說正因爲我們去年對捷克問題的經驗，所以今年以壓力施之於波蘭我們不能不費躊躇。

我後來發覺使希特勒刺激最甚的並非但澤與走廊之爭，却繫於英國『以武力遏制武力』，因之我和他引起長篇爭論，涉及萊因區、奧國、和蘇台德區等地和平歸入德國的一切往事。我提起三月十五

目的舊話，他表示憤慨。

最後我莊嚴地重述我們談話的重要紀錄，那就是當前的波蘭問題他到底願採取片面行動而訴之戰事呢，還是與英國握手做朋友？倘準備以寬大態度對付波蘭，以之為與英國握手的代價，他非但獲得英國民衆的信仰，更可獲得全世界的信仰。

希特勒堅持着他並非虛張聲勢。我回答說我對全部事實都明瞭，英國也並非虛張聲勢。他說他對這一點完全了解。

訪問希特勒之第五次 漢德森八月二十九日由柏林致外相。

希特勒親手把德國覆文交給我（英國對波蘭問題直接談判的建議。）德政府加上一句說，他們期待明天有波蘭全權代表到柏林來。我很留心這一句，看上去好像是變相的哀的美敦書。當我沈吟不語時，希特勒和里本特洛甫都極力保證說，這不過表示眼前緊急狀態而已。

這天晚上的會晤不啻暴風雨之前夕，希特勒比前一日更粗暴，某新聞社宣布有德僑五人在波被殺及波蘭動員的消息顯然刺激了他。

英國壓迫波蘭讓步 外相哈力法克司致駐波大使甘納第，八月三十日。

倘波政府嚴令該國軍民接受下列各事，則空氣可望改善：（一）對於肇事的德國少數民族切勿開鎗，僅予以逮捕；（二）嚴禁一切人對德國少數民族行暴；（三）德國少數民族欲離境者允其自由出境；（四）停止刺激性無線電播音。

波蘭尤加約束 八月三十日甘納第覆電。

貝克囑我轉達，英政府可完全信賴波政府決無鼓動任何意外事件之企圖。但另一方面，波政府指陳德國在但澤的煽動行為日甚一日，漸至不可收拾。

德外長之失態 漢德森致外相，八月三十日於柏林。

你給波政府的勸告我已經照會了里本特洛甫，他說英政府勸告的效力是微乎其微的。我當面反斥道，我很奇怪，這種言語竟會出自外交部長口中。

德外長模仿希特勒 漢德森由柏林，八月三十日。

我通知里本特洛甫，英政府很難勸告波政府接受德國覆文中所提辦法，里氏的答詞是拿出一張長篇公文，他用德國話高聲朗讀，讀得快到極點。我問他這個建議的內容是些什麼字句，他斬釘削鐵地說，現在已來不及了，波代表直至午夜尚未到柏林。

我懂得德政府的用意是想叫波代表於八月三十日趕到柏林以便造成一件哀的美敦書的事實，雖說希特勒昨天曾向我保證過沒有這回事。這一點他力加否認，他說哀的美敦書云云是我腦府中的幻象。

因此我問他爲什麼不按照平常手續把建議書給我一份，同時叫波蘭大使和他會面？里氏厲聲說，他將永不叫波大使會見他。

這一點我非報告你不行。里氏在這次不歡的談話中，其舉止完全是學希特勒的壞樣子。
德國稱波蘭爲侵略者 漢德森，九月一日，柏林。

里本特洛甫說德國未侵略波蘭，反之波蘭侵佔了德國土地。

當我告別時，里氏滔滔不絕地向我解釋他在兩天前不把德國提案原文交給我的理由，我告訴他事已至此，說來也是枉然，同時有效的阻止我爲和平的最後努力，誠爲遺憾。

最後和平之門已閉 甘納第大使九月一日由華沙致外相。

貝克頃於空襲中打來電話，要求我向閣下聲明德國各種武裝於今晨侵入波蘭領土的行動，這是組織的戰爭行爲，不能再目之爲局部衝突。

貝克說今晨六時半波蘭駐德大使曾晤及里本特洛甫告以波政府準備與德國直接談判但至天明時，德國既無其它外交接觸亦未正式宣戰，即採取各種行動無故侵犯波蘭。

波蘭要求同盟國援助 甘納，九月二日，由華沙。

貝克說西歐立即有所動作是現階級所必需的。我相信我是最早知道我國將宣戰之一人。

一九三九，十一，十七。

二次大戰外交上索隱

爲探討這次大戰外交上的根源，確乎不是易事，但這是極關重要，至少可以幫助我們粗枝大葉地去決定誰負這次大戰的責任。

先從德波問題說起。德波之交惡初非自今日始，自拿破崙戰爭以後，德國占領波蘭之大部份，並與帝俄訂約，使波蘭人永遠屈服於他們暴力之下。當上次大戰發生時，德國君主政府允許波蘭人重建他們的古國，且使波蘭爲德國東方的無人地帶。後來凡爾賽和約產生了新波蘭，把德國劈成兩橛，不啻造成了『阻止德波間獲得永久和平』的局勢。

當希特勒登台時，承繼了德波雙方對峙的嚴重局勢。希氏之勃然而興，波蘭猛吃一驚，但希氏以友好姿態代替侵略行爲，一九三四年一月，德波同時宣布兩國互相諒解，簽訂十年互不侵犯條約。

波蘭復國時在荆棘中得了法國的幫助，此時得新忘舊，舍法國而就德國，無疑地對歐洲外交關係上投下一塊惡石。法國爲防止德國勢力之繼續增長，不得已轉向蘇俄，與之成立互不侵犯條約，一面幫助李維洛夫與蘇俄西境若干小國成立一串和約，這些舉動更使波蘭人深深投入希特勒之懷抱。

波蘭獨裁者畢蘇斯基上將完全是聽親德外長貝克上校的擺布畢氏死後他的繼承者斯米格里齊將軍向英法頻送秋波，同時對德國保持原有關係。他以為波蘭萬全之策莫善於以維持歐洲和平維持自身和平，在羣雄角逐中保持絕對中立，他對於英法隨時可與波蘭以經濟援助看得十分重要。

波蘭徘徊於歧路中，直至德國併吞奧國才把她從前對德的戒懼心喚回了，自此她與蘇俄及羅馬尼亞開了幾次談判，成立『界說含混』的波羅協定。羅馬尼亞對於蘇俄不忘收回比薩拉比亞一點是否漠不關心，是否同意於戰時容許紅軍假道從未宣布隻字，所以這次戰爭中羅馬尼亞始終嚴守中立。直到去年德軍開入捷克，製造一種局勢，使波蘭在若干外交錯誤政策中鑄下更不幸的大錯。波捷關係之不良，由於上次和約未解決兩國邊界問題。一九二〇年波捷簽訂條約，波蘭聲明放棄對斯拉伐克數部份的要求，捷克亦同意於放棄對東加里西亞數部份的要求。一九三四年，新的敵意由兩國間重燃起來，這是德波成立不侵條約的直接結果：兩國間爭點集中於西勒西亞東南隅之特申區周圍，到一九三八年仍在相持不下之中。不料霹靂一聲，希特勒對捷克的暴力震撼了歐洲和平基礎，波蘭乘機宣佈她對捷克領土之一部的要求，匈牙利亦攘臂而起，卒因慕尼黑之一幕，兩個漁翁都得了利。

波蘭與蘇俄 欲明瞭波蘭舉棋不定的外交政策，應知波蘭之畏蘇與畏德相等。今年九月紅軍開

入波蘭東部，粉碎了波蘭抗德的殘餘勢力，證明波蘭過去的『恐蘇病』並非庸人自擾。

她們的惡感萌蘖於一九二一年蘇波之戰：那時華蘇斯基率部侵入烏克蘭，紅軍大舉反攻，幾乎將這個乳臭未乾的共和國擊成齋粉，兩國間留下不可磨滅的仇恨。波蘭生長於憂患之中，波蘭人懷疑蘇俄革命初期對波蘭有領土慾，蘇俄則懷疑西方諸強之侵略，兩國爾虞我詐，一直沒有和衷共濟的機會。事隔數年，波蘭對蘇聯之武力侵略稍稍放心點，對共產主義之宣傳則殷憂未已。她逆料蘇俄若與資本主義國作戰，波蘭將化為戰場。基於這種心理，使波蘭外長縱橫捭闔於其間，造成德蘇交惡，藉以削弱兩國，而引為波人之利。

一九三二年蘇波不侵條約之成立還在希特勒未登台之前，德國人持靜觀態度。一九三三年九月傳出消息，莫斯科邀請畢蘇斯基參加紅軍慶祝典禮，接着就有兩國軍事同盟的謠傳，莫斯科極口否認。當德波簽訂十年不侵條約時，大家應能想到莫斯科是怎樣的暴跳如雷，貝克上校立刻趕到莫斯科保證此舉與蘇俄無損。數星期後，有兩件蘇波草約發現於歐洲外交檔案中，但是蘇波情感從此愈見疏遠了。當波蘭人聆悉法蘇條約中法國建議給蘇俄軍事借款時，波蘭要求法國不允許蘇俄以此款修築到波蘭邊境的路線或橋樑。自此以後，華沙方面除與蘇俄保持正常關係外絕不進而有所表示，藉以

避免德國的挑眼

去年發現一道新裂痕：當波蘭要求捷克羅塞尼亞之一部時，蘇俄極表憤慨，波蘭集重兵於烏克蘭邊境以資答覆，但波蘭並無用武之意，波蘭總統莫錫基與貝克上校都主張以希特勒之意見解決這件事，斯米格里資不以為然。

反德陣線過程中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英法漸感組織『反侵略陣線』之必要，波蘭也漸感歐洲問題要靠英法，於是去年十二月之尾貝克到巴黎商談一切。

德國援助烏克蘭自治派予波蘭以恐懼，國社黨政府代替烏克蘭人創立一道偉大計劃，未來的『烏克蘭國』包括波蘭、羅馬尼亞、及蘇俄的烏克蘭區，連同捷克之羅塞尼亞在內。情勢演變到這一步，那麼蘇、波、羅三國成立協定以禦德國，由法國為該協定之居間者，似乎已有必要了。

法波互助協定雖未宣告廢止，事實上已無任何意義之存在，倘德軍進犯波蘭，此時法國是否願為波蘭而戰確是一件值得疑慮的問題。孰知貝克到了巴黎，所得結果遠較預期者為佳，因之華沙於二月下旬宣布貝克不久將再作倫敦之行。三月二十一日英國代表團訪問華沙，據稱為『公共安寧』而來，翌日倫敦傳出消息，波政府要求成立英波軍事同盟為他們加入『反侵略陣線』的代價，同時暗示波

蘭漸漸傾向於向蘇俄取得援助保證，但蘇俄尙未遽允，以英法承認澈底反抗德國暴力為先決問題。隨後不久，波蘭宣稱將力謀英波商業之緊密合作，藉以振興波蘭的新工業計畫。三月三十一日，張伯倫向波蘭提議，德國若侵略波蘭，英法予波蘭以軍事援助，而以何時需要援助之決定權界之波蘭，這是英政府自慕尼黑協定後第一次『硬碰碰』的行為。

慕尼黑會議及其後 將來歐洲歷史書籍上對於『慕尼黑』這個字會有一種新解釋，即指明一種外交政策——犧牲弱小滿足侵略國以求苟安的外交政策。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慕尼黑會議，張伯倫與達拉第立於一方，慕沙里尼與希特勒立於另一方，取得如下之保證：『我們——德國元首與英國首相今天再來一次會議，雙方承認英德關係為兩國及歐洲最最重要的問題……我們把昨晚簽訂的協約和英德海軍協約當做代表兩國人民願望的東西，兩國永不訴之武力……我們決定，以後凡有關兩國的問題應以談判解決，盡力避免歧異之點，藉以保障歐洲和平。』

提起捷克問題，真令人不堪回首。捷人被出賣而聽任德人昂昂然跨入堅固防禦線之裏層，德人強迫捷人接受其統治，這些事一一還在世人心頭。不料只隔七月，希特勒竟進而吞併捷克，張伯倫不禁憤怒地替自己辯護，『這種舉動是沒有人能加以預測的！』當時英法提出書面抗議，英首相還發表一次

怒不可遏的演說，結果無裨於捷克之滅亡。

和希特勒講信義，何異與虎謀皮？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他和捷政府成立條約，嗣後雙方發現爭端應取決於永久仲裁委員會；一九三八年九月捷克總統貝奈士要求提付仲裁時，仲裁委員會早不知去向。過去希特勒屢次保證奧國獨立，結果是怎樣？英德海約不是希特勒撕毀了嗎？誰能再相信他的話？張伯倫因失策而備受責難，希特勒對捷克的欺騙手段使此老態度為之大變。一九三九年三月為張伯倫生命中之大轉變，亦為英國歷史上之大轉變，英國才岌岌然武裝起來，在短短數月中將空軍增加一倍，國防部新成立若干部門為除舊布新之用。

與調整內部同時進行的就是增進英法關係。一九三九年二月六日張伯倫在下院向法國提供保證：『倘有人威脅法國權益，英國將起而為法國之助。』意大利對法國提出突尼斯要求，因見英國態度決然，悄悄知難而退。法國對德國要求殖民地問題完全支持英國，那是鐵一般事實。

第一次英法不可分離的事實可從法國要求英國舉行徵兵制看出來，英國打破了數世紀以來平時不採徵兵制的傳統習慣，而反對者寥寥無幾。第二事實是法國勸英國向蘇俄提議軍事同盟藉以防止大戰，英國雖明知前途波折重重，亦毅然報之以『可。』

倫敦第一次說帖三月送到莫斯科，蘇俄外長回答是『欣然同意。』去年十一月盛傳德蘇間進行商業談判，但無論怎樣，蘇俄始終未表示他們將放棄其『與法西斯主義戰至最後回合』的決心。

那知事隔不久，證明莫斯科無絲毫誠意鑽進英人的圈套。她一再要求這個，一再反對那個，悶葫蘆不知賣的什麼藥。據聞蘇俄要求保障波羅的海沿岸國以禦德國可能的侵略，另一說則謂蘇俄對上述各國要求保護權及干涉權（各該國倘受德國之直接或間接恫嚇），意即當蘇俄認為各該國受有恫嚇時，紅軍得開入波羅的海區。各該國聞之大恐，抗議之聲紛起。

此猶旁枝細節，那時透露着真正爭議的焦點是英蘇當局之互不信任。謠傳英政府暗中與希特勒進行談判，而張伯倫堅拒艾登與邱吉爾入閣，這兩人都是反對張伯倫的綏靖政策的。

以後所得消息，蘇俄堅持兩條件為前提：（一）簽約國在未得其他簽約國之允許時，不得與他國單獨簽訂和平條約；（二）戰時蘇俄必與英國同時採取軍事行動。換言之，蘇俄怕有第二次慕尼黑協定把她關在門外。而張伯倫呢，則知德蘇暗中已有勾搭。

談判毫無結果地拖了幾星期，英外部幹員史德蘭奉派到莫斯科來，莫斯科還不稱心，要求英法派遣軍事團會同蘇俄軍委會討論軍事技術問題，英法立即照辦。當戰事爆發之前，英法軍事團還在莫斯

科舉杯宴飲，神氣十足。

八月二十二日莫斯科與柏林宣布德蘇商約成立，蘇俄向德國入口貨物值二萬萬馬克，售予德國貨物值一萬八千萬馬克（錳、油、木材、礦苗及其他戰爭必需品），該協定立即簽字。四天後里本特羅甫飛往莫斯科，與蘇俄外長莫洛托夫接談不及三小時，立即成立兩國不侵條約。十天後該約經蘇俄最高議會與德國國會批准。自然，不侵條約不必含有政治的重要性；但德蘇不侵條約等於軍事同盟條約，因為該約規定蘇俄須供給德國以軍事及工業上必需原料，這個變相的軍事同盟予德國以莫大援助。九月十七日紅軍開入波蘭烏克蘭，使德國結束對波戰事，能以全力應付西線戰事。

德蘇不侵條約之可疑，由於進行時之極端保守秘密。蘇俄堅稱張伯倫不肯就範，彼爲自衛起見，不得不轉而與德攜手；但從任何方面所得消息，證明德蘇談判早於英法蘇談判，當蘇俄要求英法派遣軍事團時，德蘇談判已有『水到渠成』的趨勢，否則里本特洛甫並無移山倒海之力，何以片言而能化敵爲友？希特勒雖有劍及履及之勇，亦何能於德蘇條約成立墨藩未乾之時一鼓而用兵波蘭？

可能的結論是史太林有兩條路供其選擇：或與一個強國化敵爲友，或與民主國合作而有捲入大戰漩渦之可能。他怕再來一次『慕尼黑』，所以選擇了前者。當德蘇條約宣布時，一般觀察家預言『防

共軸心」之破裂，這至少是蘇俄對德條件之一。事實馬上證明：意大利不參加戰爭，西班牙宣布中立，佛蘭哥且公開宣布『反共信心決不動搖』，日本亦陷於『孤掌難鳴』之苦。

莫斯科之背離英法及其對波軍事行動顯然增加了英法負擔，西線戰爭將持續至數月及數年，而雙方均不能獲致絕對的勝利。若干中立小國在戰爭未終止之前隨時有捲入漩渦之可能。奧史陸公約國——瑞典、丹麥、挪威、芬蘭、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已成立互助協定，倘德國破壞任何一國的中立，其他各國將與之斷絕商業關係。這對協約國是莫大之利，因為蘇俄沒有取擋不盡的原料去供給長期被封鎖的德國。

柏林仍望引誘巴爾幹諸國入彀，對保加利亞屬望尤殷，因為保王是德人之裔。意大利與德國數年來在多瑙河流域與巴爾幹半島互為壁壘。過去英法拒絕對巴爾幹各小國的經濟援助很容易把他們趕到軸心國去，她們之所以還置身圈外，唯一原因是怕變成德國的俘虜。土耳其是東歐『反軸心』的一根柱石，美國是協約國的外翼，這些都是英法外交陣容的優勢。

總之，這次大戰不是國與國間的戰爭，包含着世界兩大思想之戰，而代價之鉅是不可計算的人類相殘，誰尸其咎，今日不必曉曉，將來自有定論。

蘇德歷史的重演

蘇俄克蘭林宮過去爲帝俄時代的皇宮，是一所偉大的三角形建築物，有兩扇門通到紅色廣場叫尼古拉司門和塞維爾門，門柱上兩個尖塔帝俄時有十字架置於其上，現在改用玻璃質五角紅星，在反射燈光下像兩顆亮晶晶的紅寶石。

宮內一所住宅，以前爲俄皇僕從及其眷屬所在，距離御座極近的，現在是蘇俄領袖史太林的住宅。其側有特別式樣的房屋，那是他私人衛隊的兵營。從前設有御座的那間屋子現爲蘇俄內層最高議會的會所，這一類高貴的屋子仍舊懸有熠熠有光的燭台和羅曼洛夫的繡帷。

現在歐洲大使們和重要代表走進克蘭林宮的塞維爾門須遵照蘇俄習慣，當經過門頂上雕有耶穌石像時不要脫帽示敬，像帝俄時外交人員一樣。最近出入於此的要角爲德外長里本特洛甫，他脫下正字制服，以常服常帽與史太林相見。

里本特洛甫爲克蘭林宮的座上客，莫說世人想不到，連李氏也自覺稀奇，然而這不過德俄兩國歷史之重演：一九一七年俄國帝制傾覆蘇維埃政權成立時，德皇威廉第二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那時威廉二世受着協約軍嚴重壓迫，想抽出大部東線軍隊來增強西線，他忽然注意到一個豐額多髭的俄國人，就是亡命在瑞士的列寧。列寧所倡導的馬克思主義本非德皇之所喜，因看到他是革命者，有推翻帝俄的大志及能力，所以德國把一輛封鎖列車供給列寧從德國送往俄國邊境，以後的事讓列寧自己去做。果然，俄國前線軍隊紛紛棄甲丟盔投奔到列寧旗幟下，列寧得了政權立刻與德單獨媾和，成立歷史上著名的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那條約是非常嚴苛的，所以列寧寫着『歷史將索還其代價。我們組織起來，排除一切障礙，自有光大昌明之一日。』

歷史和地球一樣是圓形的，繞來繞去，繞到了原來的位置。列寧的預言現在果然實現了。德國又來一次與英法之戰，又一次需要與俄國合作，史太林承受了列寧衣鉢，取得了時間上的優越地位。

以外交副委員長波金丹爲首組織了一個招待委員會，配以儀仗及衛隊，歡迎這位從天而降的德外長。當晚紅旗飄揚的大圓屋頂下（蘇俄外交委員會）坐着史太林、莫洛托夫、新任駐德大使斯克瓦謝夫，對坐者爲李本特洛甫及德國駐蘇大使施蘭堡兩人。

談話直至翌晨三時半，一輛裝甲汽車把李氏送往舊奧國公使館下榻，下午繼續交換意見，又談到夜闌人靜，雙方才完全同意於以下各條件：（一）波蘭問題由德蘇兩國共同處理，拒絕第三國之干涉；

(二)蘇俄原料儘速供給德國，換取德國的工業品。關於和平，德蘇兩國聯合其它友邦在可能範圍內達到此目的，倘被英法拒絕，則英法應負戰爭延長之責任。

紅軍雖退出所占領的波蘭領土之一部而僅以收回白俄羅斯及烏克蘭區爲限，但波蘭產油區及與羅馬尼亞、匈牙利兩國接壤處依然劃入蘇俄範圍內，顯然堵塞了希特勒到東方、東南、東北的路線。

德蘇談判未終，愛沙尼亞外長塞爾特接踵而來，莫洛托夫借口於該國收容波蘭潛水艇，危害蘇俄商輪，要求該國以沃塞耳、達哥兩島租與蘇俄爲海軍根據地，並且該國於歐戰未終止之前應允許紅軍二萬五千駐在該國。港（不凍港）租與蘇俄爲海軍根據地，以泰林（該國首都）之西波羅的經塞爾特再三交涉的結果，蘇俄只提供一點點讓步，即蘇俄駐兵區以與蘇俄海軍有關之區域爲限，並不散布全國，不過附帶一條件，如有任何強國經由波羅的海或假道拉特維亞進攻時，蘇愛兩國應聯合予以抵抗，而陸地進攻一事只有德國才能做到。

事實上很明白，德國現已鑽入蘇俄的圈套，應了列寧『歷史將索還其代價』的一句話。

一九三九，十一，二六。

二次大戰過程及其動機

自本年三月捷克淪亡之後，一般人相信德國無厭之求促成了英國外交政策之大轉變，今後將聯蘇以制德，而英法蘇互助公約有成功之望；不料英蘇談判互半年之久，其間枝節橫生，而出人意外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突於八月二十六日宣誓成立，英法軍事代表悄然離去莫斯科，這是近代史上翻雲覆雨令人舌攜之一頁。

過去英國官方獲有情報謂蘇俄內層亦有所謂 Cliveden Set（親德團體）主張恢復拉巴洛條約精神與德國化敵為友，理由是英法為維持現狀派而德意則為打破現狀派，蘇俄同為不滿足現狀之國，為什麼要與英法攜手作戰？當時有人以為這是英國頑固份子的挑撥手段，用以動搖英政府聯俄制德的新國策的；初不料英法外交政策之轉變未成，而德蘇外交政策之轉變果然實現。

德蘇外交政策之轉變雖甚奇突，亦非毫無線索可尋。希特勒原以聯英為其初步國策，以『反共攻蘇』為對英國的烟幕彈，藉使英國縱容其東進政策。自捷奧滅亡，英國外交政策轉變以後，聯英已成過去，為擊破英法的包圍政策，自有改弦更張之必要。希特勒係一胆大心雄的政治家，他的聯蘇姿態挽救

了德國被包圍危機，創造了進攻波蘭及維持本身威信的機會。

同時英蘇談判事實上發現許多不可克服的困難。蘇俄與西方民主國之間從波羅的海至黑海隔着芬蘭、波羅的海三小國（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等國，這些國家有係歐戰後脫離俄國而獨立的，有從俄德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有與蘇俄有領土之爭的。她們過去是英法所謂『隔離赤色的大牆』，現在却變成了英法蘇軍事合作的大障礙物。她們畏蘇與畏德相等，歐戰一旦發生，不願紅軍假道。同時英國不願強人以所難，而夜長夢多的英蘇談判以此無由打破其僵局。

在蘇俄之一面，明知與德國無實際衝突，英德關係既由合而分，蘇俄自可高枕無憂，今後無助英仇德之必要。蘇俄之放棄集體安全的理想是學會了英國人的『乖』，以置身局外為勝利。

在過去，蘇德勢不兩立，然有一共同目標——即打破世界現狀，打倒縱橫海上稱霸世界的英帝國。『一國社會主義』不是蘇俄百年不變的大計，所以蘇德兩國在『以英帝國為共同對象』之條件下結合起來。自德波戰事發生以來，蘇俄雖持中立態度，可是報紙不斷為德軍作有力宣傳，對英國採取攻勢，對波蘭則明白宣稱『烏克蘭人及白俄羅斯人受波政府之虐待，蘇俄不能坐視』，所以波蘭再被瓜分的命運是在蘇德不侵條約成立時早就註定了的。

八月二十六日蘇德不侵條約成立，三十日德軍發動對波戰事，九月一日英法對德宣戰，十七日紅軍開入波蘭東部。然而在德波問題發生之初各方似乎都沒有掀起世界第二次大戰的決心，希特勒還是採取「不戰而勝」的那一套，其調兵遣將及組織國防政府是越裝越像，必如此才足以嚇倒張伯倫而使之再度撐起洋傘來努力於和平運動，同時英法方面始終未放棄和平苟安的心理，想從無辦法之中提出一個辦法來，這辦法就是英法所慣於採取的「頭痛醫頭」的辦法，大致為但澤合併於德而保留波蘭在該市之經濟權，一如立陶宛割讓米美爾之前例；走廊仍屬波蘭，但容許德國修築公路等等。倘雙方願加接受，則第二次慕尼黑協定又將產生。

然而波蘭不是捷克，所以希特勒的「這一套」玩不靈，英國「馬馬虎虎拉倒」的政策亦行之不通。波蘭受亡國之痛凡百餘年之久，捷克亡國是波蘭最好的教訓：德國始而要求蘇台德區，繼而煽動斯洛伐克離捷克而獨立，而捷克之國名遂化歸烏有。波蘭呢，德國現在提出的要求是走廊和但澤，繼之者必為上西里西亞（亦為德國失地），縱令波蘭人願割半壁以求苟全，希特勒何嘗不可襲其故智煽動波蘭東部烏克蘭人的分立運動？

波蘭國情較之捷克尤為嚴重而複雜：捷克只有一個惡鄰，而波蘭則有其二。波蘭對德不讓步則已，

而此例一開蘇俄可援例推翻里加條約，向波蘭收回失地，立陶宛亦將乘機索取維爾那，所以波蘭對德是不得不戰，不是局部問題。波蘭既有抗戰之決心，英法即不得不打，不打即不復成其爲國家矣。

一九三九，九，十九。

不可解而可解之謎

德蘇化敵爲友，李本特洛甫高來高去，莫洛托夫擺隊相迎，由八月下旬簽訂不侵犯條約進而成立友好條約，這是現代一件奇事，然而說穿了一點不奇。

德蘇關係之突然好轉只算「歷史的重演」。上次大戰後，協約國在日內瓦開會討論西歐國與新產生的鮑爾希維克主義國的經濟關係，那時各國畏忌蘇俄是一件事實，但俄國是一個廣大市場也是一件事實。利之所在，人爭趨之，於是他們都想捷足先登，把主義暫且扔在一邊。看看英國人快要奪得錦標了，德國外交部長 Walther Rathenau 立刻揮一冷拳，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六日在拉巴洛 Rapallo 與蘇俄外交委員長齊采林由祕密談判進而簽訂條約，德國首先承認蘇俄，取消一切戰債，因之德國搶得與蘇俄通商的利益。

那時日內瓦會議未終，正和這次德蘇成立不侵犯條約時英法蘇三國軍事代表還在繼續談話一樣；而這次西歐民主國之錯愕相顧，也正與上次之驚奇懊喪並無不同。

自希特勒登台以後，德蘇關係惡化；但惡化自惡化，外交關係與商業關係維持如故。英美法對蘇俄

含有敵意，蘇俄開發工業不能取得她們的經濟援助，却從德國工業家方面取得一次一次的借款。德國人無所愛於蘇俄，他們是替自己的機器和工業品找市場：因為戰後德國努力復興的結果，這些東西堆積如山，而魯爾區又被法軍占去。

一九二六年協約國拒絕德國加入國聯，巴西態度尤為堅決。這時德蘇簽訂『善意中立條約』，規定簽約國無論何方受第三國無故攻擊時，另一方保持善意中立，此與昨日成立的『友好條約』如出一轍。

一九三一年該約延長兩年，並且增設處理糾紛的委員會，解決兩國間商業糾紛。不過新條約未經德國國會批准，到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時才批准了，這是他親自處理外交的『處女作』。

希特勒為取悅於英，不得不採取反共政策，因之德蘇國交浮着一道暗影，但並無大不了的事情：希特勒技巧地把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共和國分為兩起，他說他反對第三國際在德國進行宣傳與蘇俄無關。話雖說得好聽，蘇俄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拜讀了希特勒傑作『余之奮鬥』，尤其熟讀了『征服俄領烏克蘭』一章，不能不心驚肉跳（此書一再刪改，現已完全失了原意）。並且國社黨理論家羅森培博士有一條『截鳬續鴨』的妙計，提議波蘭將走廊交還德國，在黑海給波蘭另一出口——德國勢力

下的蘇領烏克蘭另闢一道走廊，補償波蘭的損失。

一九三六年爲德蘇關係最緊張之一年。九月紐倫堡大會宣布共產主義爲『世界公敵』，希特勒痛罵克朗寧宮領袖們有百分之九十八不知誠意爲何物，宣布不再與蘇俄成立條約。

德國國防軍大吃一驚，國防部長白倫堡以去就力爭，反對這個冒失政策，希特勒不得已才考慮給蘇俄新信用借款以平內外之氣。

前一年，當李維諾夫進行反德外交政策時，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不以爲然，他在德軍重占萊因區時提議（一）調整德蘇關係；（二）促進法德修好。

不料西班牙內亂發生，蘇俄暗助西政府軍，這才引起紐倫堡對共主義的猛烈攻擊。此後日德成立『反共協定』，莫洛托夫也改變了論調，大罵德國法西司領袖們是『現代的嗜殺者』，他又學會了希特勒的技巧，把德國領袖和人民分開來，他說德國人被『壯麗的天堂』和『滔滔不絕的演說』麻醉了。

同時希特勒的副手赫斯在哥斯納（Goslar）破口大罵，『希望全世界一致聯合起來打倒人類的嗜殺者，他們把毒素散播在各國。他們是猶太人小組，用恐怖手段把共產主義套在蘇俄人民的頭上。』

一年後，意大利加入『防共協定』，不久匈牙利、西班牙紛紛加入蘇俄報紙自寬自解的說『這是聲東擊西之計，她們的真目的在對抗英法。』

現在且說德蘇兩國軍人的態度：德國軍人反對對蘇作戰，蘇俄大部分將領們也認為兩國間雖有主義之爭，但事實上同為『企圖打破現狀』的國家，與德國合作才能達到此目的，與英法合作蘇俄將變成『維持現狀派』的應聲蟲，主張此說最力者為國防副委員長杜卡企夫斯基上將，孰知話不投機，這位上將與其同志七人以叛國通敵（德）之罪被鎗決於莫斯科 Lubyanka 獄中。

到現在，杜上將墓木已拱，其主張終獲勝利。古人謂『人亡政息』，他恰恰做到反面文章，『人亡政舉。』

自上次大戰以後，德軍即深深握住『兩面受敵必取敗亡』的信念。他們的估計：如與英法、波蘇作戰，雖有意、西、日、匈的帮助亦屬無用。到現在，白倫堡上將打入冷宮，弗利區上將莫明其妙而死，然而他們的主張是被希特勒採用了的。

德蘇突然修好，事前接洽者何人？英法國際問題專家發現了一道線索：當初希特勒命巴本為駐土耳其大使是叫他把土耳其拉到德國之一面的，結果土耳其與英法成立互助條約，巴本經此失敗，希特勒非

常忿怒，還給他一個帶罪圖功的機會。不久，巴本離開安戈拉（土京）表面以回國葬母為由，實則柏林那曾發現過他的影子？據說他悄悄到莫斯科，掉三寸不_中之舌打破了英法蘇對德包圍陣線，成就了德蘇合作，這樣，他所失者小而所得者大，可告無罪於元首了。

這幕戲中間還有一段穿插：德國外交部經濟顧問史諾爾（Karl Schnurre）博士率領經濟團到莫斯科簽訂德蘇新商約，德國以信用借款一千六百萬鎊貸於蘇俄，以機器和工業品換取蘇俄的油、穀和木材。史諾爾年方四十一歲，操法語極流利，專管德國與蘇波及波羅的海沿岸國簽訂商約的事。

各國對於德蘇不侵犯條約一事完全睡在鼓裏，認為天外飛來之筆。他們相信史太林最後的決心是不願參加英法爲波蘭之獨立而戰，而波蘭是俄國舊日的屬土。

事情發生以後，柏林巴黎間有兩句笑話：巴黎 L' Oeuvre 報發出一個趣問，『蘇俄參加了防共協定嗎？』柏林人紛紛耳語，『蘇俄與國社黨德國有那些不同的地方？——是的，蘇俄比德國寒冷點。』

一九三九，九，一。

歐戰爆發前之一瞬

七八月之間，希特勒很想探囊取物般收回但澤市，把波蘭海關人員一脚踢出去，以此引起波政府的強烈抗議。八月中旬，但澤市德人領袖孚斯特飛往貝許特斯加登鎮，當他回到但澤時，馬上召集了二次國社黨人的大會，聽取他從山上帶來的消息。

說來說去，總是那幾句老話：『但澤市是德國人的，是被凡爾賽條約強割了的，現在準備回到祖國了。』他譴責波蘭人不應另造格地尼亞港剝削了但澤人的經濟權，波蘭之拒絕談判是英法暗中爲之撐腰。他並不明白指出但澤回到德國的日期。

希特勒對但澤問題確感到『和戰兩難，欲罷不能』的苦悶，從下列情事中表證出來：陸軍總指揮勃魯企資將軍走到魯爾區兵工廠，在大炮環列的演講台上同工人們說，『元首決不輕易犧牲德國人的生命；假使到最後關頭，那是迫不得已，除了這條路不能維持德國的地位了。』戈林於水災後巡視西格弗利防線及若干兵工廠也說着同樣的話。這兩人言外之意：元首非好戰之徒；若有戰事發生，並非元首之咎。

德國影戲院奉命縮短原有秩序，騰出時間來放映西格弗利防線及西面『銅牆鐵壁』的新聞片。德國報紙說，『西方是可以高枕無憂的，當德軍於必要時到東方矯正波蘭人錯誤的時候。』

宣傳部長郭培爾不斷在報上發布消息說，波蘭反德運動不僅在但澤，而且波及走廊全境了。波蘭 Cas 報建議以大炮轟炸但澤古城。德國人容忍已久，怎能再容忍下去？

但澤問題發展到最高峯，意大利外相齊亞諾匆匆跑到舊奧國薩爾斯堡和德外長里本特洛甫談話。德國官方消息，『兩外長是在十九世紀的 Fuschl 古堡休息，』古堡主人早就送到集中營去了。前些日子里本特洛甫和匈牙利外長薩基 Csaky 也在該堡休息，嚇得羅王卞洛爾匆忙回國，提防德國的『突擊。』

德意兩外長密談達九小時，到 Saint Wolfgang 的『白馬』旅舍進晚餐，次晨繼續會談，談話內容嚴守祕密，於是歐洲謠言紛起：英國人猜想匈牙利將為『德國擴大』計劃中之最先犧牲者；法國人猜想慕沙里尼並未準備戰事，他的建議是在阻止戰事之發生；波蘭人猜想希特勒必定拒絕慕氏的建議，但澤問題在八月底以前必定爆發起來。

當齊亞諾到薩爾斯堡時，里本特洛甫正在披閱剛剛收到的關於檢閱意軍的報告。德國參觀者表

示不滿意的態度，批評意軍缺乏精神和紀律，炮隊長時期沒有組織。

慕氏的建議是主張德波兩國以談判解決但澤問題。當意軍舉行檢閱時，慕氏出人意料的並不參加，因之傳說他患了狠利害的心臟病，其實是他老早安排好了的圈套，避免刺激英法，好讓自己站在幕後努力和平運動。

里齊兩氏談到第二天，希特勒吩咐他們到貝鎮同進午餐，隨後郭培爾在報上發表『德意意見完全趨於一致』的樂觀消息。同時貝鎮到了另一位客人——國聯駐但澤市委員布哈特（Karl Burckhardt）是受了希特勒的特別邀請而來的。他把那次行蹤祕密地通知英外相，英國人期待他把德意方案齋到倫敦來，不料他悄然回到但澤，別人問及此行任務時，他一點不肯吐露。

後來證明布哈特曾經警告過希氏：德國倘有動作，英國將堅決站在援助波蘭的立場。不過希氏相信里本特洛甫的話，以為英國必不為波蘭而戰，他還是採取『虛聲恫嚇』的老戲法。他明知變來變去，總不離乎這套老戲法是有着相當的危險性的，但為了個人威信和德國榮譽不得不再嘗試一次。

國社黨相信萬能的元首在千鈞一髮的時機能够勒住馬頭的。『這一枚蘋果拿不到手還有滿樹的蘋果。』德國人民被郭培爾的法螺吹得頭昏腦漲，亦相信元首『不戰而勝』的政策有十足把握。

慕沙里尼不希望戰事，德國就單館匹馬地幹，不過要求意大利予以外交上的援助，首先勸匈牙利接受德國要求——德匈海關聯合和允許德軍自由通過匈境兩件事。除此之外，意大利還得監視南斯拉夫，使之於戰時嚴守中立。

匈牙利是怎樣呢？一般人猜想她早已投入德國懷抱了，然而當齊亞諾、李本特洛甫談話之前，匈牙利長薩基和李氏也會在 Fusch 古堡談過話，那時的座上客有匈牙利的日耳曼少數民族的領袖們和三十位德國暴風隊高級官員，不啻中歐的一幕『鴻門宴』。

里氏帶驅帶嚇，承認匈牙利向羅馬尼亞要求收復特蘭西爾文尼亞失地時德國予以援助，但以匈牙利接受德國要求為條件；薩基很詭譎地說，『那是很好，不過我得請示霍爾第攝政才能答覆。』

一九三九，九，十七。

油畫家之戰

德波戰事發動之前一星期，希特勒從未離開過新落成的『總理大廈』。他吃得少，睡得少，說話說得少。每晨七時起床，穿上棕色制服，早餐用一點水果、餅乾和一杯牛奶。成天不斷地商議軍國大事，只有午餐時才停止二十分鐘。午餐亦非常簡陋，只有蔬菜、麵包、牛油及特製啤酒等。每天無論上下午他總得在總理府花園中散步半小時，大半有戈林、赫斯、李本特洛甫陪着。他和那些心腹們常常談論到深夜，黎明時才放他們回家睡覺。任何問題需要決斷時，他就獨自地閉門構思。

他的神經漸漸緊張得不受控制了：八月二十九夜他向英國大使漢德森提出解決波蘭問題意見時，簡直不願與人見面，有數小時之久沒有人能看見他。他向外交團表示他已忍無可忍，眼前一切事都得『快』！波蘭代表要快快到柏林來開談，蘇俄要快快派軍事團來，但澤要快快重歸德國。總之，他一切都不能再等了。

第二天晚上，沒有人知道這位『特別快人』單獨關在書房裏想些什麼。房內牆頭上一張俾士麥照片嚴肅地對着他，房外他的副官們鴉雀無聲地候着。戈林和赫斯面面相覷，柏林漸漸包圍在黑幕中，

人們已入睡鄉，總理府門前站着兩個畢挺而啞口的衛兵。曙光甫動，牛奶車在街上轔轔而過，微風透進了靠近花園的書房。希特勒提起筆來簽署總攻擊令，九月一日上午五點十一分，德國開始戰爭了。

那天上午，希特勒拖着疲乏的身子到德國國會，穿了一套淡灰色金紐新制服，這套制服是預先做好預備在這一天穿上的。胸間綴以國社黨徽章和鐵十字架，鐵十字架是他在上次大戰時得到的。他發表的大演說中含有七十八個『我』字。

『我一再提議……我過去向他們曾作忠誠而坦白的提議……只有我，我自己，才敢於這樣子提議，我知道千千萬萬的德國人都不能和我同意的……我考察了四個月，我才提議德波直接談判……我等了兩整天之久……我愛好和平和我一再忍耐，不能被誤解為畏懦……我將以波蘭對我之道還之波蘭，我對於西方民主國已屬仁至義盡矣。

『我本身從今天起是德國一個小兵，和上次大戰時一樣，一日未得勝利我一日不脫下這套制服。……我倘有不測，戈林是我的繼承者；戈林倘有不測，該輪到赫斯……我字典中無屈服二字。』

沒有人知道他為甚麼緊張到這步田地。有些人談論着他篤信星相之學，星相家斷定九月一日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日子。不久之前，他和英使漢德森法使考隆德閒談，他在兩年中必定要完成在歐洲

的工作，因為他還有別的事情要幹。他對漢德森說：『我立志要做一個偉大的畫家。我已厭倦政治了，我的國家大事一做完我立即從事於油畫生涯，我覺得這是我夢寐不忘的一件事：我要做歷史上大藝術家之一，我要在歷史上以大藝術家姿態出現而非以大政治家姿態出現。』這短短談話中也有八個『我』字。

希特勒少年時想進維也納藝術專門學校，以試卷不及格被摒，他把一口毒氣完全呵在猶太人頭上，所以反猶成爲他的一生大事業之一。他這次進攻波蘭其對手方斯米格里上將却是個很不錯的油畫家，真是一件巧合的事。

波蘭是歐洲的『變態蟲』，這種蟲長成後一個分爲數個，手創波蘭的君主把國土均分給四個兒子。復國英雄畢蘇斯基臨死時把他的權力分給三個人，即大總統莫錫基、外長貝克和他最得意的大將斯米格里。

一九三五歲五月十二日畢氏逝世後，四十九歲的斯米格里繼任陸軍總監。四月以後，他要求內閣總理通知各部長，宣布他是波蘭的『第二人』，僅居於總統之次。根據憲法，總統有統率全國軍隊之權；當戰事初起時，莫錫基總統簽字以此權讓於斯米格里，並指定斯氏爲總統的繼承者。

斯氏性格溫和，不像個叱咤風雲的大將。九歲時不幸做了孤兒，長成後性嗜油畫、歷史和哲學，在克拉科求學時一面獻身業餘戲劇團，表演成績極佳。他擅長運動、比劍、拍球、騎馬和游泳。就在克拉科首次遇見畢斯基，那時畢氏在奧領波蘭組織『來復鎗聯誼會』，藉以訓練一批復國志士。畢斯兩氏的個性不同：單瘦的畢氏幽默而富於吸引力，斯氏則嚴肅而行動遲緩。然兩人一見如故，畢氏勸這青年學生放下圖畫來練習鎗手，一九一六年斯氏居然是軍隊中（屬於奧國）的一名好鎗手，得到金質獎品。大戰時參加攻俄之役，後來他在拉特維亞、立陶宛、烏克蘭之間與紅軍作戰。他得到戰場經驗和法國軍事團的指導（一九二〇年法國軍事團到波蘭訓練波軍），同時墨守畢氏『平原作戰』的戰略，不採取正面固守的姿式來阻擋敵人機械化部隊而喜用包圍側擊之法。他這次節節退守正在等待反攻的機會，不料有蘇俄躡其後而全局瓦解。回憶去年檢閱陸軍時，德國武官問道：『波蘭公路如此之壞，坦克車有何用處？』他含笑答道：『貴國有很好的公路啊！』誰知此志未酬，竟作亡命之客，他真愧對畢氏付託之重了。

他和法國甘茂林將軍一樣是崇拜拿破崙者，書室內懸有拿翁半身照二張和全身照四張。實則他的藝術天才優於軍事天才。他頭童而未蓄鬚，却替自己畫了一張像，加着鬍鬚和一縷頭髮，認為是生平

傑作之一。

他過着異常簡樸的生活，吸着下等雪茄烟，住的是八間房公寓，室內擺滿着古畫和自己的作品。他只佩帶一個勳章，每晨練習騎馬。夫婦間相敬如賓。夫人躬親井臼，不像莫錫基夫人和貝克夫人那樣弱不勝衣。

一九三九，十，十。

波蘭國情之調查

被德機連日狂炸的格地尼亞港 (Gdynia) 是波蘭通波羅的海的海口，十七年前尙係星星漁火的荒村，現成爲歐洲第四大港，僅居鹿特丹、漢堡、安特威普之次。

波蘭人早晚耽心但澤市將合併於德，所以在走廊尾端建築了這個新港。開始但澤人加以訕笑，『但澤港經過數百年之久才漸漸發展起來，你們不是白費氣力嗎？』孰知只隔十二年，格地尼亞港已有長足發展，現有新式冷藏室、製造魚肉及儲藏廠、碾米及榨油廠、新式船廠等。

該港位於窄而長的海拉 (Hela) 半島上。該半島伸展於但澤灣中，冬季可屏障該港，使之不受風浪侵襲。

德機另一轟炸目標爲華沙，這城市在帝俄一世紀的統治下找不到一點帝俄遺跡。城之中央金碧輝煌的亞力山大尼烏斯基圓頂教堂完全是莫斯科式，上次大戰後波蘭人取得獨立時把這教堂拆毀了。現在城中最古舊的建築物是一座古堡，波蘭王曾居於此，俯瞰維斯杜拉河的波光帆影。這是一所長形的房屋，鐘樓高聳，一部份闢爲博物院，另一部爲科學家總統莫錫基的住宅。

另一重要城市爲克勒科，曾爲古都，大戰後僅僅增加六萬人，同時華沙却增加四十萬人。

波蘭的兩位民族英雄，一位是一七九四年領導革命的科斯秀士哥，一位就是歐戰時完成復國工作的畢蘇斯基上將。這兩位都是立陶宛人，正和拿破崙是意大利人，希特勒是奧國人而爲生長之地，鞠躬盡瘁一樣。

翻開波蘭歷史，中世紀是條頓族與斯拉夫族在歐洲北方平原的古戰場，斯拉夫族敗退到愛爾比河，後來反攻得手，成了湖沼區域（在德國俄得河與維斯杜拉河之間）的主人翁。九百四十二年，波蘭開國君主踐位。

嗣君波勒司拉司一世用俄國和捷克的錢開拓疆土，擺脫了聖羅馬帝國（法蘭克王查理曼大帝所創立的）的羈絆。後來波勒司拉司三世進略波羅的海沿岸之地，但是他鑄了一個大錯，把疆土平分給四個兒子，遂召分崩離析之禍。直到二百年後才由克西米爾大帝重建爲封建制度的獨立國，因缺少中等階級的支持，遂召俄、普、奧三國瓜分之禍。

維多利亞女皇即位初期，英國對波蘭的革命流血揮着『貓兒哭鼠』的假淚；當帝俄投入英國外交政策之懷抱時，英國人連假淚也不再揮了。一八六三年波蘭革命失敗後，英國 Sir Charles Dilke

宣布『波蘭從此一瞑不視矣。』

上次大戰開始時，波蘭尚在帝俄高壓下，波蘭復國元勛畢蘇斯基組織軍團爲波蘭獨立而戰，他相信德奧同盟軍必失敗，但是，他要打俄國，不能不和同盟軍攜手作戰，等到俄國被德軍擊潰的時候，他倏地退出同盟軍，果然，德國終於戰敗，波蘭復國運動於一九二一年告成。

過去幾度瓜分，使波蘭有三種貨幣和各種不同的教育制度。鐵路線很短，而且德國所敷設路軌和俄國的有寬窄之不同。此外，波蘭人當了長期的亡國奴，一旦解放出來，人人希望取得無限制的自由，希望做官的心理很切，大家爭權奪利和漫無檢束的結果，竟使國家元氣瘦弱得和禮拜堂裏的老鼠一樣。人民開始有怨言，『當亡國奴的日子比現在好過。』畢蘇斯基鑒於國會之築室道謀，毅然以國事爲己任。他不做總統和總理，只做軍政部長，但實際是波蘭的獨裁者。他的外交採取兩面討好的政策，即一面爲法國同盟國，一面與德國簽訂友好條約。

畢氏死於一九三五年，他的兩項要職由兩位副手繼任，即陸軍副監斯米格里繼任陸軍總監，軍政次長加斯卜齊基繼任軍政部長，而實權則握於斯米格里一人之手。此公不尙空談，以整軍經武爲其職志，無人加以『獨裁者』之名，而軍國大事決於其手。

波蘭的另一馳名人物是外長貝克上校。這位身長而像狐狸一般狡猾的外交家一般人稱之爲親德派，有人贈以『外交神驅』的頭銜，實則他並不狡猾，不愧畢蘇斯基的忠實信徒，其主要目的爲與一切鄰邦保持友好關係。一九三六年希特勒進兵萊茵時波蘭在國聯中投了一張反對票，且向法國聲稱倘英法發動制裁德國的戰事，波蘭準備參加，但法國接受英國的勸告決定不加理會，所以波蘭揭櫻『主旨外交』是有其必然性的。

貝克向波蘭國會外交委員會常常提及，『每一條約的代價，等於這條約所能產生的後果。』『我們不爲別人利益而交易。』『一個自尊的國家決不做單獨讓步的事。』『波蘭人沒有以任何代價求和平的觀念。』『涉及我們的事，必須我們參加。』

波蘭外交有兩種極端矛盾的政策：如利用德國侵捷的時機占領特申，欲尾隨德國要求殖民地之後爲波蘭爭取一點殖民地，欲逐出國境內三百萬分食爭利的猶太人，這些都是與德國共鳴的；而另一方面，但澤及走廊問題又與德國有着難分難解的衝突性。

波蘭引以自傲的是擁有大量的人口。上次大戰時，除了普通不幸事件外，死於饑餓者達百餘萬，其中大部份爲老年人。今天波蘭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在二十五歲以下，百分之六十六在三十歲以下，這

是一筆可觀的數目。波蘭壯丁甚多，所以雖只有三千四百萬人口，而動員人數能超過四千一百萬人口的法國。

現在強迫入伍的壯丁的數字，波蘭與德國幾乎相等。大戰後德國陷於戰敗與破產，波蘭則為復活後欣欣向榮的國家，因此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波蘭出生男孩五十一萬五千，而德國人口倍於波蘭，同一時期只出生男孩六十七萬五千。

波政府並未獎勵人口而人口生殖率大過德國人：最近十年間波蘭出生男孩五十一萬一千，德國降至五十九萬五千。倘循此不變，一個波蘭人的生殖率將等於兩個德國人，或者還有超過的一天。德國人力雖大，但以壯丁而論，波蘭幾乎趕上德國了。

波蘭軍隊的數量居世界之第五位，戰時能動員四百萬，並不影響該國的經濟組織。

常備軍有步兵三十師，其中兩師是山地部隊。各師設備甚佳，均受有獨力作戰的訓練。波蘭邊境計有三千四百三十八哩，戰時倚靠左一道戰壕右一道戰壕或者修築像馬其諾一般的陣線在波蘭都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波軍每師均配有機械化部隊及裝甲車。坦克車品質優良，在大量製造之中。

主力軍以外的輔助兵力有附屬於各師的輕炮隊三十團、加入普通後備軍的獨立兵團及重炮隊

十團、機械化部隊、高射砲隊、裝甲火車等。波蘭騎兵是歐洲最優良的騎兵。

騎兵在西方或者並無多大作用，在東歐廣大領土上却是不可忽視的力量：一個交通不便的國家發生流動戰事，單靠機械化部隊有時受到物質如汽車煤炭等的限制，而波蘭騎兵在國境內任何一處都能就地取得給養。

波蘭第一線飛機有一千二百五十架，預備機數目與之相等，大部為轟炸機。*Los*（麋）轟炸機載重三千八百八十磅，飛程一千二百哩，速率每小時二百六十哩；*Wilk*（狼）純金屬戰鬥機裝有機關槍兩架，飛程約八百哩，速率每小時二百九十哩；*Mewa*（海鷗）偵察機尤為輕便，這些都是波蘭自己製造的。當德波戰事未發動之前，波蘭飛機還有出口到東南歐諸國的。

波蘭最大難關是戰時給養：她在波羅的海的海岸線戰時被威脅或被封鎖，另一條出路取道羅馬尼亞的黑海海港，那是太糾遠而又太危險了；同時本國所產金屬物及煤大部份取之於上西利西亞，這地方與德國毗連，戰時有立即陷落之可能。波政府具有遠見，兩年前向法國借了一筆巨款，在維斯杜拉河與山河(San R.)之間三角地帶建立「中央工業區」。當各國正在高唱「五年計畫、四年計畫」時，波蘭人不斷地提着C.O.P.(Centralny Okreg Przemyslowy 即中央工業區之意)的口號。該區在

山多米爾茲城(Sandomierz)附近，人口日臻繁盛，數十家大工廠已有出品，若干必需品早已貯藏起來。波蘭另一難關是少數民族問題。全國約有三分之一的異族，除了九十萬德國人和三百二十五萬猶太人之外，還有五百萬烏克蘭人和二百萬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對波政府採取仇視態度，但希特勒理想中之「大烏克蘭國」也不是他們所敢領教的。

單是德軍進攻波蘭，波軍雖節節敗退仍不乏反攻及持久作戰的能力；最耽心是蘇俄，假使蘇俄想把波蘭的烏克蘭人及俄人收歸版圖，波蘭便有再被分割之危了。

一九三九，九，三。

現階段的英蘇關係

蘇聯對英國已破口大罵。當紅軍於九月底開入波蘭時，各國外交界以爲英國會保證波蘭領土之完整，根據任何理論英國當立即向蘇聯宣戰；英國政治家趕快地解釋英國保證波蘭義務只限於德國之侵略，對蘇聯則不適用，邱吉爾甚至辯論說史太林所做的事明明白白爲蘇聯安全所必需的動作，張伯倫在下院聲稱『這個辯論與政府意見並無衝突。』

英國對蘇聯態度之軟弱，德意加以訕笑，羅馬尼亞大吃一驚。羅國也是受有英法之保障的，現在該國所處地位，其畏蘇甚於畏德。當第一次大戰終結時，羅國從俄國手中奪回了比薩拉比亞，該省有一萬七千方里的沼地、森林和黑色沃土，居民三百萬，有烏克蘭、摩爾達維亞、韃靼、羅塞尼亞、保加利亞、日耳曼及猶太等族。一九二〇年以後，蘇聯曾數度提議以公民投票解決該省誰屬問題，羅國始終拒絕，蘇聯課堂中地圖及地理書籍上至今仍把比薩拉比亞繪入蘇聯版圖內。

九月下旬羅馬尼亞首相加里勒斯古被鐵衛團餘黨刺死，而鐵衛團至今仍受德國津貼，那時德國有借口『保護日耳曼少數民族』進兵羅馬尼亞之可能。當紅軍開入波蘭時，很快地占領波蘭之南部，

因之與羅馬尼亞壤土相接。倘今後德國染指於羅馬尼亞，蘇聯從而急起直追，那麼亦可解釋為『蘇聯安全上必需動作』了。

凡爾賽和約把匈牙利的特蘭西爾文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多布魯加割予羅馬尼亞，匈牙利人不忘收復失地。最近羅國獲有情報，史太林接見保加利亞代表團時曾允於時機成熟時予以援助，收回多布魯加。現在蘇聯正有事於北方，羅馬尼亞得以苟延殘喘，可是他們時刻就心着將為波蘭之續。

英國對蘇聯進兵波蘭採取『無言』主義亦頗能自圓其說：一九一九年冬季新波蘭共和國呱呱墜地時，英國外交部繪圖員在東歐中部畫了一道南北線，從普魯士極東界線起，向南經過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至洛城（Lwow）以西數哩之地為止，這是他們理想中的蘇波新界線。

這道線取名為『寇松線』。寇松曾任印度總督，一九一九年任英國外相，他把這地圖介紹給凡爾賽和會。不料東歐立刻陷於混亂，波蘭軍占領烏克蘭首邑基輔，紅軍反攻後把波軍趕回華沙。當波蘭密使向英國乞援時，從來厭惡波蘭人的首相勞合喬治說他們是『主動的侵略者』，報以不聞不問。後來法國人幫助波蘭才把紅軍逐走。里加條約結束了那個戰事，波蘭因禍得福，竟將國界擴展至寇松線以東一百五十哩，侵佔了俄國領土。

英外相哈立法克司在上院辯論時重提寇松線的老話，他說：『蘇聯在緊急時期做這種事是值得諒解的第一，德國如不動手，他們亦不會首先發動，德國對波蘭之不宣而戰替蘇聯開了一條先例。第二，蘇聯在波蘭之所得，恰與當年的寇松線若合符節。』

但是哈立法克司馬上補了一句，『蘇聯若向芬蘭或斯干的那維亞前進，英政府不能同樣予以諒解。』

十一月上旬，蘇聯人民外交副委員長波丹金向英國駐蘇大使西慈說，『英國封鎖德國，不啻破壞世界貿易。』同一時期，蘇聯駐英大使邁斯其與英國商業部長斯丹勒進行擴大英蘇兩國『物物交換』的談判。

英國之不想開罪蘇聯是怕增強德蘇兩國之合作，但自本月國聯通過『開除蘇聯』議案後，英蘇關係已較前緊張，恐不能長此保持『若即若離』的態度了。

一九三九，十二，十九。

歐洲和平破裂後蘇俄的外交活動

十月上旬，蘇俄動員四百餘萬，派遣紅軍八十五師到波蘭，同時有整千萬應徵入伍的新兵集於鐮刀旗幟之下，外間紛紛揣測蘇俄將向羅馬尼亞奪取未設防的比薩拉比亞，如向小孩手中奪取糖果一樣，或者與土耳其來一個『近東合作』，其計畫為變更敘利亞、巴勒斯坦、伊拉克的地位。這些雖不可盡信，但莫斯科反英法和親德的論調洋洋盈耳。

蘇俄官方無線電台廣播英下院議事錄時刪去一句極重要的話，那是邱吉爾所說的，『英法蘇有一阻止德國侵略的共同意志。』蘇俄報紙及無線電台敘述協約軍在西線的動作是給俄人以一種印象：英法無招架之力，二次大戰不久即將停止。蘇俄海軍機關雜誌『赤色艦隊』有云，『英法海軍的聯合力在噸數方面超過德國百分之三百七十四，然德國若不斷襲擊海上及停泊港內的英國商輪，同時不斷空襲英法的工業中心，必可達到速戰速決之目的……與蘇俄修好並簽訂商約，在波羅的海航線上獲得安全，這使德國取道北海的海上運輸另有一條新出路了。』

蘇俄報紙對於法國彈壓共產黨一事深表憤慨，陷於睡眠狀態的第三國際為和緩資本主義國之

進攻久已不彈世界革命之調，現在又聽得佛洛林張口說話了，他要全世界工人向資本主義者宣戰。從前希特勒每有演說，蘇俄各電台即起而攬亂他的聲浪，現在希氏在德國國會演說時，各電台鴉雀無聲，字字聽得清晰。當這演詞譯為俄文時，蘇俄報紙只略略改動了一點，凡希氏所說『史太林』都改為『俄國』，希特勒所說『蘇維埃的俄國，國社主義的德國』，則改為『俄國，德國』，這一點極可注意。他們對希特勒演詞予以好評，希特勒宣稱『東歐現為蘇德兩國勢力範圍，絕對不受英法之干涉』，尤為他們所滿意。莫斯科旅館中住滿了來自德國的輪運、油業、裸麥廠商的代表，還有派來改進蘇俄運輸制度的德國工程師。十月中旬，兩架德國巨型機載來十四人經濟代表團，與莫洛托夫一度接談後，官方立刻發表消息：蘇俄將以原料供給德國，而向德國換回製成品。

不過蘇俄出口公司對英國『照常營業』，祇以德國潛水艇及魚雷滿布於波羅的海，封鎖了往日秋季以後蘇俄木材運往英國的航線，所以蘇俄商人分電挪威、瑞典、丹麥各國，要租借她們的貨船經由茂滿斯克不凍港及白海運往英國，這三國當中瑞典反蘇情緒特別高漲。

蘇俄為鞏固國防起見，一面宣布中立，一面向波羅的海沿岸國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立陶宛、芬蘭等施以壓力。在愛沙尼亞取得某種商業利益，並以陸海空軍根據地租予蘇俄。關於蘇愛商業協定，蘇俄政

府限於六日內一字不得竄易的批准換文，距限期僅及一小時，莫斯科來文並未收到，愛沙尼亞人都捏着一把冷汗，那時有兩組蘇俄軍事團乘火車到太林（首都）由愛軍嚴密保護着，他們就住在車站上。時間一秒一秒過去，限期只有幾分鐘了，蘇俄駐愛公使才乘汽車到外交部，批准換文，外長塞爾特（Karl Selter）才喘了一口氣。這裏發現條約以外的另一要求，即租給紅軍另一根據地，自然無話可說。

當拉特維亞外長門特司（Vilhelms Munters）到莫斯科時，蘇俄所提條約與向愛沙尼亞所提者相差無幾，不過更具有伸縮性：當蘇俄空陸軍需要時，拉特維亞應以無限的飛機場和根據地租與蘇俄，同時以里保及文道兩港租與蘇俄海軍。蘇俄政府同樣限六天批准換文。

當塞爾特外長離開莫斯科時，匆匆提行囊登上飛機，情況異常冷落；但當門特司外長啓程時，莫斯科車站交叉着蘇拉兩國國旗，紅軍特別衛隊向之敬禮，音樂隊吹吹打打，同為小國，同樣外長，而待遇之寒燠不齊，這或者由於門特司外長及其夫人善操俄語的緣故。蘇俄說到那裏做到那裏，現已有紅軍開到里保港及文道港，地方人士深以紅軍數量將超過本國陸軍為慮。

第三個到莫斯科的立陶宛外長烏白西司（Juozas Urbsys），所接條件除在國境設紅軍根據地外，紅軍並得在立德邊境建築強固防禦線，立政府須允許築一鐵道由該國港口直達蘇俄，永遠由蘇俄

派兵護路。立陶宛提出交換條件就是交還該國舊都維爾納。（一九二〇年被波蘭強占，現屬蘇俄。）

最後，輪到比較頑梗的芬蘭，她一面動員一面交涉，不願不戰而屈。芬外長歐科（Elias Erkko）自己不出馬，派駐瑞典公使錫基維（Juho Paasikivi）曾任內閣總理，現兼任芬蘭國外貿易聯合會長，到莫斯科去。芬蘭總理克勤德（Aimo Cajander）外表鎮靜，一面派後備軍開往蘇芬邊境。

蘇俄欲租借芬蘭靠近列寧格勒的幾個小島，芬蘭不肯就範，並恃有斯干的那國及美國爲其聲援，迄今交涉尚無結果。蘇俄已向愛、拉、立三國取得波羅的海的海口，這是蘇俄久欲得之的『中央出口』，位於『北出口』茂滿斯克與『南出口』韃靼納爾海峽之間，所以斯干的那維亞國希望蘇俄轉移視線於黑海，向羅馬尼亞租借康士但沙的海軍根據地。

蘇俄的另一失敗是對土交涉。土耳其總統伊斯美坐鎮首都安哥拉，外長薩拉哥魯（Saracoglu）奉派到莫斯科，另有土耳其軍事團在倫敦與英國要人觥籌交錯。英土互助協定之成立，英國付了經濟援助及軍火供給的重大代價，而蘇土談判之無結果是蘇俄提議蘇俄單獨或德國單獨或蘇德聯合向巴爾幹進展時，土耳其應阻止英法艦隊通過韃靼納爾海峽援助巴爾幹諸國。

薩拉哥魯離開莫斯科時，蘇俄要人歡送如儀，從表面看兩國邦交親睦如故。一九三九，十一，五。

芬蘭危機驚動了北歐

九月間第二次歐戰突發後，蘇俄乘機首先收回了波蘭一半的領土，接着以壓力加於波羅的海三小國使之接受駐兵及租地等條件，最後輪到了芬蘭。芬蘭爲波羅的海最大國，與斯干的那維亞半島諸國有輔車相依之勢，與美國因戰債問題（芬蘭爲唯一按期償還美國戰債之國）有最友好關係，黃色芬蘭人又係富於自治及自衛精神，爲着這些緣故，所以芬蘭人不像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立陶宛三國之不戰而屈。

列寧格勒爲蘇俄之第二大城市，距芬蘭邊境僅有三十二公哩，蘇聯以保障該城安全爲理由，向芬蘭提出三條件：（一）將蘇芬加里利亞地峽接壤界線推至列寧格勒以北一百公里；（二）芬蘭灣之一部租予蘇俄爲海軍根據地；（三）蘇聯以加里利亞一部領土交換芬蘭灣中之某島及斯勒德尼半島。

極端棘手的蘇芬談判，芬蘭外交部長歐科並不親自出馬，而以駐瑞典公使巴錫基維爲代表談判，無結果，巴錫基維廢然返國，且有『今後退出外交界』的消極表示。芬蘭一方不甘放棄主權，一方自揣螳臂不足當車，所以宣稱『談判並未破裂，且日內尚有續開之可能。』不料十一月二十六日塔斯社宣

稱『芬軍炮擊蘇俄邊境』，蘇聯要求芬軍自邊境撤退二十五公哩，芬蘭願予接受，但以紅軍亦自邊境撤退二十五公里為交換條件。二十八日蘇聯外長照會芬蘭，宣布廢止兩國間一九三二年所簽互不侵犯條約。

蘇芬關係演進至現階段，芬蘭倘不甘屈服，則以弱敵強，以小敵大，將難免不與波蘭陷於同一命運。英法雖同情於芬蘭，然而英法對波蘭的同情已經犧牲了波蘭，那有長臂膀伸入北歐之一角？美國雖曾向蘇聯提出警告，亦僅限於警告而止。斯干的那維亞半島諸國及奧史陸公約簽字國都是些同病相憐的弱國，那有從井救人的勇氣？假定蘇聯戰勝了芬蘭，控制了波羅的海，誠非德國之利，但德國現在除瞠目以視外不能有其它辦法。

芬總統瑞典之行 十月下旬，芬蘭沿東方邊境約有全國六分之一的人口紛紛離家避難，農民輟耕於野，男丁荷戈從戎，婦孺們徒步走到設在內地的難民收容所去，邊區所有馬匹和車輛都被徵發為運輸軍火及糧秣之用，難民一步挨一步走，大多數除身邊細軟外，一切什物只好扔在家裏，不過有些婦女把她們視為至寶的勝家縫紉機綁在背上帶走。

性情暴躁、出身寒微、受人愛戴的黑鬚總統克利奧這時候乘飛機飛往瑞京斯托克荷姆與三位極

端民主的斯干的拉維亞國君主會晤。這些國家雖置身於歐戰漩渦之外，但處於德蘇兩國威脅下，芬蘭若有疏虞，瑞典、挪威、丹麥亦將岌岌難保。瑞京現有一種恐怖的流言，『我們瑞典人是德國的還是蘇聯的？』

瑞典、丹麥、挪威、芬蘭四國國旗只有顏色之不同，式樣是完全相同的——一個十字架置於一色的底子上，瑞典是藍底黃十字，丹麥是紅底白十字，挪威是紅底白藍兩色十字，芬蘭是白底藍十字。當芬蘭總統克利奧偕同外長歐科在瑞京布洛馬機場降落時，這個美麗而多鹹湖的『北方威尼斯』簡直布成了一片森林。

瑞典國王加斯塔夫五世親往迎迓。他保持着立憲君主的靜默態度，命市議會議員費蒂利克司托姆向芬總統致詞，『敝國人民之意，倘任一斯干的那維亞國遇有不幸的事，對全體都要發生重大影響，可謂一人有禍，大家同當。』

一小時以後，丹麥王和挪威王聯翩而來，八十一歲的瑞典王加斯塔夫再到車站上迎接。這兩位國王是兄弟倆，哥哥丹麥國王克利斯欣十世，行年六十有九，乃弟挪威國王哈根七世，六十七歲。北歐三國有『君子國』之稱，若以三國君主年齡而論，那麼簡直可稱爲『壽星國』了。挪威與瑞典原爲聯合王

國，一九〇五年挪威脫離瑞典而獨立，選舉丹麥『水手王子』下爾爲國王，是爲哈根七世。那時瑞典一怒之下，與挪威貌和而心不和。一九一四年瑞典王加斯塔夫五世召集斯干的那維亞諸王在馬爾摩（瑞典極南部）舉行會議討論應付第一次歐戰的共同政策時，熱烈地和丹麥王吻頰兩面，與挪威王只淡淡地吻頰一面。到現在，第二次歐戰又爆發了，加斯塔夫依然在位，他們又舉行一次會議，瑞典人很注意到一件事——這次瑞典王熱吻挪威王的兩頰，如同吻丹麥王一樣，這證明斯干的那維亞兄弟之國取得空前的團結。

一九一四年的馬爾摩會議議決三國對歐戰嚴守中立，但仍與交戰國保持貿易關係，這次還是一樣。不過今日非往日可比，往日保守中立北歐三國得爲世外桃源，現在中立國沒有好日子可過了，大戰開始便發現中立國獨立被侵害的事實。芬蘭外長歐科向瑞典外長山德拉(Rickard J Sandler)和丹麥外長門區(Peter Munch)挪威外長科特(Halvdan Koht)問道：『你們能給敵國多少實際幫助？』同情雖同情，幫助係另一問題；這倒不是故意推托，實實在在，心有餘而力有所不足。當斯干的那維亞報紙不斷稱譽芬蘭爲『北歐之比利時』時，三位國王及其外長悄悄勸告克利奧總統：(一)把接近列寧格勒的某數小島給予蘇聯吧，(二)可是接近斯托克荷姆的愛蘭羣島的控制權千萬別給予蘇

聯，（三）尤其要小心的別與蘇聯簽訂軍事同盟，因爲是這樣芬蘭將淪爲蘇聯的附庸。

芬蘭根據這三項作爲與蘇聯談判的腹稿，同時芬蘭國會通過募集九千五百萬美元的戰債。

民衆歡呼感極而涕 當四國元首齊集瑞京時，斯托克荷姆大市廳把探照燈開放起來，十萬民衆排隊游行於皇宮之側湖光耀眼的大路上。政府於歡宴貴賓後，加斯塔夫五世帶引他們到皇家禮拜堂，由瑞典大主教艾丹博士領導祈禱，求上帝賜四國君主以宏力去和『現代魔鬼』鬥爭。可是上帝縱然長着耳朵，他和日內瓦的『和平殿堂』同樣束手無策。

那天晚上，Lutheran 歌唱班和瑞典愛國團體手持七百多面旗幟——其中最別緻的是代表瑞典社會黨的工人紅旗，他們走近皇宮之前引吭而歌，歌聲中雜以『克利奧萬歲』冷酷寡情的克利奧總統這時眼中不禁滴下淚珠來。三位國王陪着他踱到皇宮洋台上，四人手攬手以甯靜姿態答謝羣衆歡呼之聲。羣衆於高唱四國國歌後補唱一首古代 Lutheran 戰爭贊美詩，『萬能的碉堡就是我們的上帝。』

四國元首播音歷二十五分鐘之久，挪威王哈根七世感謝瑞典王召集四國談話的美意，『我們四國合作及其友誼將爲全世界之楷模。』丹麥王克利斯欣十世說，『北歐諸國之合作，前途必愈見昌明。』

瑞典王加斯塔夫五世宣稱，『我們各國現仍保持完整之獨立，我們必須履行北歐諸國共同採取的中立政策，尤望北歐諸國對恢復和平有所貢獻，進而消除交戰國之爭執。』最後克利奧總統只發表簡短的悲觀論調，『酷愛和平的芬蘭深信上帝與公理將保障芬蘭之獨立。』

二十年如一短夢 十一月二十八日宣布廢止互不侵犯條約，二十九日宣布斷絕國交，同日拒絕美國調停，三十日飛機轟炸芬京，海陸軍同時侵入芬蘭領土，蘇聯對芬蘭的動作是採取『劍及履及』的姿態。據莫洛托夫所宣布，仍承認芬蘭為獨立國，蘇聯對之無領土野心，此次事變係由芬蘭軍閥悍然挑釁之所致云云。一說則謂蘇聯仍不乏轉旋之餘地，以芬政府罷斥外長歐科及國防委員會主席孟拉欣為先決問題。

芬蘭為北部極寒之國，冬長夏短，雨量稀少，全國面積三八八·〇〇〇方哩，約當我國之一中省，人口三百七十萬，瑞典人約占十分之一，境內多高山大湖，森林為其最大富源，造紙業著於世界。就人口而論，芬蘭全國所有者尚不及上海一市之多，僅與列寧格勒（三百五十萬）相伯仲，所以芬蘭與蘇聯為敵，其成敗是不值推論的。

芬蘭自改進農業及提高工業生產率以來，一九三〇年即由入超轉為出超。其對外貿易以英為首

位，一九三五年占全國貿易額百分之三六·七；德次之，占百分之一四·五；美又次之，占百分之八·三。芬蘭在物質上並非得天獨厚之國，卒賴芬人不斷努力，利用全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森林區發展木料及造紙工業，對外貿易占有優勢，對內收支綽有贏餘，造成強固健全的財政基礎。

芬蘭屬於瑞典者凡六百五十年，由瑞典轉入帝俄之手又達一百〇九年，至一九一七年始離俄而獨立。其建國伊始曾發生激烈內戰，左派欲追蹤蘇俄造成一共产主義共和國，右派以德軍為其背景，在孟拉欣上將領導下削平了社會革命，於一九一八年六月成立親德新政權，不料德國西線失敗，始於翌年改建為民主共和國。近二十年以來，芬蘭統治階級多少帶有仇蘇親德的色彩，至一九三六年外長霍爾斯蒂變更國策，曾往莫斯科作友誼訪問，芬蘭才從德蘇爭霸中採取了中立態度。莫洛托夫謂「芬蘭受帝國主義者之鼓勵因而仇視蘇聯」，過去蘇聯要人口中的『帝國主義者』是德國，現在這頂有名譽的帽子無疑地已套在英法頭上了。

從蘇芬事件所得教訓：徒有優秀民族，徒有和平生產之突飛進步，徒以中立為國策，欲孤芳自賞於弱肉強食的現代國際局勢之外，均為渺不可求的好夢。芬蘭國小民微，係其先天的缺憾，這裏證明『弱』與『小』是相連的，至於大而弱者是由於過去這民族泄沓因循之所致，一旦醒覺過來即可轉弱為強，

用不着「呼天籲上帝。」

昔日雄風而今安在 斯干的那維亞諸國號稱同命之鳥，芬蘭有難而不能救，正由於瑞典諸國同樣弱小的緣故。但是，試閱過去歷史，她們何嘗不是武功赫赫的北方之強？十一至十二世紀時，丹麥雄主加紐特大帝及法爾丹馬斯跨海征服了英格蘭，席捲波羅的海諸國；十三世紀時，挪威勇士在老哈根王領導下略取了格林蘭、冰島、奧克尼、舍特蘭羣島、赫布里底羣島等地；當中世紀時，提起瑞典的國名能止德俄兩國的小兒啼，帝俄商業中心區諾夫哥羅德（Novgorod）係瑞典海盜涉風浪披草萊所開闢的，一六三〇年瑞典王加斯塔夫·阿道耳斐司號爲『北方雄獅』的侵入德國，直把德國殺得望風而靡。到今日，歷史的雄跡如夢如烟，她們提到德蘇兩國幾無不戰慄失色了。平心而論，全世界侈談國利民福，揭櫈所謂民主制及社會主義，然而真正實現民主制者幾何？真正推行社會主義者幾何？只有北歐這幾個『沒有防禦力的民主堡壘』無大富大貧，無盜賊乞丐，政令不嚴峻而人民安居守法，國家無侵略意識而人民足食豐衣，不啻莽莽蒼蒼中之一片樂土，亦即人類追求福祉的理想世界。然而到現在，戰神已向之猶天，人類將達到毀滅階段，是不能局部自保的。

隔不了幾天，北海中總有一二艘北歐貨船被潛水艇擊沉了。挪威人瑞典人丹麥人用憂鬱的眼光

互相詰問道，『英國號爲海上王國，她的海軍到那裏去了？讓德國耀武揚威，我們將走向何處去？』

今年春天希特勒『邀請』斯干的那維亞三國與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挪威與瑞典以損及其『絕對中立』立場爲理由立即婉詞謝絕，丹麥與『虎』爲鄰，不敢過拂鄰人的一片『美意』，只好委曲接受，這裏顯示着北歐集團外交步驟之不能全趨一致。希特勒是否將以『不識抬舉』爲理由而向北歐進攻雖在不可知之數，瑞京却趕忙建設防空壕，並且三國都有向美國訂購戰鬥機的準備。

丹麥的高鄰是極端懷有領土慾的德國，芬蘭則與『無領土野心』的蘇聯接壤，不料丹麥禍未臨頭，芬蘭先遭毒手，這是誰也意料不到的。

一九三九，十二，二。

按蘇芬於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二日成立和約，主要條款如下：（一）卞萊里亞地頸全部、拉加多湖岸之全部、漁民半島及東芬蘭之一部割歸蘇俄。（二）漢戈島租與蘇俄爲海軍根據地，以三十年爲期。（三）芬蘭以蘇聯瑞典間運貨權授諸蘇聯，本年内建設一鐵道由白海堪達拉下至凱米加維。（四）彼得薩摩區爲非武裝區域。自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開戰，歷時一百零四日。

芬蘭地勢與國情

蘇聯以保障列寧格勒城安全為理由要求芬蘭割讓領土並租借『軍略上要點』，芬蘭人不願全盤接受。他們明知以彈丸之地與強大為敵，而從美國、瑞典、挪威、丹麥所得者只有『精神之援助』。芬蘭『第一農夫』克利奧總統在瑞京談話結果三國對之雖表示『無限同情』，而苦於愛莫能助，所以芬蘭對蘇交涉中表現着『讓步以求和平』與『保持主權完整』的矛盾。美國因芬蘭按期償還戰債而向之表示好感，但是這筆小款在美國人眼中只是太倉之一粟而已，其同情之出發點為『道義』。英國與芬蘭亦有好感，芬蘭第一個教士聖亨利便是英國人，並且芬蘭是由另一英教士佈道把他們從異教改為基督教，但英國對蘇芬問題只能發一陣『乾急』。

芬蘭為多湖之國，共有六萬五千湖沼，湖畔鬱蒼蒼森林便是人民生命之淵泉。他們環湖而居，終年伐木，用起重機及火車從這一湖運到那一湖，出口貿易有百分之七十五為木材。芬蘭人工作時間最長，每值收穫季節，太陽要到下午十一時才漸漸沉下去。芬蘭民族性是極端崇尚民主的，遵守法律而不膜拜偶像，大戰後從左右兩集權主義中掙扎過來。

一九一七年芬蘭獨立時城市工人立刻仿照俄國革命的先例，其理論爲芬人與俄人相同，應打倒與民衆爲敵的地主階級。他們以紅軍爲背景，其聲勢如火如荼；不料地主階級崛起了孟拉欣男爵，組織白軍，以德軍爲背景而將他們擊潰了。假使孟拉欣想做迪克推多，那是現現成成的事；假使芬蘭地主於得勢後採取高壓手段，亦屬事理之常；然而他們都不肯幹這笨事，他們以民主代替專制，以合作代替壓迫。現在五十萬地主供養着二百五十萬農人的生活，地主自動地把大部分土地分給農民。這些地主和貴族差不多都是瑞典人的血統，而『中和』與『不爭』是瑞典人的特性。

建國後十年，芬蘭共產黨欲在工業方面強行『雇用工會職工』及工人必定加入共產黨的制度。一九三〇年赤色恐怖發展到最高潮，中產階級起而組織『以恐怖還恐怖』的糾察隊，政府不作左右袒，堅持『民權法案』爲解決糾紛之唯一方法。當糾察隊要求取締共產黨游行演說時，政府令公民投票取決，結果左派失敗了。

右派得勢後兩年想以暴力占領政府，不旋踵亦告失敗，其中『禍首』們被捕入獄，都在他們自己所通過用以彈壓共產黨的法律下受到制裁。內閣總理宣稱，『芬蘭從無農奴制。民主制之發展在芬蘭已有十世紀悠久的歷史，芬人不能忍受任何踩踐人權的制度。』

若干年之前，芬蘭人來自中亞洲之北部，與他們有血統關係的匈牙利人及羅馬尼亞人都是被大蒙古主義大斯拉夫主義的侵略壓迫而逃亡出來的。芬人的祖先開始略取瑞典沿海之地，不料反被瑞典人征服，以瑞典人之寬容大度與芬蘭人之自力更生，兩種民族性糅合起來造成芬蘭的特質。瑞典允許芬人自選君主和第一屆國會，且於一六四〇年允許他們成立自己的大學。

一五八一年芬蘭已成爲半自治的大公國，與瑞典軍人攜手抵抗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後來瑞俄之戰俄國於一八〇九年取得勝利，俄皇亞力山大仍許芬蘭爲大公國，有自己的貨幣、軍隊和議會。本世紀開始時俄人食言而肥，想以壓力加之於芬蘭，惜爲時已晚，芬人已養成自由、自治、自愛、進步的民族性。自一九一七年脫離俄國以來，芬蘭人眼光漸漸移向西方，欲與英、美、德、和斯干的那維亞諸國合作。二次大戰爆發後，波羅的海已成禁地，芬貨出口到英國如奶油、紙張、木材等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到美國的乳酪、陶器減少了百分之十。然而禍不止此，現在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

芬蘭人抵抗強大的軍隊，湖沼是機械化部隊的天然障礙物，但值冬季冰凍期滑雪軍隊可以通過，再則芬蘭海岸線極長而門戶洞開亦是顯著的軍事上弱點。芬軍平時僅有三萬，戰時有三十萬，加上退伍軍人十一萬及將近百萬的全國壯丁，這數目還是微乎其微。芬人每個都有執戈衛國的義務，戰時後

方一切事務交與有名的婦女組織 Lotta Svard，該組織有會員七萬二千人，會長爲 Fanni Luukkonen 女士。

這次被蘇聯飛機轟炸的赫爾辛基爲芬蘭首都，係南部最大海港，每年冰凍期由一月至四月，只有一個海峽是終年不凍的。該城有大學、大禮拜堂、議院及俄皇亞力山大第二銅像，現有人口三十萬，一九一〇年則僅爲漁火星星的小村。郊外 Toolo 的夏令配克運動場準備爲一九四〇年的世界運動會場，現已因戰事而中止了。

芬蘭最著名人物有農民總統克利奧是土地法的起草者。總理克勤德是森林專家學校教員之子，極有當選後任總統之可能，現因蘇聯真理報斥之爲「小丑總理」而下台。新總理李蒂原任中央銀行總裁，英國曾授以爵士。陸軍總司令爲沃司特曼少將（四十七歲）上次大戰時曾在德軍芬蘭隊中服務。另有兩位大人物：一爲大衆熟知的建國者孟拉欣上將，一爲國歌作曲者西伯利歐司。

芬政府於戰事爆發後，爲遷就蘇聯起見，一面改組政府以李蒂爲內閣總理，以與史太林有友誼的丹納財長調任外交部長，一面宣稱仍願與蘇聯進行談判，但以不放棄獨立爲原則；蘇聯外交委員長莫托洛夫則拒絕與之談判。現在蘇聯已與『芬蘭人民政府』簽訂友好條約，將漢哥半島租與蘇聯爲海

軍根據地，期限三十年，並將芬蘭灣內霍克蘭等島售與蘇聯。所謂『新人民政府』係以亡命於蘇聯的芬蘭共產黨領袖孔辛甯爲首，於一日成立於蘇聯占領區，蘇聯最高會議立即予以承認，二日與蘇聯簽訂條約，其速率至足驚人。這一事證明蘇聯無意於吞併芬蘭。截至現在止，芬軍仍在抗戰中，美總統且有與蘇聯絕交及實施制裁之議，這問題的發展是值得注意的。

再話芬蘭 芬蘭有無數湖沼、島嶼和森林。若干荒涼的湖沼中散布着許多花崗石的漂石，有些大如房屋，有些極像巨大的雕刻物，農田和鄉村中也有這種古代遺物，這是溶化了的冰由數千哩外衝鴻時帶來的。

花崗石變成芬蘭偏遠地方的風景和現代城市的建築材料，芬京火車站和國會都是用這種石頭砌成的。根據一五五〇年的老地圖，赫爾辛基（芬京）是在現位置數哩之外，以其具有天然形勝，於一六四〇年才遷移過來，隨後不斷爲天災人禍所毀，一次大火後變成一片瓦礫之場，所有市民差不多全染疫癆而死，這地方也被敵騎幾度蹂躪過，但她不但存在迄今，且能於毀滅後很快復興起來。

一八一二年赫爾辛基成爲芬蘭首都。一八二八年土爾庫(TURKU)大火後，設在該地的國立大學只好搬到首都來，從此赫爾辛基躍爲全國第一大城市，爲教育、政治及經濟中心地。

古代所遺留的花崗石把芬蘭海造成一個多島海，往日外人從海道進攻，這些島成爲首都的天然屏障。旅客們向着狹窄的海峽前進，經過 Suomenlinna 炮台，這地方從一七四九年起即有『北方直布羅陀』之稱。過此可見十九世紀初期的遺物，最顯著者爲大禮拜堂，其周圍有總統府、政治機關及大學校舍等。

赫爾辛基建於狹長的半島上，有幾座風景幽麗的小山把它和別處隔開。該城與海接近，海中有許多小島，每值氣候溫暖時，檣帆上下，明媚如入畫圖。一般人以該城乃世界最北之都會，想像起來一年到頭都是風雪載途的冬天，實則氣候亦頗宜人，夏季寒暑表有時升至與熱帶相等。

一九四〇年，赫爾辛基的國立大學將要慶祝三百週年紀念了。該校分爲五大系：（一）哲學與文學，（二）神學，（三）法學，（四）醫學，（五）農學與森林學。去年該校有學生六千八百八十五人，其中有二千三百二十二爲女生。女生名額之多爲歐洲各大學所無。

芬蘭人的富力在世界不景氣的時代即已表現出來，最近四年中，芬蘭國內消耗金銀的數量急劇增加，以去年與一九三五年爲比，用金銀鑄成硬幣約達兩倍，在同一時期金銀進口亦增加一倍以上。

芬蘭農民可從耗費者身上取得貨價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五（其餘扣除運費及棧租等），這由

於『芬蘭生產者合作運動』之所致，否則國外勢力之競爭，芬蘭農產品將無立足之餘地。自本世紀之初，農業合作益有長足進步，差不多每個農夫都參加了。

自芬蘭獨立以來，人民無失業之苦，偶有少數失業者可參加築路或農業工作，農忙時往往有『事浮於人』的現象。芬蘭最不景氣之年為一九三一至三二年，那年芬蘭失業者還不到人口三分之一。

芬蘭國會選舉以人口為比率。芬蘭政府組織大致與美國同，最著者為權力之劃分。立法權屬於國會，總統得參加意見。總統有解散國會與宣布新選舉之權，新國會須於舊國會解散後三個月內召集之。自一九〇六年起國會採取一院制，其中包含各黨代表。一九三九年選舉後各黨比額如下：（一）社會民主黨八十五席，（二）耕地均分黨五十六席，（三）統一黨二十五席，（四）瑞典語黨十八席，（五）愛國黨八席，（六）進步黨六席，（七）小農民黨二席。

芬蘭人屬於黃種，生得異常秀美，國際審美會屢次選舉芬蘭女子為歐洲標準美人，最近四年中每年一度的美女競賽，芬蘭女子三次當選為『歐洲小姐』。

芝加哥萬國展覽會所選的『美后』其父母均為芬蘭人，所以芬蘭女子也是美國的標準美人。

上次大戰告終，歐洲各國連同中立國在內都缺乏糧食。一九一九年饑餓中的芬蘭向美國購值九

百萬美元的糧食。一九二三年各國代表到華盛頓討論戰債協定時芬蘭首先簽字，此後每年按時償付美國本利三十九萬美元。這筆數目很小，但給美國國會以深刻印象：大國賴債不還，只有這個小國一點不含糊，所以美國國會於一九三五年議決以三十萬美元建造芬蘭首都的美國公使館，用百分之百的芬蘭材料，百分之百的芬蘭工人。

每個芬蘭男子自二十一歲起須受兩年以上的軍訓，五十二歲以前人人有充後備兵及現役的義務，所以芬蘭人口雖少，第一次動員居然也有三十萬之多。陸軍總司令爲沃司特曼少將 Hugo Viktor Osterman，已赴前敵指揮，其最高統帥爲國防委員會主席孟拉欣上將。蘇芬邊境有若干森林、湖沼和卑溼之地，刺多牙湖 Lake Ladoga 為歐洲最大之湖，蘇聯機械化部隊取道於該湖與芬蘭灣之間的一線窄長地帶，這裏有所謂『孟拉欣防線』，布置了水泥機關鎗巢及坦克車陷阱之類。

自芬蘭與愛沙尼亞完成獨立後，無形中把蘇聯的海上勢力封鎖在冰天雪地的芬蘭灣之東部，難望以有效的威脅加諸德國和瑞典。自德波戰事發生後，蘇聯乘機取得里加灣 Moon Sound 和 Are-nsburg 兩地的海軍寄碇權，同時控制着帝俄時代的海軍根據地 Libau，倘進而控制芬蘭及亞蘭羣島，則波羅的海北部即在蘇聯掌握中。

德政府對蘇聯之控制 Moon Sound 與 Arensburg 兩地毫無表示，其內心之苦悶可知。上次大戰時德國占領 Osel 島進而奪取以上兩地，使其陸海軍勢力首尾相應，這個戰略至今仍有重大的價值；況且今天的蘇聯控制芬蘭以南三小國，與二十五年前帝俄之保有該地又自不同。一九一四年帝俄的海軍力卑不足道，而現在蘇聯則擁有強有力的潛水艦隊；從另一方面看，蘇聯自波羅的海南飛的空軍對德國是莫大威脅。

也許德國現在想在政治上及經濟上控制瑞典、丹麥兩國，此舉倘獲成功，則德國將以由大西洋入波羅的海門戶的主人翁自居。也許德國懷着鬼胎想奪取挪威在大西洋的海口，從這些海口德國潛水艇襲擊英國的海上交通比之現在德國的根據地便利多了。

帝俄時代的野心想橫跨歐洲北部攫取挪威沿海的不凍港，至今蘇聯並未放棄此種心理；倘芬蘭及亞蘭羣島置於蘇聯之控制下，蘇聯進行這個企圖馬上就便利得多，不獨瑞典中心地帶受其威脅，且從波的尼亞灣瑞典諸港運往德國的鐵苗必要時將受蘇聯的封鎖。

自蘇芬戰事發生以來，除美國對芬蘭公開的精神援助外，芬蘭在國際上具有微妙關係：英法雖同情芬蘭，爲提防驅使蘇德發生更密切關係起見，不敢對蘇聯公然斥責；德國亦站在同情芬蘭的地位，怕

的是開罪於蘇聯將轉爲英法所乘而不敢宣之於口；只有意大利獲得『自由表示』的機會，不過蘇聯在波羅的海行動其深感不安者爲德國，與意大利究無切膚利害，倘北歐事件告一段落，蘇聯南向而問鼎於黑海及巴爾幹半島，向羅馬尼亞清算比薩拉比亞問題的舊帳，則意大利的態度將爲決定二次大戰命運的重要因素了。

一九三九，十二，十一。

蘇聯與巴爾幹形勢

巴爾幹位於歐洲之東南，過去曾受兩次戰爭——巴爾幹戰爭，一九一二至一三；及第一次大戰，一九一四至一八——的蹂躪，今後又將爲蘇德角逐之場。一九一四之前，帝俄在巴爾幹已扮演了一個要角，現在蘇聯的勝利又把她帶回巴爾幹來，造成一種新局勢：一九三八年慕尼黑會議後，巴爾幹好像成爲德意兩國的勢力範圍，而現在驟然乎有改觀之勢了。

巴爾幹的將來對集權國與民主國同等有直接利害關係。國社主義的德國與威廉第二時代帝國主義的德國同等視巴爾幹爲主要物產的外府，較之海外殖民地更富有而更易踏入。巴爾幹國家能供給德國必需入口的食糧與原料之一半，除開羊毛、黃麻、橡皮、棉花、咖啡是她們所不產而不出口的。

一九三八年東南歐（匈、羅、南、保、希五國）供給德國的貨物占德國入口額百分之十，供給英國的貨物僅占英國入口額百分之一・五。德國非英法可比，並未投資於巴爾幹國家，但是希特勒另有一套理論，他說，『一國經濟之統計，在勞工而在金錢。』國社黨計畫以受有高等訓練的勞工及技術工人

供給巴爾幹國家，根據國社黨觀念，巴爾幹富源如五穀、牲畜、木材、烟草、鹽基石、鐵苗、鋼、銅、錳、石油等不應握於落伍民族之手而使之缺乏現代技術，應積極開發之以供德國優越工業之所需。

事實上巴爾幹人並非未開化民族，其文化直可追溯至歐洲歷史之黎明期，國社黨豈能抹煞？但是德國人自視為優秀民族，視斯拉夫人為次等民族。自一九一九年以還，巴爾幹人開始工業化其國家，在世界不景氣漩渦中，他們特別努力向自足自給之途展足邁進，這是德國所不喜悅的。同時德國亦不願巴爾幹農事之過度發展，除了黃豆生產之外，德國所欲者是他們停滯於食物與原料的供給地，兼為德國製成品的便捷市場。

照德國人看去，巴爾幹為德國殖民地是極端合理的。他們不明白法國糧食差足自給，英國控制着海外富源，為什麼不容德國問鼎於巴爾幹半島？

德國在巴爾幹的興趣不單在經濟方面，一九三九年與一九一四年一樣，德國視多瑙河流域為往近東及中東的大路，在這兩地她將激動阿刺伯人的反英情緒。英國是德國征服全世界的政策中最主要的敵人。

蘇聯與德國截然不同，她自己有巨量的麥油、鐵、鋼，不需要巴爾幹的食糧及原料。她和巴爾幹諸國

的關係特別與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斯拉夫民族有情感及習俗上的關係。當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遞遷之交，東南歐的斯拉夫民族想擺脫土耳其帝國的束縛，同時擺脫德國與匈牙利的包圍，嘗欲帝俄予以援助，而帝俄領導着『以大斯拉夫運動抵制大日耳曼運動』，亦不吝予以援助及保護。

帝俄干預巴爾幹事件並非完全**幾乎正詭**，她想控制各海峽，這些海峽是黑海門戶，經過黑海即直達俄國烏克蘭、克利米亞、高加索等省，而這些省區有一時期先後為英、法、德所覬覦。

俄國在巴爾幹勢力之膨脹會使各國當局為之震驚，自共產革命後這勢力才逐漸衰退下來，但是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農民仍有親俄傾向，尤憧憬於『集體農場制』。俄國人不像德國人對巴爾幹人並無『我尊爾卑』的心理，所以過去的大斯拉夫主義與現在的共產主義攬做一團，也許能把巴爾幹區域——尤其是斯拉夫民族——從德意懷抱中拉到蘇聯之一面。

德國在巴爾幹純為經濟關係，蘇聯在巴爾幹則純為政治關係，那麼也許這兩強『各取所需』而不致『相妨相厄』；然德國倘受戰事影響壓迫巴爾幹諸國增加其對德輸出時，諸國尤以保南兩國為最也許轉而歸蘇以禦德，其結果將有引起德蘇衝突之可能。

無論德蘇在巴爾幹的關係演變如何，蘇聯之捲土重來是意大利不祥之兆：意大利視巴爾幹為食

糧來源與原料供給地，戰略上巴爾幹可被敵人利用爲根據地威脅意大利易受攻擊的亞特里亞海岸線及其與東非屬地的交通線。過去巴黎和會中意大利要求以阿爾巴尼亞劃給她爲其參戰報酬，和會吝而不予，意人只好把阿國作爲她的經濟保護國，直到一九三九年耶穌復活節才進而以武力占領之。意大利取得這個巴爾幹立足點已可威脅希臘和南斯拉夫，正如多德干尼斯羣島之可威脅土耳其一樣。

意大利『巴爾幹政策』的主要目的迄今尙無重大發展，這目的是造成一個經濟集團用以抵抗德國的經濟壓力和蘇聯的政治壓力。過去德意合作，希特勒於一九三六年允許德意平分巴爾幹春色，意大利除占領阿爾巴尼亞之外，還可從德國另取一點利益。

現在希特勒把蘇聯導入巴爾幹（無論自願的或非自願的），意大利將失去其得德國援助而可攫取的利益。百分之九十五的意大利天主教徒反對共產黨勢力伸入這一區域，尤以蘇聯在該區域所得經濟及戰略優勢爲慮，因此，也許意大利將與巴爾幹諸國謀取諒解，尤其與土耳其諒解，藉以阻止蘇聯在東地中海之發展。不過巴爾幹形勢於複雜之中更有複雜，十月十九日土耳其與英法成立軍事協定，也許土耳其將受英國之暗示，要求意大利繼續中立爲巴爾幹合作的代價。

英法諸國不希望巴爾幹為其政治推廣區或原料供給地，她們在那兒只有投資的重大利益。巴爾幹現有的任何工業企業如羅馬尼亞的油、羅南兩國的鐵與鋼、南匈兩國的鹽基石、大部份都是英法、美及過去的捷克資本所開發的。法國在捷克斯哥達軍火廠投資甚鉅，一九三八年九月之前該廠以軍火供給大部分巴爾幹國家，現仍繼續供給，不過法國人股份已讓渡於德國人了。

也許有人說，英法美鼓勵巴爾幹國家直接反抗德國的方法是單單助長她們的工業，而使其農業陷於停滯狀態。事實是這樣的：巴爾幹國家把剩餘五穀及烟草運往英法雖非絕不可能，亦有極大困難，這使她們在經濟上不能不依存德國。德國吸收她們的生產，一部留供自用，一部為再出口之用。德國的購買力不是現金，是成立所謂『物物交換』協定，強迫巴爾幹諸國接受其製成品及技術合作。

當經濟衰落最甚之年，德國已向巴爾幹試行其『物物交換』政策，她們馬上發覺有如下之不利：
(一)她們要接受德國任何貨物，有些貨物是她們所不需要的；(二)質劣而價高；(三)必須接受德國的軍火，一旦發生戰事，她們便不能逃出德國的掌握，因為各零件都得向德國配購；(四)德國工業已漸被其戰爭工業所排斥，因之出口貨不能如期送往外國；(五)她們必須以外匯購買德國所無的貨物。

這種經濟的控制是有強力的政治武器為其後盾的。德國一面援助土着致力於親德宣傳，一面喚

醒日耳曼僑胞與祖國合作。德國宣傳在這一區域中選舉兩個弱點進攻：一為社會之貧富不均，二為少數民族問題。大戰後東歐若干新興國家雖在努力於土地之改革，均未能澈底實施，例如匈牙利封建制度下的大地主依然存在，農民要求『耕者有其田』之聲浪日高而政府一籌莫展，於是國社黨馬上簽發支票，『一旦我們得了權，貴族和猶太人的大土地便可以分給你們，』而小職員、店主、失業文人等等也受了他們的煽惑，『你們如贊助國社黨行動，當猶太人被打倒的時候，不愁不取得工作。』

這種煽動極易在該區孳長起來，由於（一）這區域過去曾受戰爭的震撼，而戰爭未能將王室特權、貴族政治及大地主產業摧毀而廓清之；（二）這區域大部份工業在外人控制下；（三）農民大半為赤貧的；（四）這區域工人與智識階級的自由及社會改革運動常在政府高壓之下。

整個巴爾幹區域需要社會改革的時期已經成熟了，唯一的問題是這改革由她們自己的獨裁者去造成呢，還是讓國社黨與共產黨雙管齊下地壓迫着進行？

國社黨同樣利用『少數民族』為其宣傳對象。巴爾幹各國都受着少數民族的災難，這些少數民族是由繼續移民及過去侵略國駐軍的後裔所造成的，他們仍保持其固有習慣、語言及宗教，他們都希望——或者受了宣傳的麻醉——重回祖國之懷抱。

上次大戰後未能造成一種圈禁德國的制度，英法呢，遠水難救近火，這些小國處德蘇夾攻之中，眼望着奧捷波蘭之滅亡與拉特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之淪爲附庸，所以對英法之保證缺乏信仰，迫而自籌方法。

十月六日希特勒在德國國會的演詞曾提及重行分配少數民族的話，藉以『消除歐洲爭點之一部』，但他沒有說出具體辦法來，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工作，非五十年或百年不能完成。換言之，這是現代歷史上最大的移民問題，若干少數民族移居異域已數百年，將引起他們『浮家泛宅』的悲哀和痛苦。

德國宣稱有同胞三百五十萬散居於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蘇聯四國，匈牙利則謂有同胞二百五十萬寄跡於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俄國人有二十萬在比薩拉比亞（該地爲俄國之一省，一九一八年被羅馬尼亞所占），保加利亞人有一百二十萬在羅、南、希三國，假使這些人口都回到他們祖國來而不擋回他們所棲止的土地，則他們所離去的國家及其所進入的國家將造成嚴重的經濟糾紛；使他們挾土地以俱歸，那麼失地的國家將反抗這種使她們陷於分崩離析的辦法。

蘇聯對民族問題另有其解決方法，在她統治下聯合了約有一百五十個文化單位的自治國。蘇聯

制度非僅以種族爲根據，係從階級上着想。蘇維埃聯邦的結構是企圖任何國家及民族之加入，假使他們願接受共產主義的話。

無論德蘇對巴爾幹作何企圖，巴爾幹人民本身是在另一方向摸索着——即建立一個多瑙河聯邦。這計畫在奧匈帝國時已具雛形，參加聯邦各國維持其政治與文化之獨立，而財政、對外貿易與外交政策則採取合作步驟。

巴爾幹人民對『弱肉強食』疾首已久，自希特勒得勢及英法退出東南歐以來，『巴爾幹者巴爾幹人之巴爾幹也』這句標語更見流行。一九三四年巴爾幹公約中土、希、羅、南四國同意於維持領土原狀，並互相保證其巴爾幹國境之安全。

東南歐有兩國不願維持原狀：匈牙利和保加利亞均欲向羅、南兩國收復失地。但是這兩國鑒於德國之貪慾無厭，不得不遏制其二十年來寢饋不忘的野心。羅馬尼亞同樣震於德蘇兩國對巴爾幹之急進政策，曾試用折衷辦法向蘇、匈兩國磋商，允以最近改革政策施之於該國境內匈牙利和烏克蘭少數民族。一九三九年初羅匈兩國幾以兵戎相見，十月間羅軍一部由羅匈邊境撤退藉向匈牙利表示好感，匈牙利有一時期亦覺以和平方法達到修改和約目的較之藉助於德意而引狼入室者高明多了。

有一點值得注意匈牙利自戰後孔白拉(Bela Kun)一度組織共產政權後，對蘇聯存有不良印象，一九三九年二月該國加入防共協定時會宣布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自九月紅軍侵入波蘭後，該國很快地恢復了對蘇外交關係。

南斯拉夫也在努力恢復國內秩序，她對信奉天主教的克羅地民族採取較溫和的政策，克族呻吟於奉正教的塞爾維亞族的獨裁政治下，其領袖馬傑克博士不斷與塞族奮鬥，一九三九年八月南政府已給予克族以大部自治權，兩族妥協，展開南斯拉夫歷史上之新頁。該國各族均為斯拉夫民族，雖內部頗有參商，却少有甘為德意兩國之工具的。過去南政府採取反蘇政策，最近顯有變遷，據聞九月間已與蘇聯建立外交關係。

保加利亞對蘇聯亦已變更態度，甚至欲從蘇聯取得援助而向羅馬尼亞索還多布魯甲。過去蘇保間亦無外交關係，當蘇聯進攻波蘭後，保加利亞開始與蘇聯進行商業談判，這顯然違反了她過去的親意政策。該國修改和約派原望與德意匈沆瀣一氣，而國王博理士對國社主義與共產主義採取同樣壓制手段，堅守獨立自立的立場。在南斯拉夫疏通下，她對多布魯甲的要求似乎已無過去劍拔弩張的氣概了。

希臘在巴爾幹半島上也是個『草木皆兵』的國家，其畏意甚於畏德。當意大利占領阿爾巴尼亞時，她感受嚴重威脅。一九二三年慕沙里尼曾派兵占領科孚島，希臘人疑懼意大利將攻占他們的海港，尤其是薩洛尼加港，該港於上次大戰時曾為協約國的海軍根據地。後來意政府向希臘獨裁者米拉克薩司將軍（米氏素有親德傾向）保證尊重希臘之獨立。英國亦向希臘保證，倘該國遭受侵略時，當不吝予以援助。

這次歐戰爆發時，意大利極力交歡希臘，一再以對歐戰嚴守中立及對希臘無領土野心為言。為表示誠意起見，意大利於九月與希臘成立協定，雙方撤退希阿邊境的駐軍。希臘仍為英國之與國，對英國的大海軍並未失去信仰，但她的經濟方面——尤其是烟草生產——則為德國所控制。

土耳其對意大利之疑懼甚於希臘。曩歲巴黎和會時，意大利曾要求染指於小亞細亞，土人至今不忘。現在意大利又向土政府再三聲明該國尊重和平之意，並且把多德干尼斯島的駐軍減少到尋常數目。

土耳其是黑海入口的主人，她受着英、法、德、蘇等國的阿諛，稱之為『巴爾幹領袖國』，她對那些笑臉者的回答是嚴守中立，與各國維持友好關係。當土外長薩拉哥魯應蘇聯之召前往莫斯科進行談話

時，土政府另遣軍事團於十月三日到倫敦，兩天後該團首領阿爾貝將軍建議英土互助協定。該協定自本年五月起即已具有端倪。

倫敦與安卡拉同時宣布這協定不妨害土政府與他方進行的條約，這裏帶點矛盾性：土耳其保證援助英法，而蘇聯則要求土耳其倘英法軍艦駛入韃靼海峽援助羅馬尼亞時（羅馬尼亞亦受英法之保證），宜將該海峽封鎖，勿許其越雷池一步。不過這種矛盾性是可以設法減少的：倘英法承認英土協定乃用以對德而非對蘇，即不致陷土政府於莫知適從的苦境了。

無論錯綜複雜的外交戰其結果是怎樣，有三點擺得很明白：（一）英法至少在目前已失去其過去在巴爾幹的勢力與威望，其動機由於她們沒有勇氣和力量向巴爾幹人民保證其擺脫德蘇包圍。（二）希特勒視巴爾幹爲俎上肉，蘇聯投足於這一區域是向德意利益挑戰，因之意大利已覺今後向其『軸心伴侶』索取利益之不可靠，同時蘇聯則隱示巴爾幹諸國幫助她們抵抗國社黨的侵略。（三）巴爾幹諸國希望自身發動一種力量，避免列強干涉，嚴格保存其中立性，她們盡量把數百年來的新仇舊恨扔在一旁，建立一個守望相助的巴爾幹聯邦，這是她們最穩當的一個方案。

蘇聯與波羅的海形勢

今年夏天，愛沙尼亞首都泰林郊外海灘上偃臥着許多吸受陽光的游泳家，海濱音樂隊在旁奏着 Strauss 曲，男男女女坐在圓桌上吃喝談笑。就在八月裏，那兒常有溫暖的太陽吸引着許多人的游蹤，他們快樂而逍遙，好像一切都是和平的。可是這不過皮相而已，愛沙尼亞人和他們的鄰人——芬蘭人和拉特維亞人——一樣的不開心，大地上籠罩着干戈殺伐的暗影。他們極關心國際消息，迫切地注視着莫斯科搖曳不定的英、法、蘇談判的結果。

波羅的海沿岸人民不像英法人民相信倫敦所發出的樂觀情報。愛沙尼亞人、芬蘭人和拉特維亞人知道莫斯科談判進行得不大對勁，並未趨向和平與安全之鵠的。他們懷疑倫敦的報告，那報告說除了文字上『間接侵略』的解釋外，三國談判快有圓滿結果了。波羅的海各首都消息靈通者都懷疑史太林是向張伯倫和達拉第復仇：去年慕尼黑會議他們把蘇聯扔在一旁，此仇焉能不報？愛沙尼亞人感覺尤敏銳，懷疑史太林向『西方貴賓』們玩弄着『貓兒哭鼠』的假把戲。有些人懷疑德蘇間正在進行祕密交易。

一個商人說，『我們住在波羅的海之濱的人民就像一堆骨頭放在兩只凶猶而飢餓的狗的中間，當右邊獒犬和左邊狼狗互相敵視時，這堆骨頭還比較安全點，沒有一只狗願讓另一只抓住我們；假使兩只狗任何一只和第三只狗打起來，那麼不打的狗會來搏噬我們。但我們最怕的，這兩只狗化敵爲友，打夥兒均分一下，或者甲狗讓乙狗把這些骨頭一古腦兒拿去，而它向別的地方找骨頭。』

芬、愛、拉三國都怕兩只狗講和的故事，只有立陶宛人感覺不同：他們與蘇聯無國界，畏蘇聯的程度並不尖銳，但不忘波蘭奪地之恥。他們的首都科夫洛只視為『臨時首都』，真正的首都永爲維爾納城，該城於一九二〇年被波蘭強占，他們在地圖上把維爾納區寫爲『淪陷區』。但是立陶宛人雖有其特殊情緒，亦未嘗不明瞭他們的將來與波羅的海諸鄰邦有連帶關係。

從普魯士向東北旅行，踏着波羅的海的寒波前進，那裏有許多省區住着終歲勤苦的人民，他們的先人至少移居已有一千年之久。從人種學分晰起來，立陶宛人與拉特維亞人有血統關係，愛沙尼亞人與芬蘭人亦然。雜居波羅的海的外族有俄國人、波蘭人和瑞典人，截至一九三九年十月止，有德國人十一萬五千。聰明的克蘭甯宮主人（史太林）知道希特勒慣以保護『德國少數民族』而興風作浪，所以抓住機會與德國成立協定，把這裏的德國人移回德國，那麼將來蘇聯控制波羅的海諸國時便不愁

德國之藉口興戎了。

數世紀以來，波羅的海人民都在外國主人此仆彼起迭爲雄長之下，閭里化爲戰場，有時條頓武士腰弓矢而來，有時東方韃靼民族奴其子民，可是殘忍的條頓人永不能把好戰的立陶宛人壓制到『不抵抗』狀態。

拉特維亞號稱民謠最多之國（聞有二十萬首，）自一一五八至一五六二在德國統治下，後爲波蘭、瑞典、俄國所侵占，但當地人民永未被德、瑞文化所征服，俄國的暴力統治亦未能摧毀其民族之自覺。約摸七世紀之前，丹麥王華迪瑪二世攻入愛沙尼亞，愛人不斷起而反抗，於一百二十五年之後華迪瑪四世把他所有的愛沙尼亞之一部以一萬九千馬克售予條頓武士，欣欣然如釋重負。當丹麥占有愛沙尼亞土地時，瑞典人略取了芬蘭人聚族而居的區域。

波羅的海諸國的地位久爲帝國主義『建築師』的戰利品，無論瑞典人、德人向東推進或俄國人向西發展，波羅的海東部都是帝國主義者互相敵對的戰場。拉特維亞首都里加爲東進而入廣大內地的主要門戶，爲了要占有其地，過去德國的『大刀會』（Brothers of the Sword），俄國暴君伊凡及彼得大帝統治下的俄國人、瑞皇加斯塔伐亞杜爾弗司及查理士十二世統治下的瑞典人、波皇西基斯

蒙德二世統治下的波蘭人，在德維那河畔(Dwina River)投鞭斷流，鬼神爲之號泣。最後俄人占有立拉、愛芬四國，但拉、愛二地仍在德國人經濟控制下。

德國在波羅的海東岸的經濟優勢以著名的 Hanseatic 聯合會爲開路先鋒，其勢力遍布於米美爾、里加及波羅的海各城市。德國商人來自陸地及海上，是爲波羅的海東岸與西歐通商之初期。德國地主統治着愛沙尼亞及拉特維亞的農民，雖然這兩地已入帝俄之版圖，但經濟權始終握於德人之手，直至上次大戰時爲止。

大戰發生後，帝俄爲之瓦解，立、拉、愛芬各民族開始爲自由而奮鬥。過去帝俄的暴力統治不能毀滅他們的民族思想，他們維持其固有的語言、文學及意志。其主要人口爲農民，而波羅的海農民都是勇敢的個人主義者，牢守其習慣與信念，不像俄國農民之聚居村落，他們要有自己的住處，其生活與思想都是具有獨立性的。

上次大戰末期及停戰之混亂時期，立、拉、愛芬成立了獨立國，其間波折重重。當西線停戰數月之後，德國無紀律的軍隊仍散布於波羅的海諸國，赤俄新興力量亦欲置四國於其支配下，再則立陶宛與波蘭因爭維爾納區而起衝突。除軍事糾紛之外，這些新國家還得應付戰爭與革命時期遺留下來的經濟

難關，況有荒歉與疾疫相繼發現，他們好容易才度過這個艱難困苦的時期。

她們首先致力於土地之改革，把德俄貴族的大田地分給無土地的農民。這件事的動機是經濟關係，但附帶達到政治目的，粉碎了波羅的海貴族們的勢力，這些貴族都是想把波羅的海區域合併於德國的。的確，住在愛沙尼亞的德國貴族想把他們的居留區造成一個大公國，與普魯士聯合起來。波羅的海區貴族領袖德林紹森（Dellingshausen）男爵曾向德國建議以芬蘭灣沿岸之地歸併於德。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德軍在西線進攻勝利時，德皇威廉第三允將愛沙尼亞納入帝國版圖；後來協約國的勝利終止了德國合併波羅的海區的企圖，但沒有終止大日耳曼主義者開疆拓土的雄心。

一九二〇年以後，波羅的海諸國日在進步過程中，她們清理了戰爭遺跡，加強了經濟組織，發展了海外貿易，提高了生活水準。芬、愛、拉三國的進步直足與歐洲各民族相埒，立陶宛人雖較遲鈍，亦向光明大道推進。這四國是忠誠的小小共和國，其活力產自愛國熱，里加、泰林、赫爾辛福斯成爲摩登美麗的首都，街市、戲院、旅館、商店在在足以吸引遊人。里加中心豎立一塊碑文，上寫着：『爲祖國與自由努力』，這不但表現拉特維亞的民族思想，同時亦可代表波羅的海諸國的民族思想。

以上爲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上台前的波羅的海諸國情勢。這位奧國人來做德國總理

之前，波羅的海諸國早已閃動着他的暗影了，因為他在『余之奮鬥』一書上說新德國倘欲在歐洲擴張領土，務須從俄國挖下來。『凡我日耳曼人務須踏着過去條頓武士的足跡，以利劍獲取耕地和國家不可缺少的麵包。』他簡直地把波羅的海諸國劃作第三帝國的『生命線。』

根據希特勒的帝國主義，國社黨人把日耳曼少數民族源源安插在波羅的海諸國中組織若干國社黨單位，這些人變成德國由東普魯士侵入芬蘭灣的先遣隊。有一位俄國人羅森培博士久居愛京泰林城，後來做了希特勒主要的外交顧問，並且榮膺國社黨外交組主任一職，他是這計畫的策動者。以前住在波羅的海東岸而現在無路投奔的德國地主們都把貪饑的眼光望着德政府，欲與之通力合作，藉以恢復其固有產權。

同時蘇聯完成其各次五年計畫，建立了大工業及集體農場制，參加國聯而以『和平與集體安全制之急先鋒』自命，至此德蘇已成對壘爭雄之局了。一九三六年蘇聯舉行聯邦會議時，莫洛托夫曾贈德國『摩登的食人肉者』的雅號。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同一會場中，列甯格勒的黨代表 Andrei A. Zhdanoff 曾向波羅的海諸國發出如下之警告：『我們在列甯格勒，是坐在一扇窗戶前向海中眺望着。我們周圍是一些

小國家，她們正夢想着冒一次大險去擴張他們小小的國土，我們當然不放在眼下。假使她們不甘於自掃門前之雪，那麼，我們被迫把窗戶開大一點，動員紅軍採取防禦行動，那就太不客氣了呵！

這是一個警告，警告波羅的海諸國休作聯德攻蘇的嘗試。實實在在，她們那裏够得上懷着鬼胎反抗任一強鄰。她們的目的正是『自掃門前雪』。她們很明白，德蘇一旦開仗，首當其衝而受禍最烈者正是她們，國土化為戰場，而戰爭結果於她們有百害而無一利，所以這四國想在東西兩大強之間採取中立地位。

數月之前，蘇德攜手消息使歐洲聞而大震之後，英法知數月來的外交努力盡付東流，波羅的海沿岸人民更覺恐慌，但他們並不驚奇，他們比英法要人們所見的更為真切，並且預測到戰爭惡果之降臨。官方力言蘇聯決不會動，『畏蘇聯之威脅不啻杞人憂天』，但他們比任何人認識得清楚，深知戰事一經發動，蘇聯將利用時機向西推進。

德國與蘇聯成立不侵條約係對西方民主敵人外交上的一大勝利，但是希特勒却忍痛付出了一筆大代價：他被迫放棄了若干土地，這些土地都是包括在他未來的『生命線』裏的。換言之，他被迫放棄對波羅的海區域的野心以博史太林的歡心。假使英法願與希特勒停戰，他未始不可向蘇聯西進政

策大呼『止步』，但以西線戰事之一發而不可收拾，他不能拒絕東鄰的條件。

史太林決不錯過時機：當紅軍占領東波蘭後，他的外交全神傾注在波羅的海各國，首先愛沙尼亞外長塞爾特被邀到莫斯科來，成立允許蘇聯駐軍及建立海空根據地等條件，次之輪到拉特維亞接受同樣條件，里保地方變成了波羅的海中部蘇聯海軍根據地的前衛。

立陶宛似乎來得輕鬆點，雖付出同樣代價，蘇聯却承認把她的舊都維爾納還給她，不過立德邊境已劃為紅軍針對德國的前哨。蘇聯和這些小國簽訂互助條約，於數日之內，不折一兵不費一矢，比沙皇力征經營之所得更多，比希特勒喋血塵兵之所得更多。過去北波羅的海差不多等於德國湖沼，現在差不多轉變為蘇聯湖沼了。

波羅的海區不僅與蘇德有關，尤與斯十的拉維亞諸國有關。瑞典、丹麥已感威脅，尤以德國所感威脅為大。過去德國與若干小國為鄰，其較為強大者亦僅為捷克與波蘭，而現在却漸與『歐洲巨熊』靠近了。希特勒自命為歐洲『防共主角』，幾曾想到引蘇聯跨入歐洲核心的便是他呢！

一九三九，十二，十九。

這次大戰中三個統帥

軍隊中有一句老話，『戰爭開始時的將帥從來不會作戰到底的。』上次大戰應驗了這句老話。當德國在西線衝過比利時向法國北部急進時，德軍總司令爲摩爾基(Count Helmuth Von Moltke)，法軍總司令爲霞飛將軍，英國遠征軍總司令爲佛蘭區將軍(John French)，不料馬恩(Marne)一役(此役德軍敗潰)，摩爾基未及完成其任務而死；當一九一五年協約軍以重大代價進攻路斯(Loos)失敗時，佛蘭區奉召回國；霞飛將軍雖係鼎鼎大名的統帥，當德軍在凡爾登告捷後，他差不多等於完全退職了。

這次大戰中的三國統帥，德國爲勃魯企資將軍，法國爲甘茂林上將，英國爲戈特(Gort)子爵。這三個眼前都是統率貔貅的大將，且看下場如何。

勃魯企資於一九三八年被任爲德國陸軍總司令時，一位美國軍事家目之爲『軍事庸才』。從外表上看去他一無足取，不過在軍隊中服務已久而且踐勉從公而已。他本身不是國社黨人，對於國社黨理論和政策却是個『隨俗浮沉』的人物。

當他榮任陸軍統帥時，年僅五十六歲。他是軍人階級的德國人，曾經受過普魯士訓練，一九〇〇年加入陸軍，上次大戰之前夕他漸漸升到上尉，大戰後才晉級為少校。凡爾賽和約後德國陸軍差不多等於消滅了，老兵舊將們人人撫髀興嘆，而勃魯企資依然幸運地留在軍隊中，其大部光陰是和軍政部長在一起，漸漸獲得『東歐及東南歐戰略家』之榮稱。

他的軍事學識在侵略捷克時開始顯示，當進攻波蘭時更是他的用武的機會到了。他還有『孜孜不懈』的一套本領，當德軍機械化時，他學會了新式戰爭的一切，而德波開仗時證明德軍在戰略上機械戰爭是最關重要的。

旬日之間造成摧枯拉朽的局勢，因之勃魯企資聲譽鵲起，幾與老摩爾基（普法之役的名將）與登堡齊名。可是他不重虛聲，平時極能自抑，為避免招搖起見，很少出現於公共場所，他的私生活常常保守秘密。柏林觀察者料到他縱然有一天被譽為『全國英雄』，必還能恪守軍人本分，不作『昂首天外』之想。

甘茂林將軍是法國軍事上首屈一指的宿將。二十五年以前他是一個少校，為霞飛將軍軍佐之一，那時他不過四十歲，而才能已卓然為法國少壯軍官中前程最遠大之一人了。馬恩一役他大顯身手，據

說他首先發現德軍陣線的弱點因而使法軍獲得勝利，他要求霞飛將軍把那次勝利正名爲『馬恩一役之勝利。』

甘茂林矮小的個子，看了他使人聯想到拿破崙也是矮小的個子。他的鬚鬢修剃得極短，沙漠色頭髮披拂在後面，目大而奕奕有神。他平常藹然可親，沒有軍人們拔劍擊柱的氣概，與人交談時能够從軍事策略談到柏格森哲學。

他是將軍之裔，曾入 St. Cyr (法國陸軍學校)肄業，一八九三年以第一名畢業，直到上次大戰他才得到實際作戰的經驗，從霞飛將軍處學到現代新式戰術中發現歷史上有名的拿破崙戰略——分散敵軍，乘敵軍再度集合之前一鼓而擊破之，亦往往不能操必勝之權。

一九一七年以後升任將軍，從此大有『烏盡弓藏』之感，只一次被派到敘利亞削平 Druses 的革命。一九三一年被任爲參謀總長，四年後成爲法國陸軍總司令。他行年六十有七，早已超過了普通告老的年齡，但以將才之不易得，所以今春再膺法國海陸空軍總司令的重任。這次大戰中他是英法聯軍總司令，正是上次大戰中福煦上將的地位。

戈特子爵是一九一四年轉戰法國的十萬英軍中之一人，其任務爲阻止德軍向比利時前進，他那

時是個小小隊長，與著名的『特種軍團』並肩作戰。他現在捲土重來，率領第二次英國遠征軍渡過二
十五年前所經過的海峽，是一生事業中最光榮之一頁。

他年僅五十三歲，出身於貴族家庭，美國人呼之為『具有特徵的英國人』。他性情差澀，無黨派色彩，身材中等，但較甘茂林將軍為高大。

戈特曾肄業於哈魯及 Sandhurst（英國陸軍學校）兩校，一九〇五年為二級中尉，二十一年後升任上校，曾奉派來華服務。一九三七年升任參謀總長，位在三十二位將軍之上，會引起同僚們忌嫉，但是老成持重者都贊美他是個純正的軍人。他是唯一得到維多利亞十字獎章之一人，還有『特種服務勳章』是上次在法國作戰時受傷數次的報酬。

二次大戰未爆發之前，他和甘茂林將軍常常研討『英法會同作戰』的策略，所以無疑地他是率領遠征軍渡海參戰的適宜人物。

一九三九，十一，二。

達拉第早有準備

當去年九月法國遺棄了她的同盟國——捷克之後，法國降為歐洲二等國，達拉第變成了俯仰由人的低能兒，直到今天英法向德國宣戰，一般論者還指達拉第是張伯倫的『隨從者』(Yes-Man)，希特勒也暗示『德國願與法國修好，達拉第參戰是上了好戰的英國人的大當。』

然而事實恰恰相反：達拉第對英外交表面是『隨從外交，』暗中却處於主動的地位。

希特勒由於慕尼黑協定而成為『昂首天外』的人物，慕沙里尼也站在得勝者的方面，張伯倫雖無所得，亦一躍而為『挽救世界危機』的大偉人，而達拉第是唯一失敗者，含悲忍淚離開了屈辱的會場，斷送了捷克蘇台德區，斷送了法國馬其諾防線以外的外線堡壘，法國威望及地位自一九一八以來從未有低落到如此地步的。

當他在 Le Bourget 飛機場降落時，他看見黑壓壓人頭攢動，嚇得倒抽了一口冷氣。他想，『我的天，法國民衆要向屈辱者算賬了！我的衛兵在那裏呢？』

但是民衆並不向他算賬，却浮起一片暴雷似的歡呼聲，祝他避免了兵凶戰危而歸。這個製麵包商

的兒子，這個法國鰐夫抹了滿頭的大汗，暗暗叫聲『慚愧』，他不知怎樣報答民衆們對他的『仁恕』。他不和張伯倫一樣抱着從此可以和平的夢想，一定要苦幹快幹彌補過去的『荒嬉』，要把法國從二等國躍進到頭等國來。不到一年工夫，誰都得承認法國經濟及軍事地位是大大增強了。

無論在那一次演詞中他總透露着慕尼黑協定是促進法國新覺悟的一層意思。他向議會坦白地說明他在 Le Bourget 降落時感想，『先生們，那時我看見巴黎人的歡樂，與柏林、羅馬、倫敦人的歡樂遙遙相應，但我懷着一股不可名狀的憂懼：我相信和平仍是渺茫的；我為負責當局，要刻刻留意國家的將來。現在不是歌舞昇平的時候，我們要竭全力增進國力。』

去年十月，他在議會中取得全體一致的信任案，馬上請議會授以『命令代法律』的臨時特權。他說，『我向法國要求的不是個人的特權，是國家的強盛。』結果他勝利了。急進社會黨的達拉第及財政部長萊諾（Paul Reynaud）能够獲得右派的擁護是一反過去人民陣線之所為，如每星期四十小時工作制及預算表中枝枝節節的增稅案等。

達拉第急角度的右傾政策使資本家的黃金源源流回法國，維持了佛郎價格，並且他們做了新軍備運動的支持者。但是達拉第的處境是極端困難的第一，法國崇尚自由與民主，達拉第於屈辱外交之

後要求代法律的全權，有人謚之爲『四分之三的獨裁者』，這多少是可以引起反感的。第二，取消星期四十小時的工作制及核減工資有導入大罷工之可能，果然十一月二十七日巴黎 Renault 工廠工人宣布罷工，並且同月三十日將舉行大規模的罷工運動。

達氏在廣播台要求國人知機明理，『敵人就站在國門之外，共和國的法律是一定要加以遵守的。』他被逼無法，只好照老例動員全國勞工參加軍事工作，這樣就能叫他們在鐵路及其它公共工程中服務，同時以坦克車、機關鎗巡游於巴黎市上，使法國勞工們知道國家已到嚴重關頭。

他發出連珠般代法律的緊急命令，勒蒲倫總統照例提筆簽字，其中最重要的是獎勵人口的新法令——他認爲愛國之道不止一端，人口生產與軍火生產是同等重要的。這項法令中規定凡結婚兩年中生下第一個孩子可領取獎金十一至十八鎊，以後再生小孩按月發給津貼，母親專心照顧小孩而不出外謀取工作的更可增加津貼，一家有六個孩子每月可領取八鎊十一先令的津貼。

農人是各種職業中最善於生兒育女之一種，爲鼓勵農人長期留在農村中多養兒子起見，對於（一）已婚，（二）留居農村已有五年，（三）承認繼續留居十年的農人予以最優條件的貸款。反之，凡足以妨害生育者法令取締嚴嚴，除墮胎加重治罪外，對於有傷風化影片及圖樣加倍處罰，不結婚男子及飲

酒過度者加倍抽稅。

|達氏要求國人努力下層工作，提出『養兒救國』的一大篇道理來是無怪其然的。英國老著作家 W. J. Blyton 在『英德之將來』一書中說，『英國人口生殖率降低是我們的根本大患。假使是這樣繼續下去，敵人用不着以一指觸犯我們，將來有一天，歷史會有自然的結果。』

|波蘭的生殖率自大戰後是全歐各民族中之最高的，現在波蘭人口有一半以上在三十歲以下。波蘭軍隊多於法國，為四百三十萬與四百萬之比。

|去年十二月有黃金一百九十八噸回到法國銀行來。資本一直流回，這是達拉第對內政策的一大勝利，但是法國人對於『準獨裁制』還抱着無限的隱憂。十二月總理要求『新特權』時僅以多七票之差僥倖通過，這時慕沙里尼非正式提出突尼斯、科西嘉、吉波第等等要求倒反而解除了達拉第的困難，他握住時機要求法國人犧牲個人自由和嚴守紀律來共赴國難。

本年三月希特勒併吞捷克時，達拉第立刻要求第三次特權，其有效期至本年十月。

三月二十九日達氏居然能表彰『法國之強盛』而向慕沙里尼的要求答以『否』字了，同時他還能以壓力施之於英國使之進行與蘇俄的談判。

當這次歐戰未發動之先，法國有六千家工廠從事於軍備工業，而一年之前只有二千五百家。法國參謀部自詡法軍能力已達最高峯。本年五月法國全國只有一處罷工事件，參加者僅有十三人。財政部相信金融益見好轉，通貨膨脹及破產的悲哀均成過去。總之，無論侵略者巧取豪奪，法國已有恃無恐了。

按達拉第已於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日辭職，繼任者爲前財長萊諾。

一九三九，九，十。

法國戰時百態

內閣全權法案 法國國會賦予達拉第內閣的全權法案，他要求繼續至戰事完結時止，許多議員以爲法國既標榜『爲民主而戰爭』即不應賦予政府以類似迪克推多制的特權，可是戰時政府有敏捷應付事機之必要亦未便予以約束，在這種矛盾心理之下，所以當投票前他們要求達拉第擔保無推翻『議會政治』的野心，並且頒布任何法令時應受國會的裁奪。

議員們把總理達拉第與國防部長達拉第分爲兩橛：關於國防部的戰爭報告，自左派社會黨首領勃倫至右派保皇黨首領伐拉特(Xavier Vallat)無不拍手贊成。達拉第說到倘如德國廣播電台之所在宣布，派機轟炸法國城市，法國將以一報還一報。

但是總理達拉第的一切措施如停止言論之自由、檢查電信、取締工會使工人工作時間加長而無額外工資等項却未能盡如人意。達拉第假口於『爲維護民主制起見，政府在非常時期的行動需要敏捷而秘密』，反對者則謂『英國國會自這次戰事發生後還在辯論和投票之中，並未發現其有何阻礙軍事之處，法國國會爲什麼要關起門來？』右派路易士馬林(Louis Marin)宣稱國會不僅不致阻礙

政府，且爲戰時的一大助手，左派勃倫也絕對反對製定一道『把獨裁權介紹給政府』的法律，因之國會堅請達拉第將一月以內所應頒布的法令交由國會審核，達拉第僅允於國會開會時照辦。

甚至達拉第自己的急進社會黨也提出反對意見，但是他們深恐因政局之變動影響軍事和國際關係，結果以三一八票對一七五票通過全權法案，翌日參院投票的比例爲二五九對二三。

婦女戰時工作 英國婦女有許多戰事組織，法國姊妹們却不一樣。法國人以爲英國應徵入伍者至今還不到一百萬，而法國則已有五百萬以上；這意思是說英國婦女還有優游度日的機會，法國則因男子紛紛執戈衛國而將支撐家庭及撫養小孩的責任完全扔在婦女們的身上，法國婦女自勒蒲侖總統夫人起一致盡瘁於戰時工作，而不居某某婦女組織『會長會員』之名。

當戰爭初起時，某某社團邀請法軍總司令甘茂林夫人出任某某要職，所得回答如下：『吾妻太忙，無暇奉答貴會，辱承推舉爲名譽會長，她要我代爲婉謝。甘茂林。』

每個法國婦女至少都有一個親人（無論父兄叔伯或夫婿）加入軍隊，需要她供給香烟、襪子、絨線衫、特嗜食物、慰勞函件及其它補充工作。許多婦女代替男子的工作，如公共汽車售票員、郵差、出租汽車司機人、商店店員及工廠工人等。

丈夫奉召遠征，他那不能自食其力的妻子若是住在巴黎，政府按日授以二角六分美金津貼，住在別處的一角五分。住在巴黎的幼童津貼一角二分，住在別處的一角。前線兵士每人每日二角二分。

不過軍人之妻都得挨一點餓，要盡量節省下來以供前線丈夫之所需。這裏有一件奇特的訟案：杜蘭德夫人與其夫結婚時相約『互信和互助』，夫人每月可賺五十元，她沒有送給丈夫任何東西，她丈夫根據婚約要求她供給一點，她置之不理，不料激動了公憤，把她捉到法庭去，法庭為創製一道法律的前例，判令夫人每月代付丈夫在前方兵站的酒店賬二元二角五分。

在法國，一位參加戰時工作的著名婦人是溫莎公爵夫人，她送與法國獨身兵士每人絨線馬甲一件，襪子兩雙，手巾兩條，還有鉛筆、紙、香烟、糖果、阿司匹靈等。

人民的兩重觀念『法國為什麼不大舉進攻西格弗戰線去援救波蘭，西線為什麼平靜無事？』這問題法國人不以為奇，外國人却往往摸不着頭腦。原來法國的戰爭哲學即整個軍事與經濟組織都是建築在守勢上而非攻勢上的。上次大戰的慘痛鑿廻在每個法國人的懷抱，一九一四年至一八年留一百五十萬座荒塚，他們不願再來一次。法國人有雙重心理，看起來是很矛盾的，即一方避免流血犧牲，一方不任敵人侵入尺寸之地。

當上次大戰後，法國一切軍事設備都側重守勢而非攻勢，東方建造『馬其諾防線』以發起人馬其諾之名爲名。馬其諾（Andre Maginot）於一九二二年至三一年任國防部長，死於一九三二年。法國軍隊格言爲『防禦與安全』，他們因厭惡戰爭而作防禦戰爭的準備，所以一個全國皆兵的國家外表看不出一點軍事化，對於高鄰的『鵝步操』不感興趣；但是一聲號令，他們能够馬上變成複雜而敏捷的戰爭工具，其組織不在任何強國之下。

最高統帥甘茂林

甘茂林將軍是法軍最高司令，他的矮小正和從前馬其諾將軍的高大成一反比例。有許多事實證明他是最優越的統帥：上次大戰中有兩次光榮戰績，第一次一九一四年他勸霞飛將軍攻擊德國驕將克魯克的部隊，第二次一九一八年他已身任師長，對於德軍之春季進攻用一次包抄敵人後路的戰略。一九二五年奉派往敘利亞削平山地土人的變亂。一九三五年他提議法國兵役由一年展至兩年，一般人佩其遠見。

他在上次大戰中的榮譽便是他所統率的攻軍是損失最少的，這次他還是牢守着避免犧牲的戰略。他的記憶力很強，熟讀拿破侖兵法，對於法國邊境的軍事要地歷歷如數家珍，尤非常人所及。
最大弱點爲空軍 法國最大的弱點是軍用飛機補充之困難。一九三二年法國擁有四千架戰鬥

機爲世界最大空軍一九三七年根據可靠消息法國第一線飛機尙不及二千架並且航空工業每月只能產生新機五十架。法國空軍之衰落有人歸咎於一九三六年之航空工業國家化，有人指爲工會及罷工事件之所致，實則德意兩國埋頭苦幹之結果其空軍有長足進展，遂使法國相形見绌。

一九三九年九月半官式報告每月飛機生產已達三百架，但是法國仍向美國源源購買飛機，因爲只有向外國購進才能彌補她過去出品之不足。

天下事有弊必有利。法國把陳舊的飛機保留於空軍中，所以她有着極整齊的飛行員，其質量均超過於她的敵人。法政府在獎勵民間飛行員之政策下現有三萬名航空後備兵，凡購買旅行飛機者都可得到豐厚的津貼，十八歲至三十歲男子考領航空員執照者政府予以獎金。法國人都有航空嗜好，並且都有勇敢和敏捷的天性。

一九四〇，二，十二。

波蘭新政府成立

一輛專車從巴黎開過沙多鄉到風景明媚的羅亞爾(Loire)流域，車中坐的是在巴黎組織的『波蘭新政府』人員。總統納齊維資(Wladyslaw Raczkiewicz)於胸膜炎告癒後才從醫院裏出來，他是一個無黨派的政治家，曾任波蘭上議院議長。他雖是波蘭新政府的元首，但事無鉅細取決於總理薛柯斯基(Sikorski)將軍。有一個總理的隨員說，『我們平安的坐在這火車裏已覺非分，上次我在波蘭坐火車，每隔二十分鐘就有敵機來襲，用機關鎗向車中掃射。』

火車在距離巴黎一百十八哩的安給斯(Angers)停下，這裏是從前 Anjou 大公國嚴肅而富於歷史性的京城，為亨利三世的遺產。一五七三年亨利三世曾被舉為波蘭國王。法國內閣選擇這個地方為波蘭『國外臨時首都』是有意義的，該城有『波蘭王的古堡』，沿着 Maine 河有『波蘭王的碼頭。』

當火車入站時，音樂隊交奏着法波兩國歌曲，全城交叉着法波兩國國旗，各商店窗櫺上都貼着標語：『尊重英勇作戰的波蘭，』市民高呼着『薛柯斯基萬歲。』不過胆小的市民不免竊竊私議，有了這

一批波蘭嘉賓也許安給斯會成爲德國轟炸機的目標。

柏林報紙呼波蘭新政府爲『一幕趣劇。』紐約講壇導報說，『法國安給斯建立了世界最小之國，除梵諦岡（教皇城）之外，任何國家沒有比她更小的了。這個新國家位於羅亞爾流域，長約一哩，寬僅半哩。』蘇聯真理報更加以調侃道，『有兩件事會使薛柯斯基老不開心：第一，缺少一個首都；第二，缺少供其壓迫的少數民族。薛柯斯基是否將招致一批少數民族，或者向法國地方當局借一些農民來而予以不平等待遇？』

安給斯當局看見各國報紙的冷嘲熱諷馬上出面辯正，『本城百分之百是法國領土，不過薛柯斯基將軍在英法兩國所招募的波蘭軍隊可以武裝保衛本城波蘭人所租用的房屋。』

除德蘇兩國之外，各國都『像煞有介事』把安給斯當做新波蘭的首都，外交使節紛至沓來，連美國駐波大使畢德爾也租了路易士十一世的別墅爲臨時館址。這所十五世紀的古屋是法國官方歷史紀念物之一，內無電燈設備，但是畢德爾夫婦都覺得暗中摸索很有趣。

納齊維資總統所租的現代大廈是沒有歷史意義的，周圍繞以廣大菜園及牧地，在安給斯的五個『新波蘭公民』可以種植自己的蔬菜而自給自足。

當華沙淪陷之前，波蘭銀行存金約值八千萬美元很僥倖地運到法國，這是波蘭新政府的財富，不過這筆錢不是隨便可以花消的。

十一月薛柯斯基在倫敦爲英王的座上客，英王與后宴之於白金罕宮，隨後在唐甯街十號與張伯倫曾作一度長談。他宣布『新政府對於德蘇之侵略波蘭找不到任何區別之點，並且相信英法抱有同樣的見解，』那時英蘇尙在『虛與委蛇』的時期中，英政府引以爲窘。

他和捷克前總統貝奈士在倫敦晤面。前年當捷克危急存亡之秋，波蘭乘機奪取了四百方哩的特申區域，捷克人咬牙切齒的說『波蘭自食其報，後來蘇聯施之於波蘭者正是昔日波蘭施之於捷克者！但是到今天冤親同歸於盡，還有什麼可爭的地方？所以薛柯斯基於晤見貝奈士後宣稱，『波捷兩國已泯除過去的嫌怨而合作以求更生。』

一九四〇，二，四。

地中海形勢

當二次大戰展開序幕之前，許多人想到地中海將爲風高浪惡的地帶；埃及動員二萬二千五百人，利比亞駐有意軍十二萬，雙方都作盤馬彎弓的姿態。德國嗾使西班牙人收回直布羅陀，這些都够使英法協約軍驚受恐的了；可是到現在，意西兩國尙未捲入戰爭漩渦，意軍已從利比亞邊境撤退，地中海仍可自由運輸，從法屬北非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仍可供給法國以食糧及人力（法屬非洲共有人口四千一百萬），戰爭初期地中海的靜止狀態是人們意想不到的。

西屬摩洛哥與法國 德國早想把西屬摩洛哥武裝起來藉以控制西地中海門戶，使直布羅陀失其軍事上價值，但從西屬摩洛哥與法屬摩洛哥之間三百餘哩的邊界上修築一道『馬其諾防線』，萬非德國財力所能擔任，並且佛蘭哥顯然不願冒險與法屬摩洛哥成一對峙之局。除開政治關係之外，經濟關係西屬摩洛哥有若干必需品是靠法屬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供給的。從軍事上看，法屬摩洛哥具有充分人力與物力，很容易踏平北方的『弱鄰』（西屬摩洛哥）。

西屬摩洛哥高級委員貝比德（Juan Bebeder）是個親德派，也是當初把摩洛哥土軍送入西班

牙作戰的負責者。過去他暗中在德國專家幫助下進行設防計畫，這計畫是在沿海五城及沿法屬摩洛哥邊境設立一道防線，他們最顯著的工作在休達(Ceuta)麥利那(Melilla)兩沿海要塞和阿爾赫塞瑪斯(Penon de Alhucemas)委內斯(Penon de Velez)兩小島。

一九一二年法西條約規定在法屬摩洛哥保護地之內的西班牙勢力範圍內不得設防，但以上四地（兩要塞兩小島）算是西班牙的直接領土，所以並不包含在不設防條約之內。那些地方利用德國材料與人力布置而為現代化要塞，尤以休達為最堅固。該港原為北非天然要塞，其海岸炮台射程約達五哩，且有十二吋口徑大炮兩尊在休達附近，是德國製造，由德國專家裝置，能射擊十五哩外海峽對岸的直布羅陀海軍造船廠。

麥利那也裝有十二吋口徑大炮。該地鐵礦在德國人控制之下。雖然是這樣，但西屬摩洛哥的防禦力尚欠安全。倘休達、麥利那、威脅直布羅陀海峽，法國坦克車和機械化部隊將乘機以搗其後。不錯，西屬摩洛哥當局已在阿爾卡薩貴維爾(Alcazarquivir)之南建有鋼骨水泥的機關鎗巢，該地位於兩國邊界，有公路及鐵路線通往拉那基(Larache)、丹吉爾(Tangier)、休達和泰士安海岸(Tetuan)，這部份是西屬防禦力最堅強的地方，平地掘有深而寬的地洞，上用淺草掩蔽着，這叫做坦克車的陷阱，也許

是從意阿一役中得來的經驗，那時阿比西尼亞人捕獵的陷阱中落下了不少的意大利坦克車。

不過法屬摩洛哥總督洛佳斯將軍（Nogues）及其同僚們相信，法軍若向休達或泰士安進攻，西班牙的防禦力極為有限，法軍不難一鼓而下。

當西班牙內亂未息時，貝比德上校把法屬摩洛哥邊境封鎖起來，雙方商務因之中斷。現在他提議重行開放，並用物物交換制度恢復商務，洛佳斯將軍隨時願為接受，但以現金交易為前提。

直布羅陀的安全性 在過去，直布羅陀如金城湯池之固，現在的形勢雖有變遷，但敵方若用陸軍進攻，費用大而希望微，若用海軍進攻，英國海軍的優勢足以應付有餘，怕的是海陸空軍三面進攻，她的安全性就很有可能了。

敵方步兵不斷增援，以機關鎗密集於那一片巖石之上，從北方和東北方有重炮轟擊，從阿爾黑西拉斯灣（Algeciras）砲台威脅她的西面，置於摩洛哥海岸（尤其在休達）的砲台怒吼於其南，那麼除開東方外，直布羅陀處於三面炮火包圍之中。

此外還有空中的襲擊，她有很好的防空設備，巖石高達一千二百呎，天然結構處於有利的防空地位，時間不分晝夜，敵人的空襲是極難着手的。不過她沒有一所飛機場，不能回留驅逐機升空迎戰，却是

一個弱點。

海軍的應援似不可靠，因為軍艦走在半路上將發生遭遇戰，並且也是敵方大炮飛機的絕好目標。話得說回頭，直布羅陀具有天然形勢，予守軍以莫大便利，敵方海軍一時也不易攻下。

直布羅陀在軍事上的三個弱點：第一，沒有空軍；第二，海上運糧不易；第三，站在巖石上的守軍在敵人不斷炮火下將無立足之地。為補救這些弱點，英國呢，遠水難救近火，埃及和馬爾他島則都是自身難保，唯一能擔負應援責任的是法國：法屬摩洛哥距直布羅陀不足一百三十哩，阿爾及利亞相距不足一百九十哩，這兩地可供給直布羅陀的驅逐機；法國阿蘭根據地(Oran)相距約二百八十五哩，可供給人力、軍火和食糧。所以數月之前法政府根據『最新國家防禦法』趕造阿蘭附近的克比爾(Mers-el-Kébir)海岸根據地，這是直布羅陀的補充港，直布羅陀一旦被包圍時，這裏也是最有希望的軍事據點。

意大利的海軍力量 英國海軍專家的意見：空軍在戰略上與兵法上都是海軍的僕人而非主人。意大利意見恰恰與之相反。各國對潛水艇的估價也各自不同，海軍力比較薄弱的國家認為擁有多數潛水艇就可以壓倒大海軍國。自一九三五年起，地中海的狂飈怒浪大部份應由潛水艇負責，一九三八年以後西歐之劍拔弩張也是同一緣故。

意大利人的觀念，她的一百〇五艘潛水艇和海上飛機可使英法在地中海任何方向的海上艦隊成爲老朽無用之物，這觀念也許是最近十年間意大利海空軍政策的出發點。

意大利在羅得島、勒洛斯島、班加西港（利比亞之北）、西西里島、撒丁尼亞島都設下空軍根據地，並將本部陸地的根據地移進內地，使之處於海上艦隊大炮射程之外。她造了許多潛水艇，一面又利用西班牙的根據地。假使她的戰略上的論據是正確的，那麼她已有囊括埃及和蘇彝士運河的勝算了；但她最近造了四艘主力艦，似乎對自己的論據已有懷疑。

英國當局曾經公開地說過，『二次大戰中英國決心維持地中海地位，所以必需具備壓倒意大利的海軍力。』意大利有四艘舊艦已經改造好，每小時速率爲二十七哩，另有四艘新艦在建造中。英國在地中海有戰艦四艘，其炮力強於意國戰艦，還輔之以改造過的法國戰艦四艘。

意大利有八吋口徑炮巡洋艦七艘、輕巡洋艦十五艘、驅逐艦六十二艘和潛水艇一百〇五艘，而英法在地中海的聯合海軍力：英國八吋口徑炮巡洋艦三艘、法國同級巡洋艦七艘、英國六吋口徑炮巡洋艦三艘、法國同級巡洋艦三艘、英國驅逐艦三十九艘、法國二十二艘，以上都超過了意大利的海軍力或者與之相等，但潛水艇則較有遜色。英國在地中海的潛水艇只有七艘，法國有二十四艘。

英國的海軍策略 | 英國重整海軍軍備，其目的在於維持海上交通和增強對敵人的封鎖線。為實現這個目的，所以英國正在趕造速率很高的軍艦九艘、航空母艦六艘，並將巡洋艦增至七十艘，驅逐艦亦在大量擴充之中。英國是個利在『持久戰』的國家，當戰爭發動時她抱定『穩紮穩打』的戰略，第一保持根據地的安全，保持食糧供給和英帝國的交通線，這件事具有充分把握之後才能考慮到進攻敵人的事。

當一九三五年十月意阿問題發展到最高峯時，停留在馬爾他根據地的英國艦隊匆忙地開往亞力山大港。馬爾他為歷來保護英國生命線的炮壘，那次之突然退出是由於發現該島在意大利空軍與潛水艇威脅之下：從撒丁尼亞島和比塞太(Bezerte)兩根據地發動的空襲，從斯培西亞(Spezia)和雷格洪(Leghorn)埋伏的潛水艇，分明是天羅地網，所以英艦隊以遠走高飛為妙。

那時亞力山大港亦非絕對安全地帶，易受意機的空襲，所以英國海軍當局曾經鄭重地提議變更英國百年來的老政策——放棄這條生命線，把地中海關閉起來。

可是現在亞力山大港已成為英海軍很重要的根據地了，證明英國對地中海是不甘放棄的。這裏有幾種作用：一、保持法本部與北非的交通線；二、割斷意大利與利比亞的交通線；三、英艦隊在地中海東

部占有優勢時，則意艦將被封鎖於布林的西(Brindisi)而不敢跑出來攻擊英艦，否則法艦將乘機以襲其後。

法國在土倫(Toulon)和維勒弗蘭支(Villefranche)的兩個海軍根據地既可威脅意大利海岸線又可保護法本部與北非的交通線，假使意大利始終保持中立，那麼人力與食糧便可暢然無阻從北非運到馬賽，而運回軍火為加強馬勒斯防線Mareth之用，這防線是從地中海到奈夫塞(Nefzaoua)鹽湖。

土耳其舉足輕重 東地中海與巴爾幹半島形勢以土耳其為其樞紐。土耳其有一百二十萬精兵，軍火自足自給，有三家軍火廠晝夜開工，其中一家的資產值五千萬美元，空軍有飛機四百五十架，加拉布克(Karabuk)有鍊鋼廠一所是由英國工程師在兩年中建設起來的。它控制着韃靼海峽，可以左右蘇彝士、希臘、紅海的戰爭形勢，韃靼海峽的大炮來自德國，土耳其高射炮來自維卡司(英)克虜伯(德)施高達(捷)各廠。海軍有巡洋艦一艘、驅逐艦四艘、潛水艇九艘，這雖然不足稱雄於地中海，但在黑海中已算相當強大的武力了。

沒有一個土耳其人估計自己的力量太低，他們自詡其舉足輕重的地位。土耳其雖與蘇聯保持睦地中海形勢

誼，但仍傾向英法之一而她的假想敵是視地中海爲『羅馬湖』的意大利，她對於英國是很放心的。當英國艦隊在東地中海占有優勢時，希臘和土耳其的若干海港便不怕來自海上的攻擊了。

德國駐土大使巴本的聯絡手段既已失敗，蘇俄又不能把土耳其緊緊捏在手裏，英、法、土、協定之成立是英國外交上一大勝利，同時也是土耳其自主外交的一大表現。世人對英、法、土、協定雖不能作過高的估價，但該協定成立之後巴爾幹半島形勢獲得穩定，英國在東地中海權威賴以保持是不容否認的。意國某海軍專家云，『無論那個國家能利用希臘的根據地就把意大利活活悶死』的是一針見血之論。

一九三九，十，三十。

宣而不戰之謎

各國報紙用『迷亂』兩個字來形容現在的歐洲局勢是再恰當沒有的。從歡飲談笑的英、法、蘇談判轉變到神不知鬼不覺的德、蘇不侵條約，從包圍德國轉變到打倒英國（希特勒至今尚不以法國為敵，只痛罵倡導和平的英國是好戰之國）這不能不算古今少有的大謎。此外，眼前還有無數小謎：波蘭里賚斯米格里上將是畢蘇斯基元帥的股肱健將，一九三〇年赤軍攻華沙時此公轉敗為勝，不愧為沉着機敏的天才作戰家，何以這次抗戰不及兩旬竟棄甲曳兵而走？（現已遁入羅國，致各地波軍陷於羣龍無首之現象。）德軍於一星期之前宣稱占領華沙，隨後證明了華沙巷戰及攻退德軍的消息，守軍在敵軍四合及飛機轟炸之下何以拒降而尙能堅守至今？當英法向德國宣戰時，人人逆料西歐將展開海陸、空全面大血戰，倫敦、巴黎、柏林及三國軍事工業區將成為一片瓦礫之場，何以德國竟漠然置之，而法軍戰報亦只言及在陸地進展一二公哩或『局勢無變化』？英國空軍是最近加強號稱能力優越的，海軍是無敵於世界的，何以英機僅飛往德國西部散發傳單，被德國攻得七零八落？（有被德國擊落了的，有飛越荷蘭領空的，有把炸彈投在丹麥境內的。）德潛艇擊沉英艦英輪無數，而英國所稱『捕獲德國

巨輪布萊門號並無其事？

『急驚風遇着慢郎中，』無怪乎波蘭人怨英國，華沙市民要焚燬英國大使館，一般人要懷疑英法對德作戰的決心了。『希特勒想把波蘭既成事實置於英法之前而與之言和，意大利出面調解，英法似乎不會不接受的吧？』這個疑團一直橫亘在每個人的胸臆間，雖然張伯倫宣稱『英國作戰到底，直至希特勒政府傾覆而後已。』

隨着紅軍浩浩蕩蕩開入波蘭東部，英法不敢向之宣戰，同時亦不敢向德國採取大規模之攻勢。前天希特勒在但澤城大吹大擂，聲言德國不願與英法作戰，但至被迫作戰時，德國有一種神祕武器，可使進攻德國者失魂喪膽。這一切的一切至少證明希特勒對波蘭是『謀定而動；』德國西格弗利得陣線有着相當的強固，英國飛機不如其所宣稱者之能力優越。

自蘇俄加入『全武行』之後，嚇慌了張伯倫，忙煞了達拉第，於是乎英法報紙一致宣稱德蘇將以分贓不勻而引起衝突，紅軍對斯拉伐克（德國傀儡國）及匈牙利的喀爾巴阡烏克蘭是一大威脅，蘇俄占領波蘭與羅馬尼亞接壤之地使德國侵羅時失去一條捷徑是德國忿怒蘇俄的一種動機，德國將利多佛利佛斯克及維爾納兩城讓與蘇俄亦有難言之誦。

蘇德接壤或許是兩國未來衝突的導線，但德意在中歐及巴爾幹半島不是有着爭雄鬥霸的趨勢嗎？何以德意能合作至今而不中張伯倫的離間之計？這由於兩國目前尚有其共同目標，在共同目標下運用『打夥求財』的策略，所謂『合則兩利，分則兩害』，兩國間一切爭端則留待將來再說。

說句想入非非的話：英法悄悄收兵，與希特勒笑臉言和，以待德蘇之發生衝突，以待兩國之同歸於盡，豈不是一種出奇制勝的『軟工』？但假使張伯倫、達拉第這樣做，其後果決不如他們所預期的『德蘇衝突』而將代之以朋比分肥，也許芬蘭、愛沙尼亞、拉特維亞將劃為蘇俄勢力範圍，立陶宛將由兩國瓜分，德國將侵占羅馬尼亞而以比薩拉比亞一隅還之蘇俄，還有吃不了的殘羹剩飯，不妨呼朋引類，邀請意大利平分巴爾幹半島的春色，於是乎南斯拉夫、希臘等國一一步波蘭、捷克之後塵。

德蘇衝突未實現之前，歐洲變成了弱肉強食的世界，北自波羅的海南至巴爾幹半島若干小國在地圖上消失了之後，也許全能國低頭一想：『咱們還是向別處進攻吧！』那時英法在戰略上及資源上所擁優勢不够自豪了，德國一天天強大而富足，敢於向英法直接挑釁，提出歸還殖民地及重分世界資源等問題，也許英法自揣不敵，還是陪着笑臉，拱手以讓，而世界大戰終無實現之機。

世界變動得太快而且也太不可思議了，講理固不中用，講神機妙算亦不過自欺欺人之談。現在所

能想像到的，張伯倫無疑地陷於和戰兩難的苦境。戰呢無把握，美國吞吞吐吐，意大利鬼鬼祟祟，德國人請紅軍打印度，近東也有問題；和呢英法尙復成何國家？何況敵勢坐大終爲心腹之大患。

大概英法正在繞彎兒拉攏與國，鼓動德國內部異黨及異民族的怒火，分化德、意、蘇三國，一面調整外交，一面積極作持久戰的準備。英法暗中估計：大規模戰事發動之後，蘇俄必不至出兵赴西歐援助德國，意大利有保守中立之可能，美國遲早會加入，希特勒的神祕武器大概是欺人之言，那麼英法還是處於相當有利的地位。

過去的『打』是不可思議的事，今後倘『不打』同樣是不可思議的事。

一九三九·九·二三·

英國疏散兒童

倫敦在表面上一點不像戰時城市，除了堆置沙袋、店窗上加板子、和每人背着一個防毒面具的小箱子之外，西區新式飯店和夜總會仍是滿坑滿谷，城外影戲院和戲院開演時間以十時為止而座客常滿。只有一件事是顯著的變遷：倫敦現在是一座無幼童之城。

公園中靜寂無聲，如茵的淺草上原來充滿着推小車的母親們、嬉戲笑躍的小孩們和狗的賽跑，現在差不多變成一片荒墟了。街上只能偶然看見一兩個小孩。不但是倫敦，英格蘭、蘇格蘭各城市都是如此。

在政府撤退計畫之下，有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幼童和母親們都已離開島上『人山人海』的區域：離開大倫敦市者七十萬，離開格勒斯哥者十二萬五千，離開利物浦和曼徹斯特者各十二萬，離開赫爾、利茲、舍非爾德各工業區者總共十萬，離開白明罕者五萬，還有從樸資茅斯、騷桑卜頓及海軍、陸軍、兵工廠各中心區離開了的。他們都被疏散在鄉間，走進新房子、新家庭和新環境之內。

現代最大的疏散人口的事只短短四日中便完成了，約略用去十萬萬美元的用費。這對於鄉村中

的經濟、糧食和學校各種制度都要加以改組，那些收容人口的區域平均增加了人口四分之一，隨而增加的是水、食物、衛生設備、醫院、學校、運輸、警察甚至及於毛氈、陶器和鞋襪等。

其它在戰爭威脅下的首都沒一個堪與英國比擬。巴黎隨隨便便的法國人把疏散人口一事讓給私人自行辦理，經過政府三次嚴重警告後才有五十萬成年人和小孩離開紙醉金迷的巴黎；在華沙，直到兵臨城下時才有大部份人民扶老攜幼而逃；即素以『快幹』見稱的柏林亦未發出撤退兒童的命令。英國並非金錢太多了的國家，但其人烟稠密的城市不啻敵機最好目標，除非坐視人民之死亡而不救，一個全國有組織的強迫疏散人口計劃是必要的。

英格蘭的社會實驗 疏散人口造出若干社會問題，為始料所不及。兩百萬『城裏人』大半為貧民，其中若干人來自『陋巷』，現在要過着他們素未經歷的鄉村生活。張伯倫稱之為『英國從來未有的最大的社會實驗』。英國人守舊而不適於變遷，不喜習慣之改變與一切事物之重組，而這些都是疏散政策所需要的。再則英國低級社會不像那些獨裁國人民易於接受政府任何命令，而上級社會不像美國或法國人民慣於和與自己生活完全不同的陌生人相接觸，但是事實上許多上級家庭接受了從都市撤退的兒童。

八月三十一日早上，每個閣員從自己的辦公室走向唐甯街十號時臉色都罩着憂鬱之色，向來鎮靜的陸相倍立夏亦不能強作歡容以向羣衆，在關防嚴密的閣議中通過立即撤退城市兒童的計畫，他們以爲德國鐵鳥即將排空而來。

在撤退政策之下，全國運輸程序停止四天，那時每個車輪都要留供遣散人口之用。閣員們一致贊成兒童爲英國未來之主人翁，救護兒童是當前的第一問題。衛生部長艾里歐回到辦公室『按動電鈴』，這部大機輪立刻轉動起來。他宣布這不過預防萬一，並非大戰即將蒞臨之意，然而英國人都知道戰爭已在開始了。

撤退兒童一事英政府早已有所準備：去年夏天國會曾經討論過，一般眼光遠大的議員們鑒於馬得里圍城時血肉橫飛的慘狀，知道西班牙所遇的事將臨到英國的頭上，現任掌璽大臣兼防空部長安德森爵士是議院中一個委員會的主席，提議設立撤退兒童的詳細計畫，不過那時政府中人對此不感需要。當張伯倫從慕尼黑飛回時，打頭一件事就是贊成安德森的意見，吩咐趕速進行。安德森跑去請教那位樂觀派的蘇格蘭人——衛生部長艾里歐先生，『貴部能否準備三百萬人口的住處？』艾里歐滿口答應。他和他手下房屋專家利勒——世界房屋最大管理人之一——商量之後，馬上對整個組織、運

輸、住處、教育和一切問題着手進行。

今年一月，艾里歐和屬員們把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各城市分為三種區域：一為撤退區，一為現狀區，一為收容區。撤退區是指那些危險地帶，凡五至十六歲兒童、五齡以下幼童及其母親都要撤退出去。現狀區是指危險性較小而人口並不十分稠密的城市，姑且保持原狀。收容區大部為鄉村安全地帶，接收從城市撤退的新人口。衛生部長下令收容區中每一行政組織的地方衛生當局應就其管轄區挨戶檢查，其計算法以每室容納一人為根據。在六星期之中，有社會服務人員十萬人及其助手完成了檢查工作，並且填好了表冊。

到了三月，艾里歐已經知道可以撤退多少人口及其分配方法了，於是在撤退區每一學校中把五歲以上兒童、五歲以下幼童及其母親們一齊登記起來。這手續是够麻煩的，因為政府並非採行強迫制度，而社會服務人員又係赤手空拳，一般孤陋寡聞的家長們不願無端地把他們的兒女送到陌生人的地點去；差幸倫敦及各地都有『敬重教師』的習慣，由於教師的協助，不久才把名冊造好了。

一天疏散七十萬 其次最難解決的是運輸問題，鐵路及其它運輸公司足足爭論了三個月。單就南部火車而論，總站由倫敦開始，其計畫表竟達一百四十七頁之多。艾里歐下令，撤退之第一日應撤退

兒童七十萬，其中倫敦一埠有三十萬。從倫敦到利物浦沿途各埠以四天完成撤退手續，其餘全國各埠則以兩天完成之。這問題迭經衛生部長、運輸部長、教育部長、鐵道及公共汽車公司代表、收容區官吏、逐日會商之後，到八月一日才宣布：『政府撤退計畫全部已準備完成。』

當艾里歐『電鈴一按』，這部機輪轉動得非常準確。舉一個學校為例：倫敦東部商業路男童小學前一日通知學生家長，於九月一日上午五時半，全校學生集合在操場裏，每個學生衣上貼有條子記着他的名字、地址和學校號碼——一〇一七號。課堂中他們在桌子上找到自己的糧袋，其上亦有名字、地址、號碼等，內有一套白衣、牙刷、毛巾、手巾、睡衣、拖鞋和四十八小時的食糧——那是上等牛肉、餅乾和巧克力糖等。他們在操場上作最後檢查，檢查各人的防毒面具、大衣和糧袋均已預備妥當，再由校長致簡短訓詞，他們便開步走，走到 Aldgate 地道車站。

倫敦七十二個地道火車站都暫時停止常態。當一〇一七號學校學生出動時，城中一切暫呈靜止狀態。他們走向南部鐵路的起點滑鐵盧車站，管理員和助手十人，每一助手輔之以十名體力強健的學生，手持命令一紙『一〇一七滑鐵盧第十二號月台，上午六時四十五分』。九月一日上午六時四十分，一〇一七號學生兩個一排穿過月台門踏上火車，兩小時後，他們在倫敦四十哩外利丁市緩緩下車。

小學生們找到新家 利丁市議會早已安排好，有一排公共汽車停於站口，每學生二十名與教員二人共乘一輛，各組都開到指定的附近鄉村裏。一小時半以後他們到了牧師住宅，牧師及其助手們亦已預備好，草地桌子上擺着三明治和熱茶款待他們。那些自願收容小孩的人們跑過來選擇他們所歡喜的小孩，在五小時之中，一〇一七號學校全體學生都找到了新家。

英格蘭全部同樣進行着 從倫敦朝外有九條主要路線都變成疏散兒童的單程路線，公共汽車、貨車、普通汽車排成一條長線，裝滿着唱歌的小孩，車輛一望無際穩定地前進着，其中也有富人的私人汽車在內，因為他們過去未把自己的小孩寄往鄉村中戚友的地方去。

汽車朝外蠕動，向內開來的只有火車。政府的設計非常周到，所以雖有如許麻煩的手續，而住在郊外的公務員進城辦公至多只耽擱半小時之久。奉命撤退的兒童們並無依依惜別之情，他們以為鄉村中將展開一幅美麗的圖畫，有野宴，有花草，而成年人目覩這一幕倒反有戚戚不勝之感。

苦孩子受寵若驚

艾里歐進行撤退計劃時，把分配問題讓給當地議會決定。許多大地方布置得井井有條，事前派有檢查員到自願收容小孩的家庭裏挨戶察看，視其貧富豐嗇一一加以標記。當小孩們湧到時，他們盡量把小孩分配到適宜的地點去：富童派往富室，苦孩子派往貧寒之家。但也有例外，苦

孩子置身於珠簾畫棟中反弄得拘拘束束，手足無所措起來。

許多小孩子從來不洗澡，把浴室當做殺場，有的慣用手指揩鼻涕膿不肯用潔白美麗的手巾，也有一習於一羣猢猻亂跳亂叫而不甘孤眠獨宿的（每人一室。）還有兩個頑童跑到鄉村趕集的市場，偷偷開了棚門把一羣待價而沽的豬隻放走，引為笑樂，累得警察大生其氣。

那些出身陋巷的小孩身上長着蚤虱，嚇得貴族主婦們手忙腳亂用石炭酸替他們洗擦。有些小孩子雖不偷東西，却喜這裏摸摸，那裏碰碰，鬧得全家不安。那些貴婦們自願收容小孩的動機是『為國服務，』不料『引火焚身，』暗暗叫苦不迭。

一羣頑童們感覺煩悶時糾合同志們組『黨，』在鄉村中浪蕩闖禍，有的欺負本地的小孩，有的關起鐵路棚門來，有的向警察投石子，有的偷盜果實，逐放耕牛。那裏的補充學校沒有籌備好，所以沒有地方圈住他們。鄉下人奔訴於警察，警察呢，被他們擾得頭昏腦漲，只好敬謝不敏。

去時容易回時難 現在批評英政府疏散兒童的得失未免言之過早，因為現在倫敦市未受空襲，却首先蒙受疏散人口時的一筆大損失。

政府對於鄉村中收容小孩的貧家，收容一名一星期給以十先令六辨士的津貼，收容兩名以上每

星期每名八先令六辨士。這裏產生兩種後果：第一，『城裏人』把小孩送掉可以省下錢來爲自己享樂之用；第二，『鄉下人』借端揩油，把量少或粗惡食物供給他們的小客人。而另一方面，貴族家則以城市風俗習慣之不良爲慮。

假定苦孩子投入豐衣足食的家庭裏，吃得飽睡得好，養尊處優，忘其本來面目，如是者一年，兩年，或者比三年更久，將來戰爭終止時他們將像現在一般『突然的』回到舊家去，而戰後的英國各都市必陷於窮困與失業之慘境，那時他們不會由天堂而墮入地獄，這確是無法調整的問題。

一九三九，十一，十一。

英國對近東方面的隱憂

倫敦 Weekly Review 載有『印度在蘇聯威脅下』一文，雖不免言過其實，但從字裏行間可看出英國人對近東方面所抱的憂懼心理，下為該文大意。

這一定得承認：蘇聯利用土耳其斯坦的地形為其根據地，向亞洲傳播共產主義。塔什干有一所共產大學，其中大部學生來自各國，受階級鬥爭的技術訓練。

蘇聯不僅着眼於宣傳，近十五年來把土耳其斯坦做成極強固的軍事根據地，向鄰邦作軍事努力，特別注意印度。蘇聯領袖們相信若能煽起印度革命之火，即可摧毀資本主義國（英帝國）最頑強的壁壘，再向全世界展足邁進。

除了這個共產大學外，一九二五年在塔什干設立『列寧軍事及政治學校』，其中大部學生為土耳其斯坦土著，亦有來自印度、波斯和阿富汗的。這個學校是駐防土耳其斯坦紅軍所用共產黨官員的訓練所，同時亦為他日蘇聯侵入亞洲任何國家時散布於敵人後方的別動隊官員的訓練所，據聞有印度革命青年是由該校產生的。

蘇聯毫不隱瞞：他們在土耳其斯坦有大規模軍事準備，將以武力把印度從英國高壓下解放出來。一九二五年春天，第三國際派有英國共產黨人布朗（Brown）到土耳其斯坦來與當地紅軍同志接觸，這支紅軍將來在反英戰爭中占有重要地位。布朗帶着一面旗是由約克夏紡織工人手製的，他傲然說道：『這面旗沒有一根紗是由資本家的紡織機造出來的。』該旗獻與駐防阿富汗邊境紅軍，該軍領袖受旗時宣稱將與兵士們在這面紅旗下為解放英國勞工而英勇作戰。他們推舉布朗為該軍名譽上校。這段事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塔什干共產黨報紙 *Kzyl Usbekstan* 整個揭載出來。

發展軍事根據地的第一條件是建築戰略上所需鐵路及公路，有兩條鐵路早已通車：（一）奧倫堡（Orenburg）鐵路，接通塔什干與伏爾加軍事區域；（二）中亞細亞鐵路，接通塔什干與裏海主要港口克拉斯諾佛德斯克（Krasnovodsk）。還有第三條由塔什干接通穀物豐富的西部西北利亞新鐵路現已完成，第四條新路線亦將開工。

三個最前線軍事根據地已布置就緒，且備有必需物：（一）在麥爾夫（Merv）為對伊蘭及阿富汗作戰之用，有一條鐵路支線把麥爾夫和阿富汗邊境庫什克（Kushk）要塞聯絡起來。（二）在杜舍姆比（Dushambe），為對阿富汗及印度作戰之用，杜舍姆比及阿母河（Amu-Daria）沿岸要塞有一條鐵

路支線聯絡起來，並且從杜舍姆比到塔什干還有一條公路，這個根據地有兩條鐵路通到阿富汗邊境，因地形之優越，可控制阿富汗之東北部。（三）在俄什（Osh），有一條鐵路接通俄什與大宛（Fergana），一面針對新疆，一面可經帕米爾高原向印度作戰。過去俄什與帕米爾交通困難，現已改造路基，汽車運輸已可通行了。

由於沿邊路線之造成，蘇聯軍事上處於絕對優勢。英國沿着西北邊省（印度）的炮台線恃有興都庫什山脈（Hindukush）和帕米爾高原為之屏障，原來用以作第二道防線的，現因蘇聯前哨進入號稱天險的山脈，已改處第一道防線的地位了。

這道防線兩端均受威脅：西端威脅來自俾路芝，東端來自新疆。

在土耳其斯坦屯駐大批騎兵和空軍，這使人相信中亞細亞一旦有戰事，紅軍將劍及履及，並利用騎兵及空軍之優越把軍事行動推進到敵人土地上，同時盼望印度國家主義者及革命派的別動隊起而與英軍為敵。

一九三〇年開始時，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命令紅軍參謀部及『革命戰爭會議』研究幾種進攻印度的計畫，由『革命戰爭會議』組織特別『中亞細亞委員組』和駐在塔什干的『土耳其斯坦軍務

部的參謀處」合作。該組早已開始工作，擬就攻印計畫四種，經過纏密討論後，有三種因不切實用而打消，決定採取第四種名為『東土耳其斯坦計畫』。該計畫由中國西部繞道以出喀什米爾，並由紅軍控制由西藏至尼泊爾、不丹的路線，於是蘇聯遠征隊向南推進，經喀什噶爾（即疏附）、莎車和闐 Polu、Rudok Gartokh 到馬拉薩羅瓦爾湖。

特務工作人員及第三國際代表們奉派調查以上各地的路程，企圖打通由西藏至尼泊爾及印度邊境的路線。一九三一年秋季，尼泊爾、克什米爾和不丹發生共產暴動，就是他們活動的結果。

自一九三一年起蘇聯開始注意新疆，至一九三五年頗有成效。英國領事從喀什噶爾、莎車及其它等處被逐，印度商人亦不許運貨前往。軍路亦已造好，紅軍向南推進可直達馬拉薩羅瓦爾湖，從和闐可向克什米爾進攻，從馬拉薩羅瓦爾湖可向尼泊爾進攻。尼泊爾若被攻入，印度之藩籬盡失。

英印兩民族之齟齬是蘇聯的絕好機會。英印問題一日不解決，英國對近東方面即無高枕而臥之可能。

一九四〇，二，二七。

戰時的印度

印度乘英國投歐戰的機會，要求立卽予以完全的自主。該國最大政黨即國民大會黨拒絕與中央政府及各省政府合作，主張召集由地方代表及民選代表所組成的議會為『獨立的印度聯邦』起草永久憲法。

兩月以前，英國印度總督林里斯哥即印度中央政府領袖予國家主義者以一嚴重的反駁。他說：『任何地方，倘因國家主義者之不合作而使民主機構發生障礙，那麼英國官吏將回復其獨裁統治。』獨裁統治非印人之所喜，亦非英人所樂。英人怕的是這種統治將引起強烈的反英叛變，總之這種統治將減削英國在二次大戰中取得印度真誠合作如一九一四年的機會。英人愁悶地注意着甘地的陳述，他述及印度國民大會黨的觀念，認為『這次英德戰爭與印度無涉。』

印度現代歷史可從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算起。那時英國國會於一九三五年所製『印度法案』開始付諸實施，那就是英領印度(British India)的十一省成立地方自治。法案尾端提及這十一省與那些數百個藩屬國（由土酋統治）聯合起來組成印度聯邦。這法案因印人之反對，現在英人只好暫時

擋起，留待歐戰終止後再說。

印度現分爲兩部份：一爲直轄部（即英領印度），共有十一省，其中最著者爲孟買、旁遮普、孟加拉、麻打拉薩、聯合省、中央省、西北邊省等。在『印度法案』下每省應成立立憲政府，每省有一由選舉產生的省政府和省議會，每省有一個非選舉的英國省長。

另一爲藩屬部，其中有五百餘由土酋統治的小國。土酋採行專制政體，名義上號稱獨立，但每年要以固定數額納貢於英國，她們都是間接地受着英國居留民的監督，其外交與軍事都由英人代爲主持。這些藩屬國中有十二國的富力及其重要性可與歐洲諸國相埒，最大的名海得拉巴，其面積等於美國紐約州與賓夕文尼州之總和，最小者僅與大田莊或大地產相若。

直轄部設置中央政府於新特里（New Delhi），同時各土酋在該地設立中央議會，英國印度總督對這兩個機關有絕大的統制權。

土人政治組織中之最馳名的在直轄部有國民大會黨及回教聯合會，在藩屬部有諸酋聯席會議。回教聯合會已成爲政黨之一，宣稱代表全體直轄部的回教徒。國民大會黨不以宗教爲號召，宣稱代表全國國民。諸酋聯席會議僅係非正式的集會，以前如此，現在亦復如此，用以討論相互間利益及興趣。各

種政治組織中以國民大會黨勢力爲最大，雖黨員僅有四百萬，足與俄國共產黨或中國國民黨旗鼓相當。爲求印度民族之自決，該黨過去奮鬥達五十年。該黨領袖現爲甘地、尼赫魯、博斯及柏特爾等。

當初該黨與全印其它國家主義者的組織一致反對一九三五年的印度法案。根據英國製法者的原则，即以此爲印度永久的憲法，而印人之反對則因承認該法令即不啻取消印人自動起草憲法之權，再則該法令於『省自治』之條款中留給英國省長以莫大的緊急權及否決權，此外軍事與外交操於英人之手不能爲印人謀利益，一省收入僅有半數由民選省政府及省議會支配，直轄部的中央立法機關在新特里召集開會，分爲上下兩院，由各省選派代表，但他們無權過問重要問題及預算案之一半。

一九三七年春季大選之前一瞬國民大會黨放棄了他們的『不合作政策』，即單獨放棄與『印度法案』中『省自治』一部份之不合作，對於該法令其它部份仍採不合作主義，這是該黨領袖甘地屈服的結果。甘地富於妥協性，以爲在該法令限制下仍有進行改革的希望，如民衆教育之改良、農民債務之清埋、國家工業之開發等。

該黨於一九三七年選舉勝利後，從此一帆風順，十一省中有七省在其掌握，不久增爲八省，其中有數省在工商業上居於重要地位；但是有一件，孟加拉省不在其內，而該省最大一城即加爾各答號稱大

工業與輪運中心的也在國家主義者的手中。

一九三七年選舉後，國民大會黨的代表過半數與英國省長們合作，這使省長們咄咄稱奇，尤奇者那些極端的國家主義者居然謙和地接收了他們的新位。他們把『新政』帶來，省長們並未利用緊急權予以阻止。最近兩年半以來，英國總督及省長們對於印度政治家之融洽適合，對於他們內部之調整與合作的傾向均感有深刻印象，國民大會黨的議員名望一天天增高，由於他們之誠實、土布運動、生活習慣簡單、拒受每月五百盧貝以上的薪俸之所致。

兩年半以來，國民大會黨各部門對於『新政』的推進頗著成效：一九三八年麻打拉薩省頒行若干法令，一年後減輕了當地農人債額之一半。他們努力破除『賤民』階級（以前賤民不許涉足於寺廟及學校），麻省有一城市推選『賤民』為市長，孟買省新頒法令取締旅館拒收『賤民』。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聯合省舉行『識字運動日』，參加者達二千萬人民。

印度政治家儼然是先知先覺，但商人與科學家之功亦不可沒。工業革命對於印度之改革頗有重大影響，過去印度的畛域之見、宗教與社會階級都被謀利組織、開發富源等等觀念所推翻，『國家計畫』『工農業合作』成為現代最流行的名詞了。

從印度經濟力看起來，足當『英國皇冕上之寶石』之名而無愧。她的面積等於除蘇聯外全歐的面積，約當美國之一半，其對外貿易不遜於法國而三倍於中國。過去曾盛行『節制生育』之說，現已為『開發更大財富以養更多人口』一說所推翻。根據印度的新情勢，現為缺乏人口之國，每方哩人口不及日本之一半，僅有德國之一半。印度經濟家引為滿意的紀錄是聯合省的死亡率大大減少，由一九二八年每千人死八十二人到一九三七年每千人死二十一人了，而十年中加爾各答城的嬰兒死亡率幾乎減少一半。關於農工業，最近有冶金工業的創立，油井的發現，墾拓荒地達一百萬畝，耕種用新式灌溉法，這些事都使印人對將來的印度抱着無窮希望。

科學之醒覺與工業革命將印度二萬四千萬佛教徒與八千萬回教徒的摩擦減輕了許多，這決非偶然的事。近數年間若干佛回之爭都發生於工業區，而非發生於宗教中心區，這證明宗教問題之爭已漸漸轉變為經濟問題之爭了（即經濟超於宗教）。新起及萌蘖滋長的工業區域要吸收許多臨時及永久工人，因之最近有許多人由僻遠鄉村到工業區來想『一步發財』，很容易引起種族及宗教的衝突。若干貧無立錐的流蕩者由各地聚結到工業化的孔坡城（Cawnpore）預備結黨毆打異服、異言、異教的人，還有來自遮旁普的回教徒與來自加塞拉特（Gujarat）的佛教徒鬥爭甚烈，表面上為宗教之

爭，其動機却爲經濟問題。

當英人起草『試予各省以自治權』的一九三五年印度法案時，意欲擴大印度宗教（佛回兩教及其他宗教）之爭，然後英人假口於保護弱小宗教使不受廣大佛教的壓迫以收分割統治之利，所以新自治計畫較之前所採計畫尤着眼於宗教之差別，創設宗教選舉區，各立法機關給予各教徒以議席。在英國擴大教別及『扶植』弱小宗教之政策下，回教聯合會漸漸抬頭，現在已足與國民大會黨分庭抗禮，而且屢次與該黨較量短長了。但是在長足進步的印度民族中雖尚有佛回兩教之對立，英國不能永以分化政策實行其永久統治。回教聯合會的領袖們並非成不變的宗教狂，他們是腳踏實地的計畫者。其最大領袖即近年來擔任該會會長一席的珍拉(M. A. Jinnah)，是馳譽世界的律師，他的妻子是祆教(Zoroastrian)的波斯人，他的女兒去年在基督教教堂與一個波斯人結婚。

假使在世界現勢與印度國情下印度佛回兩教尙無團結爲國的機會，甘地尙可另採它法以求合作之實現：著名回教領袖阿布達爾(Abdul Ghaffar Khan)爲甘地及國民大會黨的忠實信徒，同時在回教中物望頗隆。他是毗連阿富汗邊境民情強悍的巴坦山地的人，Pathans，素有『邊區甘地』之稱。因他長期努力，誥諭他的勇士們聽從甘地的『不暴動不合作』主義，常被英人投之於獄，但他對於

『不暴動不合作』的信仰絕不因之動搖。過去國民大會黨予以職務，他拒而不受，去年夏天居然接受了該黨工作委員會（猶之中央委員會）委員的新職。甘地為聯絡這位新露頭角的人物不知費了多少氣力，他的身體很衰弱，去年還特地跑到數千里外的山地向『紅衫隊』訓話，『紅衫隊』就是『邊地甘地』的勇士，其勢力殊不可侮。

印度志士中另一後起之秀為年方四十二歲的博斯(Subhas Bose)，今年因反對甘地的個人獨裁並且攻擊甘地與虎謀皮的妥協政策，使印度發生嚴重影響。此公是加爾各答人，該城為印度重要工業區及政治區。博斯擁有相當黨徒，一由於得地利，二由於富有吸引力，並且他是個辯才無礙的政治家。當他亡命時，對歐事研究有素，他和國家主義者另一領袖尼赫魯(Nehru)同樣為消息靈通的人物。他在外貌上較之國民大會黨各領袖都歐化點，但對於『不合作』主義的信仰則較淡薄。

國民大會黨最大裂縫是由博斯於去年春天造成：他認為時機上有向英國致送最後通牒之必要，倘英國印度總督不允召集印度國家主義者渴望已久的製憲議會，即以全國抗命為恐嚇手段。他預料去年秋天歐戰將發生，並且相信國民大會黨不必採取極端激烈運動即可促使英人屈服而予印度以完全自治。可是另一方面，甘地及其心腹們都是黨中穩健派，以為博斯所主張者仍帶幾分冒險性，不

必多此一舉英人亦必有屈服之一日。甘地等所顧慮的第一，『不暴動』主義深入人心，恐不易號召一個全國一致的『抗命』運動。第二，縱能號召起來，恐青年領袖博斯輩能發而不能收。他們肚子裏還有一層意思，深慮抗命運動發生，羣情炙熱如火，漫無紀律的農人與工會將與急進派合流，共產黨從中取利。不僅老成黨員如此，即穩健派中年少氣盛的社會主義者尼赫魯亦認為有靜待甘地命令之必要。博斯主張失敗，便辭去黨主席位置，在黨中另組『前進團』為急進派的一個小組織。

英國報紙得着印度『黨內有黨』的消息不禁喜形於色，評為『印度國家主義衰弱之徵兆』。若再檢討一下，就知道這種見解是錯的。印度的『黨爭』只是內部問題，對英目標仍然一致。博斯無疑地料到急進派無論在黨內或黨外有進展，將促使英人早向甘地的『不暴動』主義低頭，可收『殊途同歸』之利。

英人盼望在這次大戰時把印度更抓緊點，所以欲實行一九三五年印度法案中的聯邦計畫——把五百多個半獨立的土會國與『英領印度』下十一省聯合起來成一印度聯邦。英人逆料國民大會黨必不就範，因為國家主義者不願有權有勢具有封建思想及親英色彩的土會們掌握國家大權。英國印度總督也逆料回教團體將反抗聯邦計畫，因為大部份土會都是佛教徒。

另一方面，英國深信一部份土會必能與之合作。過去不久，即慕尼黑事件發生時，印度一部土會的電報雪片似的飛到倫敦，願獻金或出兵以擁護英帝國。他們有一半以上其地位要靠英國永遠統治印度才能保全，只要他們對帝國絕對服從，英國就擔保他們內部的獨立。英人『聯邦計畫』對於這些聽命者在地方事件中許以絕大發言權——該計畫擬定他們在全印中央議會中上院占有百分之四十席下院有三分之一席。

最近數月來，英國印度總督與倫敦印度事務部宣稱，印度土會們各就其轄地採行改良計畫，不啻民主運動滋長之先兆，行見封建制度一掃而空。去年夏天當土會們聚會時，總督施以壓力，他們慎密地檢討英國所提議叫他加入『印度聯邦』的詳細條件，發現代價高而利益微，一旦接受了這條件，他們內部的獨立將為『國家利益』而犧牲，地盤較小的土會們其獨立可運用『朕卽國家』的權力，可領取歲入四分之一供其私人揮霍如長期遨游歐美之類，其地盤較大而比較進步者亦可利用當地財富以供當地之改革，但在聯邦制度下這些利益便不能再由地方支配了。

英國深感失望，因為土會們變更常態反而參加了『英領印度』中國家主義的政治團體，阻止英國戰時把印度更抓緊點的計畫。三四月之前，總督被迫讓步，放棄了組織『印度聯邦』的企圖，延至歐

戰結束後再說。這次英國屈服不僅使國民大會黨聲勢為之一振，且使土曾們認識了自己的力量，對輪財及出兵以擁護英帝國的熱忱大大減少。他們今後雖仍贊助英國如過去一樣，但是有一件『現錢換現貨』是他們的新觀念。

英國初未料及她在印度的地位會衰弱到如此地步，不過英人很有把握，戰時印度不致投入他人之懷抱。一九三九年一月英國已擬就一軍事計畫使印度不能與外來之敵人相接近，這計畫於九月一日歐戰爆發時實行了。去年二月夏特菲爾德爵士(Lord Chatfield)接任國防調整大臣，他在一九三八年秋季即慕尼黑會議後不久奉派往印度設計印度防禦問題，他和手下專家的判斷，倘無外來影響，印度人本身絕少大規模軍事叛變之可能。同時英政府判斷，在精明而富於經驗的林里斯哥總督之下，英國能够把握着印度，所以總督任期自英國向德宣戰起已無期延長了。

夏特菲爾德的建議是英軍與印度軍均由印度大陸退去，移以增強印度各航路之要點，這計畫已於去年夏天付諸實施，到九月駐印英軍已有三分之一離開印度，印軍大部份亦被調往『印度外圍防線』如新加坡、蘇彝士運河等處，這些地方都是英帝國生命之紐帶。把帝國防線呼之為『印度外圍防線』其目的是把這筆軍費嫁在印度人的身上。

由西方入印度之路自英土協定成立後已可無憂，並且紅海方面之亞丁港（意屬東非對岸）已派有印軍增防。保護由東方——由日本與太平洋到印度的路線有大規模的新加坡海空軍根據地位於馬來半島之南端，該港能容海軍一分遣隊，且有印軍與馬來土著軍增防。新加坡已入戰時狀態，常有戰爭演習及燈火管制。檳榔嶼爲通暹羅之路，亦已趕設防務。去年六月底，太平洋及亞洲英法海軍司令均往新加坡聚會討論戰時共同行動的計畫。荷屬東印度羣島亦於去年以五千萬美元爲增強軍事設備之用，安波那島爲爪哇往日本的捷徑，荷蘭在該島造了牢不可破的炮台。

英國以軍事包圍及保護印度的計畫只疏忽了蘇聯假道阿富汗以大軍進攻印度之一事，但英國對於防範邊境民族與阿富汗人之變亂及侵入則已布置妥善。當歐戰爆發後一星期，阿富汗曾發生暴動，立被英人削平，英人以爲揭竿者挾有外國人背景，所以這消息扣留一時，至十一月八日才補行發表。過去兩年中爲肅清阿富汗邊地之變亂，英國轟炸機鐵甲車不斷在該區活動，對地形有充分研究，軍事要路及炮壘均已布置好，這是英國大占便宜之處。英人的結論是：只須轟炸機數架輔以機械化部隊若干即足以保障印度北部之安全。

印度南部錫蘭島爲英國直轄殖民地，過去英人激厲土人的『忠於英帝國之愛國熱』，該島大城

哥倫波已設立高射炮堡壘，土人首次應徵為正規軍。原來來自印度的勞工常與錫蘭土人發生衝突，土人帶有強烈的反印情緒，這正有利於英國的分化統治政策。錫蘭已擴充其航空線，可接來自澳洲、非洲及新加坡的飛機而與印度航線不相抵觸。

總之，英國在這次戰爭中已不能照上次一樣對印度『口惠而實不至』，印度民族現已醒覺，英總督也許將放棄其『緊急法令』而與甘地攜手展開英印歷史之新頁，以換取印人對英帝國合作之熱忱。

一九四〇，二，十二。

意大利中立政策下的難關

自德波戰事發生，「軸心」這個字在意大利報上幾乎絕口不提。「民主政治」這一字的意義是指英法，有時美國也在其內，在今年夏天是法西司報紙醜詆痛斥的目標，現在多少是比較和緩了。民衆對於四年前壓制意大利的英國呼之為惡魔的現已擱之腦後，影戲院放映交戰國雙方軍事新聞片時禁止拍手歡呼，政府告誡全國人民，對這次歐戰不許表示意見。

當戰爭開始時意大利宣布中立，許多人懷疑這是受了德國的嗾使，善意中立比之參加戰事於德國更為有利。外交界紛紛傳說，德國用兵波蘭時，希特勒曾勸意大利進攻南斯拉夫。但不論怎樣，現在證明意大利之中立完全是她自己所選定的。大多數意人的見解，本年春末在柏林所簽的德意軍事同盟，意大利殊無受其拘束之必要。

十月上旬，慕沙里尼發表演說時，應該是做希特勒的『掮客』把『國社黨的和平』售與英法兩國，然而事實不然，慕氏只替自己說話，為意大利——及和平——而努力。報紙對希特勒的和平條件僅予以輕描淡寫，其按語為『是有建設性的，』『是有誠意的，』『是應當予以接受的，』並無大吹大擂。

之詞。

無疑地，意大利需要和平，因爲中立是不穩定的。經濟方面，她不能忍受一般中立國所應忍受的壓力，其特有物產並非交戰國之所需，其原料之供給將受限制，事實上該國距自足自給之途尚遠，平時所有的一點小商業現已乾涸而不振，因之不能從國外買進她的需要品了。

從若干方面看起來，戰爭壓力在意大利比在英法更爲顯著：每天要喝五六杯咖啡的意人現在只好戒絕，每頓飯只許吃一道肉，每星期除了『自動』停止肉食一日（星期五）之外，現在又『奉令』再加一日（星期四）夜總會已被禁止，一切都無生氣。

倘中立不克維持，意大利將參加那一面？根據『軸心』理論是要加入德國的，可是民間一切論調都不滿於所謂德意同盟，慕氏豈能充耳不聞？有百萬以上的意人是參加上次大戰攻擊德國的老兵老將，戰死的無名英雄紀念碑布滿全國，慕氏將何詞以自解？

王室對於『軸心』政策向來不以爲可，現值軸心政策奄奄失勢之日，即王室物望繼續增長之時，有一值得注意的事，每當牆上塗寫『首相萬歲』標語時，其旁就發現『國王萬歲』字樣。畢得蒙親王（即太子）的周圍都是些不苟言笑的輔弼，其不苟言笑正是不傾心於現政體的暗

示。年僅三十五歲的太子其性格比父王更為直率，陸軍中人翊戴之者頗衆。去年他的工作很勤勉，於北意檢閱軍隊後數日又出現於利比亞閱兵典禮，他很少機會在勒卜拉司『太子殿』坐享清福。當他出現於廣衆之前，其所得掌聲比慕氏出現時更為響亮。

慕氏現處於『兩重中立』的地位：對外中立乃人所共見，對內尚有『參戰派』（參加德國）與『中立派』之爭，慕相不置可否。他近來已無過去獨斷獨行的勇氣，為着許多緣故他把陸軍之一半授與太子為其統帥，他自己『黨軍』的餉每名每日減少一里拉至八里拉（一里拉等於美金半角），同時正式陸軍兵餉則增加一里拉或數個生的西米（每一百生的西米等於一里拉）。

利比亞總督巴爾波，前任駐英大使格蘭第，過去與慕氏多少帶點同床異夢的痕跡，現在差不多公開地與王室聯絡起來反對親德派齊亞諾、斯特勒斯、費利納西等要角了。受人崇敬的巴杜格里奧上將其對王室的忠誠超過了對黨的忠誠。

德國與蘇俄聯合，百分之百的意大利天主教徒深感不快。一年之前，意籍志願軍在西班牙作戰為的是防止西班牙之『赤化』，他們的心理是很難急角度改變的。若就利害而論，意大利久已視巴爾幹為勢力範圍，而現在德蘇兩國虎視眈眈，意人能無戒心？

在全世界風雲變色的時候，好整以暇的慕氏還親自舉行『皇家路』的落成典禮。該路長約四哩，兩旁盡為公寓、公共建築物、旅館、商店等，其一端直達將於一九四二年在羅馬舉行的萬國展覽會會場。要人們主張除盡量發展『皇家路』之外，展覽會會址將闢為『公寓之城』，可容羅馬市民四萬。他真的『好整以暇』嗎？原來他對於當前的國際形勢不便明白表示態度，只好借『舉一反三』的暗示方法使意人知道他不會貿然參加二次大戰。希特勒是瘦子，會翻『政治筋斗』，可是心廣體胖的慕氏却沒有老把弟的這套手腳，所以他只好坐着不動。

一九三九，十一，二十三。

中立國的煩惱

去年八月底歐洲有一次戰前的「盤馬彎弓」，結果是德波之戰及西線戰事；去年十一月底又來一次，但規模較小，結果是蘇芬之戰。今年一月中旬又有另一危機在推進之中，這個危機或者不是造成實際戰爭的危機，或者是威脅手段，但所有歐洲中立國都為之惶惶不甯。

那時寒流襲擊着歐洲大陸，尖風從高處吹過巴爾幹，寒暑表降到零度下三十度。荷蘭的沼地堅如磚石，運河及其淹沒區是荷蘭的天然防禦工事，都凝結為冰。在比利時的東部高地即有十二座暗砲台的列日區（Liege）用以防禦上次大戰德軍進攻之路線的，變成了一座雪海。波羅的海及波的尼亞灣都結了冰。恰當其時，蘇俄飛機轟炸瑞典的加勒克島（Kallaks），寒威與恐怖一同蒞臨。

比利時人忙於在北境修築堡壘，荷蘭人以猛烈炸藥埋置於路樹之下，用以抵禦德軍之利用結冰機會而侵入。本年一月，比政府頒布第四級動員令（前三級已於去年九月完成，）召集了七萬五千人，使她的武裝者增為六十萬人。運糧運械的車輛及兵士在比京不絕通過，人民堆置沙袋，比京之一部分之間禁止點燈，這是去秋最緊張時期中所未有的事。歐本及美爾美的州（這兩州是上次大戰後德國割

讓與比利時的）說法國話的比利時人奉令疏散到內地。比王利沃波德兼任陸軍最高統帥。

荷蘭基爾內閣召開緊急閣議，議決取消一切陸軍的假期（陸軍每月有例假四天）如此則四十萬陸軍可增加百分之一的力量。頭腦冷靜的荷蘭人想着，結冰有壞處也有好處，壞處是給德軍長驅進攻的機會，好處是荷軍可帶機關槍渡河作戰。

倘德軍進攻比利時，英軍得協同防守法國之北部，因之英軍的例假也取消了。巴黎盛傳德軍定於一月二十日進攻，但又有力言此說之不可靠的。

在斯干的那維亞方面，塔斯社發表瑞典、挪威與蘇聯的換文，蘇聯要求瑞典停止以志願兵及軍火援助芬蘭，該社並指出瑞典報紙宣傳反蘇不啻對蘇作戰的鼓吹。蘇聯給挪威的威脅更大，說「挪威當局的行動將使蘇挪間正常關係因之不獲保持。」

瑞王加斯塔夫五世出席國會時演說，「芬蘭捲入戰爭漩渦，使瑞典人深受感動，我們在可能範圍內應給英勇的芬蘭以物質及人道的援助。」財政部編就二十萬萬 Kroner（瑞幣，共約合美元四萬七千六百六十萬）的預算，打破以前紀錄，中有一半以上為國防經費。

那王哈根七世在國會中的演詞對蘇芬戰爭顧慮較少，對充實國防一點則堅持不懈。

再看巴爾幹半島吧，盛傳羅馬尼亞王卞洛爾於某晨由皇宮出來經過 Chaussee Kisseloff 到火車站，每八碼站着一個便衣警，約摸有一百七十六名之多。官方消息國王與太子在皇家田莊 Timisoara 附近行獵。另一說則謂卞洛爾行獵行到南斯拉夫的伐爾薩克城 Vrsac（該城以產酒及行獵出名）與南攝政保祿親王及南首相史維哥維支 Cvitkovitch 見面。

卞洛爾正在充實蘇羅邊境的防禦力，數萬後備軍應召入伍，火車滿載着武裝兵士，連車廂外踏梯上都是人，零度下他們往往因凍僵而致跌斃。

不捲入戰爭漩渦是這些國家嚴守中立的唯一動機，然而她們越想避開，戰爭越找着她們。大國與大國之間是「宣而不戰」，大國與小國之間是「戰而不宣」。第二次歐戰延長到若干時，蔓延到若干區域現雖不能判斷，但歐戰一日不中止，這些號稱中立的小國就隨時有無端被踐踏的可能。

一九四〇，二，十。

捷克人無聲的抵抗

自德國人侵占捷克之後，普拉格街上牆頭上到處寫着V R A H四個字母，有的用粉筆寫，有的用炭墨，有的是用刀子刻劃的。這在表面上並無『大逆不道』的意思。捷克人的 Fuhrer 一字寫作 Vuhrer，那麼這四個字母的整字是 Vuhrer of Reich adolf Hitler —— 德元首阿道爾夫希特勒。但是，你若把這四個字母聯成一字—— Vrah，那就是捷克字『暗殺者』的意思。

有些咖啡店中懸有『禁止唱歌』的告白，但常常發現一個人哼調子的聲音。好了，第一人哼調，馬上有第二人第三人起而和之一，一會兒變成一排用鼻音的歌唱班了。當店主皺着眉頭跑來請他們停止這頑意兒時，他們冷冷地回答，『對不起，這兒沒有禁止我們哼調的法律呀。』

在路上，一個捷克人裝做酩酊大醉的神氣抓着兩個德國兵嘰哩咕嚕的說着話，德國兵一句都聽不懂。自然，好男不與醉者鬥，他們把醉漢扔開走了。可是過路的捷克人都暗笑不置，原來那個醉漢反來復去的說，『小兄弟，你們幹得好！可是，你們要曉得，進來容易出去難。』這是捷克流行的一種『童謡』，意思是德國人有一天休想活命逃出這個國家去。

當然，捷克在坦克車機關鎗之下不會白白送死，現在採取『不抵抗的抵抗』使德國深感統治捷克之不易，一旦時機成熟時，每個捷克人將起而與德人作戰。

捷克人的『祕密命令』用各種方法傳遞着，人人必須服從。當希氏誕辰的那天，普拉格人整天的到『捷克無名英雄之墓』獻花，傍晚時許多花堆中綴成幾個字，『真理必有勝利之一日』

哈嘉總統和薛羅維將軍是全國最鄙視的兩個人物。他們叫薛羅維『獨眼龍』這是雙關語——Johann Ziska 是 Hussite 戰爭中的英雄，一四二〇年保衛普拉格有功，他在年輕時就失去一隻右眼，薛羅維將軍也只有一隻眼睛。但另一方面，『獨眼龍』的意義是『草包英雄，飯桶好漢』。

捷克人在德政府『深仁厚澤』的政策中仍能保持其固有文化。他們珍視着這種權利，把捷克數百年前的每個詩人、歷史家、小說家的紀念日都舉行慶祝典禮。大多數人民對於他們所慶祝的人物茫然不知，但是他們決不肯錯過慶祝的機會，這就是表現他們國家『精神存在』的機會。

若有一個捷克人在舉行慶祝時忘記帶捷克國旗，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必收到一封問罪的信說，『當心點，某某紀念日你忘記帶國旗，下次再犯，你的名字將列入應受處分的名冊內。』

這個神祕的愛國組織好像有千手千眼，德國人非常忿怒，便歸咎於捷克國民統一黨——這是德

國唯一准許存在的捷克黨。

捷克人『無聲的抵抗』是有組織而普遍的。一天，一輛德國貨車不聽紅燈的指揮衝了過去，捷克交通警喃喃然罵道，『短命的德國人，現在你們大模大樣，有一天看我們還報。』

在從前德使館所在地的附近，一輛德國坦克車嗚嗚然爬上斜峭的路，路上沒有人影，除了車聲外也沒有其它聲浪，斜刺裏閃出一條影子，在坦克車後面吐了一口濃痰，那人在這兒等了許久了。

從三月到現在大約有五萬人被捕入獄，其中有若干青年在德軍經過時吐出舌頭來或者嗤之以鼻，因而被捕。至於情節較重的人則被送到集中營去。

過去不久，有一隊暴風隊分遣隊到 Handschin 上班。一個哨兵病了，他的同伴打電話叫醫生，不料打錯了號碼，打到警察『緊急』部門去。十分鐘之後，一輛汽車星馳電掣而來，忽忽停下，車中跳出十幾個捷克警察，暴風隊兵士們一看，只當全國捷克人都在暴動，嚇得大家舉起手來向沒有武器的捷克警察們表示降服。

第二天，這樁故事傳遍普拉格城，全城人把肚皮都笑痛了。

什麼是希特勒主義

英國人稱呼今天的德國爲『希特勒的德國』，口口聲聲要打倒『希特勒主義和希特勒政府』，這是把希特勒和德國人分開，表明英國係與希特勒爲敵而非與七千萬德國人爲敵。

『希特勒主義』是什麼？希特勒所著『余之奮鬥』一書是今天的德國人的一部聖經，是『希特勒主義』最重要的文獻。然而這本書是希特勒的創作嗎？不是的，他不過抄襲了別人的老文章，有事實爲之證明。

一般人都說希特勒之崛起由於戰後德國人受了凡爾賽條約的苛待，而韋馬憲法更使他們感着不可名狀的刺痛，有人能推翻和約和憲法，他們自然會集中在這人的指揮鞭策之下。這麼說，『希特勒主義』僅係德國一時的『反應』，隨後她會回到民主路線的。

但把德國近代史翻開一看，希特勒的宏文鉅製發源於一位薩克森將軍之子。他是德勒斯登人在佛利堡、利卜齊和柏林陸續發表演說。時值德國戰勝丹麥、奧國和法國之後，在俾士麥領導下，正走着如火如荼的國運。

這人名叫特力資克 Heinrich Von Treitschke。他的著作中寫過，『國家就是權力，一個國家必須具備製造戰爭的能力，無戰爭即無國家，世界上著名國家都是從戰爭中升起來的，武力保護人民是國家的首要工作，戰爭是轉弱為強的唯一方法……個人必須忘記自己，因為個人是整個國家中一份子，個人必為大眾利益而犧牲。實際政治的理想主義是戰爭，而實利主義則以戰爭為罪惡，然而在人類中要消滅做英雄的機會是一件不道德的事。』

從抽象說到具體，希特勒是學了此公的乖。特氏對國際條約的意見是：『一個國家不能因為尊重另一國而約束自己未來的命運……一國有權於必要時宣布戰爭……取消不合時宜的條約，重訂適合新環境的條約。』

希特勒全套政綱中很少有不落這位先生的窠臼的。關於種族問題，特氏說：『種族觀念產生於一種信心，相信個人的品行是由一代傳一代……阿利安人種比任何人種都要勇敢些，他們仗劍縱橫，其勝利從精神上得來。』

希特勒對婦女的觀念也是根據特氏的學理，這學理是：『為低層羣衆謀福利，絕對不許女工進工廠作工。』還有對軍隊的觀念，特氏明白指出：『軍人不能有自己的志願，以無條件服從元首及推行元

首之志願爲其志願。軍人若有個人志願，一切政治機構均將爲之停廢。』這是一八九二年特氏演詞中之一部份。看了這一段，閱者就明白一九三四年六月清黨事件，希特勒殺了施萊轍將軍和褐衫黨領袖羅姆，就是爲他們想干政的緣故。

『希特勒主義』沒一件不是以特氏政論爲其藍本，若是一條條寫下去，不免冗長乏味。姑舉反猶爲例：特氏斷然指出一八九〇年至九九年，德國人處於猶太人威脅之下。他說，『現在阿利安人已能自行管理金融，無須猶太人爲之代庖。猶太人對國家的危險性逐漸顯著，一個國家的權力很容易被不同國籍的人弄分散了，所以任何國家不能容許有兩重國籍的猶太人。』但是猶太人與德國人的血統關係如何劃分得清清楚楚，特氏也認爲是一件難題。

關於殖民地問題，希特勒以原料不足爲口實，這也是特氏的見解。特氏指出德國需要殖民地是基於歷史的、心理的、政治的、與經濟的一樣。他大聲疾呼地說，『我們下次戰事勝利的結果一定要取得殖民地，德國地位之增強要看將來有多少萬人是說德國話的。』

英國人暗暗開心，自十九世紀以來若干萬英人移往國外，而他們至今還是英帝國的子民或者是說英國話的人民；但是德國人移出之後便與德國政治及文化的勢力範圍隔絕了，一百萬德國人在蘇

俄聯邦之內，數千萬德國人在美國、德國失去了他們就因為德國沒有殖民地的緣故。所以特氏鄭重地說，『我們移出去的人民的勞工和資本都失落了！這是經濟上莫大損失。』

特氏生於一八三四年，曾受業於安特利達爾曼，一八五九年以『國家』一篇論文得名，一八七四年在柏林任『現代歷史』教授，直至老死為止。希特勒學了他的那一套。不過現代的德國人對於『保存德國文化』一點比前人更為努力，不但保存於本國國境之內，且伸展到散居全世界的德國移民；他們所進行的政策是保持德國語言、開辦德國學校和發行德文報紙，遠之如巴西，近之如荷蘭、瑞士都是採取這一種政策，自然對但澤、米美爾、上西里西亞和蘇台德區的成效是更大的。

希特勒主義不是新的主義，僅係普魯士政策之『重提』，『希特勒的德國』便是『俾士麥的德國』的延續物。一九一三年三月德國祕密文件中有一段，『我們新軍律的要旨是擴充德國人的軍事教育，我們一八一三年的先人曾作慘烈的犧牲，我們磨刀霍霍準備防禦或進攻敵人，這是我們的神聖責任。……戰爭是一次總清算，戰爭之後是長期和平和強大，如一八七〇年以後一樣。』

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後，德皇威廉第二向國人說，『你們須記得是什麼樣人。神靈降於朕躬，因為我是德國皇帝，最高的工具，我是上帝的劍，上帝的代表。順我者生，逆我者亡。上帝假手於我，命令你們消

滅德國的一切敵人。』

希特勒之高唱和平正如過去的德皇一樣。德皇說，『德國有一艘兵艦下水，世界和平就多得一層保障。是這樣，我們的敵人不敢再和我們抗爭了。』

從這些地方看起來，『希特勒主義』是『舊貨翻新』，希特勒個人不是德國民族以外的『另一物。』

一九三九，九，十五。

希特勒改造後的德國陸軍

德國上次戰敗後受凡爾賽和約的限制，國防軍僅許以十萬人爲限度，那時有三位『以德國興亡爲己責』的將軍毅然組織了限度以外的『德國志願軍』，這三位一個是西克特，一個是施萊轍將軍，還有一個是過去被撤職的國防軍總司令佛力區將軍。這三個埋頭苦幹，那時德國共和政府既不予以獎勵也不加以壓抑，只完全當做沒有這回事的樣子。現在『志願軍』已發展而爲德國國防軍了。

希特勒上了台，這三個德國軍隊的創造者都陷於『免死狗烹』的悲運。西克特被逐到中國來不久奄奄以死，施萊轍於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清黨之役被戈林私人偵探開鎗擊死，佛力區被希特勒下令解除兵柄。

上次慕沙里尼訪問柏林檢閱德軍的時候，佛力區還坐在堂堂的德國國防軍總司令的椅子上。他在閱兵台得意忘形地向着那位貴賓說，『一旦戰事發生，不消說，區區不才將要指揮着德國全副人馬』。那時希特勒和戈林都站得很近而且聽得很清楚，他們臉上泛着溫和的微笑。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佛力區突被免職，雖然他那時受有國家最高榮譽助章，可是助章自助章，從此成爲一個光桿軍人。

德國現在是世界上唯一的沒有軍政部長的國家，希特勒比之中國歷史上雄才大略富於猜忌心的君主還要利害。現在的最高軍事長官一為國防最高長官季德爾大將，一為陸軍最高司令勃魯企資大將。勃魯企資將為下次大戰時的興登堡，這不是由於他具有將兵將將的天才是由於已爬到陸軍最高地位的緣故。

他今年五十六歲，最近才討妻室，出身於東普魯士守舊區域的貴族之家。德國東部永遠是落伍的地點，大地主一代代傳下去，住在那地點的都是些永遠不得輪迴的貧民。

勃魯企資所擔任的工作就是『冶新舊於一爐』，把德國軍人的舊習慣和國社黨的新精神攬合起來。每逢德廢皇威廉二世誕辰他總得恭恭敬敬地打一個祝壽電報，這就是他保持舊習慣的一種表示；可是他很不滿意，因為他的電報從來未在報上發表過。

外表上他完全不脫普魯士貴族的神氣：長而瘦的身裁，修剃得很光的臉，笑起來堆着一絲絲的皺紋。在軍官的交際社團中他的名稱是『領袖』，却完全不搭領袖的架子。他很少和希特勒一同出現。

至於那位大名鼎鼎的季德爾將軍可就大大不同了。無論希特勒與鄰人辦什麼交涉，差不多季德爾沒有不參加在內的。無論奧國倒霉總理許士尼甲到貝許斯加登鎮或者英國和平宰相張伯倫到

哥得斯堡，他都守候在隔壁一間房裏。

希特勒要擺點威風給許士尼甲看就粗聲暴氣的呼喚着，『季德爾，季德爾，季德爾！』這聲氣連最起碼的當差都聽得討厭而情願捲鋪蓋走路，可是那位聲勢煊赫的國防最高長官季德爾大將一疊連聲地應着，馬上直挺挺站在元首的面前恭恭敬敬的行着禮說，『我的元首有何見諭卑職謹當服從。』這種奴才式的動作在德國軍官中是僅有的，而季德爾的做工真不含糊。

平平無奇是他一生的長處：身裁不長不矮不胖不瘦，臉不甚好看也不甚討厭，灰色頭髮平平常常的分在兩邊，小鬍子平平常常的修剪着，淡色眼眶外擺着平平常常的皺紋，穿制服平平常常，一切都平平常常，他最討元首歡喜的就是這副平平常常的做工。

他果有平平常常的個性嗎？軍隊中呼之爲『怪人』，他的平平常常處正是他的怪特處。據說他降志辱身不是沒有目的的，希望有一天希特勒遺囑裏的繼承人空格中填上他的名字，所以無論何時無論何地他總得侍立於元首之側，雖以戈林之親亦已親不過他了。

有奴顏婢膝的大將軍便有俯首帖耳的部下，過去桀驁不馴的將校有的『人在矮屋下不敢不低頭，』有的不肯低頭的只好捲鋪蓋走路。

德國軍官們有一件好處，他們現在用不着關心政治，用不着呐喊戰爭，也用不着呼籲和平；元首叫他們『東』就得東，元首叫他們『西』就得西，完全變成了元首的機器。這機器是造榮譽的機器呢？或者說是造戰爭的機器呢？他們沒一個曉得也沒一個敢問。去年慕尼黑會議後一日，有人叩詢一位最高長官的意見，他回答着說：『我不知道，我還沒有看過報呢。』

由元首一人推動着這副機器，再由這副機器推動着整個德國。德國陸軍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商業集團，這集團的餉單上有一百萬雇員，而且最低地估計一下，在軍火方面還得養活一千萬工人。說得更明顯點，整個德國人都是德國陸軍的雇員，人民一切生活全視軍隊之需要而決定，每年在這個大商業集團裏花去多少錢是沒人知道的——德國是全世界唯一的不發表國防費用的國家。

一九三九。

德國新海軍的對象

希特勒初上台時標榜着聯英國策，然而這也是他的絕大幻術。德國羽毛未豐滿時必須聯英以制法，而一旦既豐滿之後英國是德國最大而要最先打倒的敵人。將來戰事發生時德國新艦隊將使英國本部陷於饑饉，很快的向德國屈服。德國空軍威力及其所加於鄰國之威脅尤其關於英倫三島之安全外間記載甚多，而涉及德國新海軍者却甚少；在某種情況下，海軍對英國之威脅與空軍同樣嚴重，尤其戰時空海軍合作更可注意。

今年春天，德國第一艘三萬五千噸的新軍艦『俾士麥號』下水，差不多同時英國新艦隊之一艘名為『喬治五世號』的也下水了。這引起一般人把英德海軍力作一比照，有人猜想德國製造這些軍艦的緣故，然德艦想和英艦數目相等至少還隔若干年。

現在德國當然不想與英國海軍勢力均衡，但是俾士麥號及其姊妹艦完成了之後德國即能控制波羅的海，且與法國海軍取得合理的比率。德國在主力艦方面想勝過英國，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德國軍艦威脅英國的可能性是在她所發展的另一種艦型上，她花了許多錢擴充海軍，其目的無

非『出奇制勝』。德國現在用盡心機維持空軍的優勝，同時盡量擴充陸軍想追上法國，這因為十五年來（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三四）受凡爾賽和約的軍備限制，德國陸軍較法國落後很遠。可是在海軍方面，德國只要控制波羅的海的一點點力量，此外在北海只要一點點防禦性的小艦如小潛水艇、布雷艇等，這是什麼緣故？

這問題的答案可在上次大戰經驗中及現在德國海軍參謀部對於造艦計畫的申請書裏尋到。
德國未廢棄『英德海軍協定』以前曾宣稱根據該約梯形條款，在『某種環境之下』擬將潛水艇噸位提高與英國相等。同時向英國聲明，現在德國建造中的兩艘一萬噸巡洋艦將改裝八吋口徑大炮代替六吋口徑。

德國海軍有了這兩種變遷，我們丟開那艘三萬五千噸的軍艦不說，再看德國還有其它什麼軍艦：第一，她去年完成了兩艘軍艦，一名沙恩荷斯特號，一名格奈塞瑙號，均為二萬六千噸。預計速率每小時為二十七海里，但試航時每小時竟達三十餘海里。每艘裝有十一吋口徑大炮九尊，六吋口徑大炮十二尊，此外還有特種重高射炮及飛機四架。艦內裝有柴油引擎供航行之用，及聯動渦輪供強力蒸氣，保持航行的持久性。

第二、三艘所謂『袖珍艦』即德意志號、舒爾司令號、格納夫斯比司令號是每艘均為一萬噸，每小時速率二十六海里，裝有柴油引擎，航行可持續至一萬海里，每艘有十一吋口徑大炮六尊，六吋口徑大炮八尊，外加高射炮及飛機兩架。

以上五艘軍艦其最顯著的特性是能毀滅英國任何一種巡洋艦，而且她們都能逃避英國的主力艦，除了英國三艘戰鬥巡洋艦之外（即胡德號、利朗號、利巴爾斯號）沙恩荷斯特號及格奈塞瑙號除開最怕的是胡德號以外，能逃避任何英國主力艦。這兩艘德國軍艦在攻勢設備方面（尤其是大炮）不求與外國同級軍艦相等，例如法國的敦克奎號裝有十三吋口徑大炮，英國的喬治五世號裝有十四吋口徑大炮。

現在再研究德國兩艘新航空母艦的特性。第一艘格勒夫齊柏林號已下水。這兩艘都是一九·二五〇噸，和美國的約克頓號、恩特普賴斯號大小相同，但是約克頓號能載飛機一百架，而她們每艘據說僅能載飛機四十架，這是什麼緣故？

一艘航空母艦的責任是裝載飛機與她的艦隊合作，飛機越帶得多越好，她本身無需強有力的大炮，因為保護航空母艦是別種軍艦的責任；可是德國的新航空母艦把帶飛機的容量分了出來，艦上裝

有六吋口徑大炮十六尊及高射炮，裝甲很厚，航行持續力非常之大。

假使有人問，德國爲什麼要航空母艦呢？自然不是以蘇俄海軍爲其對象，因爲德蘇海上決戰的地點是在波羅的海，那麼海岸上的空軍根據地最關重要，其力量絕非航空母艦所能比擬的。

關於德國其它的海軍新建設最可注意的是五艘重巡洋艦，裝有八吋口徑大炮，本年有兩艘或三艘可以完成。此外尚有十艘輕巡洋艦，已完成者六艘，餘四艘亦已造到相當的程度了。

還有德國新的潛水艇計畫（驅逐艦及布雷艇除外）共包括七十一艘潛水艇，有的已完成，有的在製造中。這個計畫附帶着另加四萬四千噸潛水艇的建議以供出沒大海洋之用，倘以每艘平均爲一千二百噸計算，這個建議可增加潛水艇三十六艘。

德國官方的解釋，增加潛水艇的計畫是用以對付蘇俄的；不過德國的騙術欠高明，使人不能相信，在德蘇海軍局勢下潛水艇並非有用之物。不錯，潛水艇是防禦方面的利器，尤其在狹水地帶如波羅的海的入口；但戰時其主要用途是破壞敵人的商業。現在蘇俄的海上商業很有限，假使德蘇作戰，無論德國有無潛水艇，蘇俄海上商業馬上就得停止，至少在波羅的海的商業有非停止不可之勢。海上商業與一國有生存關係，得之則生，不得則死的，只有一個英國。

德國海軍政策的綱領：德國在新海軍上面用掉許多錢和原料只有一個目的，就是進攻英國，尤其是英國的海上商業。爲明瞭德國今後將怎樣辦，得回溯上次大戰的經驗，那時德國非常殘忍地以潛水艇攻擊英國商輪，看看取得最後之勝利。英倫三島最怕的就是這種攻勢，無論戰時及平時都是一樣。英國工業所需原料全恃由海外運來，英國富強全恃海洋之開放，把英國製造品運往全世界市場，再把英國人恃以養生的食物運了進來，一旦海上商業停止，他們就得活活餓死。

一九一七年，英國所受德國潛水艇的損害程度一月比一月增加，逼得海相帶着悲慘的口吻向戰時內閣說，『諸位莫再討論到一九一八年的戰爭計畫了！我們不能抵制德國神出鬼沒的潛水艇，根本就不會有一九一八年的戰爭。』

英國後來很僥倖想出一個抵制德國潛水艇的方法——這當中曾得美國海軍官員莫大的貢獻——這辦法就是採取集團護送制度：英國商輪結隊開出，由驅逐艦、巡邏艇、裝甲魚船護送走過潛水艇地帶，同時在英倫三島周圍擴大有力的水上巡邏。這個制度中止了敵人潛水艇的威脅，商輪可得百分之九十九的安全，只有一次是例外：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七日，所謂斯干的那維亞受保護的商輪十二隻由兩艘英國驅逐艦護送，被三艘德國巡洋艦加以襲擊，結果兩艘英艦被擊沉，九隻商輪被德國劫去。現

在德國海軍的智囊們牢記着這件事，他們知道護送制度可以對付潛水艇，而以水面強大力量去攻擊護送的兵艦又可以對付護送制度，這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英國既擁有若干優等戰艦，那麼德國水面軍力（潛水艇除外）若在她有防禦力的港口裏，英國艦隊應能抑制她們，當她們開出來的時候，應能毀滅她們。英國地理上位置對於防禦來自德國的空襲是非常不利的，但以海軍封鎖德國則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上次大戰時已有成效可睹，不過下次大戰時要能保持這優勢却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這因素就是時間問題：縱然一個海軍最優等國，於宣戰之後也不能一口氣把敵人在海洋中的軍艦及商輪驅逐得乾淨。海洋是一望無際的，要搜查，要控制，都須經過相當的時間。上次大戰時，英國用四十艘巡洋艦應付一艘德國巡洋艦愛姆登號，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愛姆登號擊沉了。當她被擊沉之先，左衝右突，還造成許多的災害。上次大戰於八月開始，直至翌年一月才把德國散布各處的巡洋艦之最後一艘在福克蘭島結果了。

假使在這五個月中那些巡洋艦都集中在北海，輔之以一九一七年德國強有力的所有潛水艇，假使那些巡洋艦採取突破一點的戰略攻擊英國海峽制命的商業航路如北愛爾蘭、直布羅陀海峽、非洲與巴西東北角間的航路，那麼結果將怎樣？英國人將餓死，英國政府將迫而屈服。

潛水艇爲單獨商輪的勾魂使，而多數巡洋艦又是護送制度的催命符。雖說英國巡洋艦不難抵擋一陣，究非萬全之策。事實上，一九一四年德國巡洋艦並無航行的持久性，因爲她們沒有添煤的根據地，所以那時她們並無可怕的威力。

現在的情形就不同了。德國新海軍正在彌補過去的缺憾，沙恩荷斯特號及格奈塞瑙號不能與英法裝有厚甲的軍艦在戰線上爭一日之短長，格勒夫齊柏林號及其姊妹號不能如英法新航空母艦之能帶大量飛機，但是這四艘兵艦極合擊毀商輪之用，當她們出發向集團護送的船隻開火時與沿岸航空根據地合作，是英國海上商輪的巨大禍患。

德國有兩艘航空母艦，純以各該艦所載四十架飛機布成一道廣大的勢力範圍，輔之以艦上所裝大炮，能擊毀英國巡洋艦，同樣能單獨應付任何沒有一艘主力艦護送的結隊的商輪。這兩艘航空母艦及兵艦犧牲了其它應有的特點，就爲具有這樣的另一特點。

德國既新且多的潛水艇隊能驅使英國採取護送制度，而德國裝甲船以航空母艦及新重巡洋艦爲其後盾，將潛伏於各地方攻散或擊毀有護送的集團商輪。當然，她不能一直做下去，也許強大的英國海軍能够克服她；但時間上是否允許？當英國人未因飢餓而屈服之前能否打破這難關？

正確的答案大半繫於『根據地』的問題無疑地德國不能用她自己的根據地實現這個破壞英國商業的計畫，德國空軍雖能予英國船塢以莫大損害，其海軍仍受英國『地形優勝』的抑制，所以他們必須利用其他根據地——直接入大西洋及主要商業航線的根據地。

什麼根據地可供他們利用？有人馬上聯想到西屬加拉里烏及西屬幾內亞，這可以明瞭近來謠諑紛紜，有許多德國技術人員在這些地方工作，德國人同時在西班牙北部活動，從比斯開灣望過去，凝視着英國商業聚結的地點——英國海峽口。同時一般人可以明瞭德國要求收復殖民地的真實原因，這些殖民地過去都是德國經濟上的累贅，德國目的在戰略上比政治及經濟上都要重大，這由於舊德國殖民地可作爲新德國在南大西洋、印度洋及太平洋的根據地。

綜合一看，便可以明瞭德國新海軍的對象，德國對西班牙深感興趣的緣由，及要求殖民地的作用等等。一旦大戰發生，德國無疑地實現這個遠大計畫，她的艦隊馬上散布在海面上控制英倫三島出入口的主要航線。

無論戰時或平時這都是英國一件極重大的問題，德國空軍想炸毀倫敦並不能如其理想中之勝利，但是她的新海軍取得西班牙及非洲的根據地就可直接截斷英倫三島的食糧，這問題的嚴重性比

空襲更大。

一九三九。

不過英國人聊以自慰的是對德國新海軍有一種細密的估計，把她已完成及正在製造中的潛水艇的噸位總加起來還比英國少二萬噸，在這個數目之內還可以加造二十五至三十隻小型潛水艇，而當德國未宣布廢止英德海協之前，德國並未彌補這個二萬噸的差數以實現其『與英國潛水艇噸位相等』的計畫，可見德國缺少原料及船塢，一年中不能製造這許多潛水艇來。

其次值得注意的，德國想與英國潛水艇噸位相等，縱令如願以償，其艇數不能超過一百。上次大戰最末之一年，德國竭其所有之力以潛水艇封鎖英國，那時她有潛水艇一百七十餘隻，其中若干隻有現在所造的兩倍大。

一百隻潛水艇對海上商業誠然是個嚴重的威脅，但根據過去的經驗，很少在一個時期能把潛水艇的三分之一放出去的。

德國變更巡洋艦的武器爲英法海協所許可，但英國海軍當局深抱不安，德國尙須另造兩艘新巡洋艦，均裝八吋口徑大炮，現在除了日本以外，各國海軍都在自己限制自己新軍艦只用六吋口徑大炮。

德國第四種兵力

『宣傳』是德國海、陸、空軍以外的第四種兵力。德國以爲不善用『宣傳』是她上次大戰失敗的主要因素，可是現在呢，郭培爾做了第四種兵力的『總指揮』，其第一線爲出版界與無線電，第二線爲新聞影片，後備軍爲 Landwehr 卽文學、展覽會和戲院，每一線的幹部即每一報館、無線電台、電影攝影場、出版所和戲院都由『中間幹部』爲之媒介，保持聯繫作用。中間幹部的總部就是柏林宣傳部，郭培爾坐在總部裏發號施令，那一種新聞可以登載，那一種意見可以發表，由網形的中間幹部即『地方宣傳處』『區域宣傳處』分發出去，馬上成爲全國一致的輿論。郭培爾只向元首一人負責。

例如張伯倫老兒發表演說，柏林宣傳部從頭至尾讀了一遍，覺得全篇『嘸哈』就給全文披露，且不惜予以好評，或者只登載全文之一部而刪去其對德國不利的話。郭培爾『令出如山』，那個主筆敢踰越範圍的就得滾蛋，無線電台和電影新聞片都奉到同樣的命令。

檢查制度的開山老祖是土耳其皇帝哈密特(Sutan Abdul Hamid)，他成天到晚怕暗殺，禁止土耳其報紙印『暗殺』這個字。當約瑟夫(Franz Joseph)的皇后被人暗害時，土耳其報紙是這樣的

寫着，『伊麗莎白后之死——全歐震怒。』

今天的德國，說檢查新聞還不恰當，檢查只不過用剪刀和藍鉛筆，而德國的檢查制度刪去不利消息只是工作中之一部，另一部為製造有利消息，製造公共意見。郭培爾有一套絕妙手腕，誰說德國『殘暴』他要加倍奉還，說那個罵德國的國家才是殘暴到絕頂的國家。

郭培爾雖足智多謀，有時也遇到棘手問題：例如羅王卞洛爾於拜訪希特勒之後返國殺了親德的鐵衛團首領哥德勒亞魯，照理德報紙應力加抨擊，而那時却雅雀無聲。郭培爾不是元首肚皮內的蛔蟲，『也許希特勒和羅王談得很對勁兒，對於這件事不願小題大做吧。』郭培爾知道馬屁拍在大腿上是不妥當的，索性裝聾做啞，把事情弄明白了再說。過了幾天，知道希特勒震怒異常，於是德國報跟着吐出一團怒火。

話說反英運動，日本是學了德國人的乖。張伯倫老兒於慕尼黑『屈膝』之後，自以爲對希特勒是仁至義盡的了，不料德國報忽然把英國罵得狗血淋頭，弄得英國人茫茫然，張老先生更是茫茫，然後來才明白英國報攻擊德國排猶，德國報就採取『你罵一聲我罵十聲』的報復手段，英國報說『野蠻』，德報就把英國人野蠻的故事盡量宣布，最好的故事是巴勒斯坦問題：

德國報特派通信員到巴勒斯坦來，不久德國全國報紙都登載英國人幫助猶太人虐待阿刺伯人的新聞，英軍奸淫擄掠之無所不至。最使人驚奇的是德國官報 *Volkischer Beobachter* 說，自一九三六年起，巴勒斯坦一共殺了一萬八千阿刺伯犯人，其中有一萬六千是被英軍暗殺了的，英國人對此茫然，和德國最好的張老先生也是茫茫然。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是德國對宣傳上的一種慣技，希特勒要求英政府取締反德宣傳，不幸英國是民主制，有時張伯倫尚且被罵得一塌糊塗，怎好叫他們對德國『歌其功而頌其德，隱其惡而揚其善』呢？然而德國對許多弱小國家則簡直一點不含糊，弱小國家『畏德國之威，於是乎不能不懷德國之德』，例如瑞士一家倒霉的報紙說慕尼黑會議好像『屠夫總會』，德國提出抗議，這家報被罰停刊二月。此外例不勝舉，沒工夫一一紀錄下來。

有數十名外國記者被逐，而別國很少採用這種武器來報復德國的，所以德國駐外記者儘管用生花之筆把那一國的弱點刻畫入微，而他們安居如故。

話得說回頭，德政府儘管驅逐外國記者，然而去了一批又來一批，驅之不可勝驅，倒使萬能的德政府一籌莫展。但是他們抓不住沒辯子的外國記者，却抓得住有辯子的外國政府和外國主筆，一次次的

抗議，外國政府和主筆爲避免與德國討麻煩只好向之屈膝，因此外國記者們不怕希特勒之『威加四海，』倒怕自己的老闆歇他們的生意。

『一朝天子一朝臣，』許多榮任『德國子民』的新亡國奴半年之前還大模大樣的看反德的報紙，現在『齊一變至於魯，』只看見一片謳歌國社黨及反英反法反美的論調，報攤上擺着德國報書店裏湧進『余之奮鬥，』捷克人、斯拉伐克人、魯塞尼亞人從前睡在鼓裏，現在才知道英國是充滿着陋巷，充滿着不潔，充滿着失業者，巴勒斯坦充滿着屠殺恐怖，英國人是僞善者，殘酷不仁者……

無線電廣播台唱着反英的曲兒。斯拉伐克首都廣播新聞原用德文和斯拉伐克文，現在差不多只用德文了。德國無線電台反英之熱烈不亞於去年九月之反捷克，每晚九時每個電台照例有一套反英宣傳。最近宣傳英國人的罪狀說英國人挖了一個阿刺伯人的眼睛，英國人聽之茫茫然，張伯倫老先生同樣茫茫然。

然而這是用不着茫茫然的：一九一四年德國報宣布比利時婦人的罪狀說德國俘虜到了比利時人的手裏，比利時婦人就挖去他們的眼睛。這種宣傳使德軍後來攻入比境時大量屠殺比人。

記者曾經說過，『吹牛皮是人生不可少的動作。牛皮人人可吹，雖未必人人相信，然而打一個對折

就落了吹牛皮者的圈套了。」德國過火的宣傳至少可征服人心之一半，於是捷克人、斯拉伐克人、魯塞尼亞人推而至於多瑙河流域及東歐（匈牙利與羅馬尼亞自然在內）將一一投入郭培爾的陷阱，古鋒、筆鋒與劍鋒不是同樣可畏的嗎？

在德國國內，老年人聽了郭培爾的宣傳或許要打折扣，可是青年人就不同了：他們生於宣傳之世，長於宣傳之世，衣食寢處於宣傳之世，除開德國之外，他們不知道有其它的國家。希特勒得勢那一年的男孩子現在已變成青年人了，他們從來沒看過外國報，沒聽過外國電台的播音，所以他們不相信政府的宣傳是一派鬼話，希特勒青年團或者會舉發他們的父兄偷聽莫斯科的播音。

事實勝於雄辯，假使英國人行得穩坐得正，那怕德國人之含沙射影！然而英國人不是沒有弱點的，英國人抗議『猶太人被虐事件』，德國人就反唇相譏道：『你醫治過你們的失業問題嗎？你掃除過你們的陋巷嗎？你對於自己的貧民尚且不管，而且還用高壓力施之於殖民地的人民。算了吧，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德國青年人把這些話嵌入腦筋裏，說英國人不配做人道主義的領導者。

現在德國的第四種兵力已反守為攻，向四鄰長驅而入，這是『攻心為上』的一種戰術，也是郭培爾成為希特勒寵臣的緣故。

德國糧食問題

去年紐倫堡舉行國社黨大會時，希特勒宣稱『德國已能自足自給，不愁別人對德國加以封鎖了。』現在英法兩國正在進行封鎖德國的計畫，德國是否有恃而無恐呢？

單就糧食而論，據各國農業專家的意見，德國需要一英畝田地和一英畝半的牧場才能養活一個人，那麼德國需有九千九百萬英畝田地，而目前只有七千二百萬英畝。根據這個估計，德國必需擴充耕地面積二千七百萬英畝，否則只有設法增加地上的生產，使一又十分之一畝能够養活一個人，或者減少人民的食物消耗量。

近來德國已把草原地帶墾拓七十萬英畝化為耕地，然而這只是她的草原荒地十分之一，在整個缺少的耕地中僅係『杯水車薪』而已；而且有五十萬英畝良田已化為新式運動場、汽車公路、工廠區域、都市擴充區、陸軍演習場及用以防禦西陲的西格弗利防線，兩者相抵則所餘更寥寥無幾。

另有一些從池沼地帶用排水法得來的耕地，其數字迄未發表。在德國本部擴展耕地看起來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德國用侵略手段得來的土地無裨於德國民食問題，因爲土地來了人口亦隨之而來，不能把那些人活活餓死。人口密度與耕地面積作比，奧國比德國超過百分之三十，捷克則僅少於德國百分之十二。奧國和米美爾對德國並無重大經濟利益，而以食糧論則反爲德國的負擔。捷克亦不能抽出充分糧食來以補奧國之不足。

爲了增加地上的生產，德國選出數種穀類加以改進和大量種植，務使在滋養方面和其它方面都有偉大價值。甜羽扇豆的耕地一九三八年比一九三六年增加了十三萬一千英畝，洋山芋和製糖的甜菜的種植也在大量增加之中。

德國權威方面估計，以滋養料而論，二·四七畝的甜菜或四·七畝的洋山芋等於九·四畝的裸麥或七·九畝的大麥和雀麥，如以洋山芋代替別種穀類，國家可收節省耕地之效，不但可作直接食物的產地，且可作工業用途或飼養家畜之用。

德國現在洋山芋的收穫爲世界各國之冠，年達二十萬萬布什爾(Bushels)。原料上雖獲有進步，但距自給自足之程度尚遠。

其次是利用多量肥田粉增加耕地生產：德國貯藏炭酸鉀和石灰廢料爲世界各國之最多者，又能

供給大部分自己需用的氮（肥田之用），這種氮從空氣中提出是新化學實驗得來的成績。德政府下令把肥田粉價格貶低百分之三十以供擴充耕地生產之用，成效已著而收穫亦見提高。

各種改良耕種的技術均已採用，其努力值得欽佩，然農業上仍不能達到自給自足的階段，所以德政府退一步想，採取減少食物消耗量的一項政策。目前德國人爲愛國心所驅使似乎都有『緊緊褲帶』的勇氣，但若長此以往視爲持久政策，則他們飢火中焚，難免不鬧出挺大的亂子來。

德國最最缺少的是脂肪，不論吃的或者是工業上用的。到現在，全國所需脂肪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產自本國，產額雖有增加，却不能與因人口增加及消耗量隨之增加成一正比例。不錯，捕鯨事業大有進展，鯨油產量可供全部人造牛油百分之二十之用，蕷苔（此項植物種子可榨取植物油）種地亦已增加，豬牛產量頗有進步，然而人口之增加更速。牛乳場的乳酪生產採用新的方法，一九三二年至三七年間共增加百分之二十五，這個增加的數量同樣被增加的人口所吸收。這裏所說的人口是指天然生產，並不包括侵略得來的土地上的新臣民。

如此不斷努力，如此節食縮衣，還有一件不幸事實擺在德國領袖們的眼前：上次大戰以前即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三年，那是德國一帆風順的時期，人民食糧有百分之八十產自本土。時至今日，根據官方

報，他們本國食糧的產額已增至可供人民之用達百分之八十三了，進步誠然是進步，但農業上自給自足之期尚渺不可求。

所以希特勒本人早已意識到『自給自足』爲『自欺欺人』之言，他口中發着怒吼，『我們沒有出口就等於坐以待斃。』他不能不從國外運進食糧，同時就不能不把出口貨抵償這筆負數，『無出口等於坐斃』和『不愁別國封鎖』正是互相矛盾的言論。

以上僅就食糧而言，至於各種礦產物和其它東西可得同樣的結論。

一九三九，十，六。

德國經濟上弱點

德國現在進行着兩面戰爭：一爲與英法之戰，一爲與本身經濟及財富之鬥爭。她不能單獨應付一次長期戰爭，今後能維持到幾時是要讓她的同盟國去決定的（視同盟國之供給量而定）。

第一，要了解德國經濟危機須從兩方面觀察，即國內經濟狀況與對外貿易狀況。當希特勒握權時，德國大部份經濟機構都在荒廢中，希氏擴大借款並以巨量公帑製造軍事工業機器，直至一九三八年全力進行不懈，因之勞工不足，增加工作時間，甚至婦孺均被強迫作工。

大凡建築於和平基礎的經濟，其一切正常投資應當產生『資本的物件』（如製造廠及鐵路等），從這些『物件』產生消耗品。換言之，即投資於工廠、鐵路及戲院等，從這些地點輪轉來供給汽車、布疋、運輸及娛樂。但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德國經濟組織完全異乎常態，乃建築於戰爭基礎上，國社黨把德國『生產制度』用以生產及維持其海陸空力量及兵士裝具，因之掠奪了消耗品地位。如以一九三八年與一九三二年比，德國『資本的物件』增加一倍，而消耗品產量反見減少。

德政府爲實現其計畫，只好拖累了德國的資本市場——以無孔不入的手段結算了在外國的投

資，吸盡了許多儲蓄銀行及保險公司，侵蝕了失業保險及養老基金，中央銀行票幣及新公債不斷發行，增至可驚數目，其最後一批公債雖在政府壓力與愛國心刺激之下還經過五星期之久才能取得各方的協助，這裏證明德國現在的資本市場受了重大的榨取，各銀行、保險公司和公共企業主人都堆滿了第三帝國的借據，關稅及各種被沒收的財產已達到超過國家收入百分之五十的數字。

本年三月情勢更見惡轉，新財政計畫是發行關稅預付券，這便是『寅支卯糧』的政策，證明德國資本已陷於枯竭的地步了。一九三八年德國已將其國內財富揮霍到最高峯，倘長此以往，就是德國經濟界權威沙赫特博士也承認：『那不但毫無意義，而且有損無益，因為新製造出來的金錢不能做貨物產生的原素，僅能以之供現有勞工及原料的競逐。』總之，德國如再擴大借款，其結果非繼續剝奪日用必需品的產量即為通貨膨脹。

第二，德國對外貿易的危機，德政府雖在用盡心機，亦已走到莫可挽救的階段。不論財政運用如何巧妙，控制如何堅強，而軍火工業繼續擴大不已，事實上不能不用原料，這些原料是德國境內所無或不足的。國社黨經濟家亦承認，『德國工業品至少要出口其總額百分之二十以換取本國所無的原料。』軍火工業原料為鐵、煤、油、銅、鉛、棉、橡皮、鎳、錫、硝酸鹽、硫黃、雲母、鉻、鋁、鋅、羊毛、鑄、燐、炭酸鉀、水銀、鎢、銻等，以上

數種中德國只有炭酸鉀、硝酸鹽、煤、鋅尚可自給自足，其餘都要仰給於國外。以食物而論，德國每年進口糧食約合四萬萬美元。

德國最大需要爲石油；德軍以公路爲運輸綫，因輕視鐵路而致缺少車頭及車輛，所以她的需油量更大，平時耗油六百六十二萬七千噸，戰時大概要增爲一千二百萬至二千萬噸。德政府集合各種代油的方法只能產生平時耗油量百分之三十。至於鐵的供給則情勢更屬嚴重：上次大戰時供給德國的鐵礦現在已立於法國馬其諾防線之後；波蘭鐵礦或有開發之可能，而薩爾區現爲法國進攻目標，一旦薩爾喪失，兩者即將抵銷。德政府努力並投擲巨資從低級生鐵中提取精鐵亦僅能供給其所需五分之一，其軍火工業不能不有賴於瑞典的勒卜蘭鐵礦，却非現金交易不可。

需要日殷而無現金及外匯爲顧客，因之德國不能不以『物物交換協定』跨進外國市場，即以製成品換回食物與原料。四年來德國經濟使節舌敝唇焦的結果才與若干小國成立物物交換協定，還須輔之以『武力恫嚇』政策，聲言『拒絕交易等於非友好行爲』。各小國以經濟侵略終勝於武力侵略，才委曲地接受了。德國交換物品中有大批口琴及其它傾銷品，真是一筆強人以難的買賣。

國內經濟壓力一天天暴露出來：除了以貨易貨的貨品之外，國內需要率逐漸高漲，這由於併吞奧

捷而起，這兩國同爲大入口的國家，以一九三七年與三八年比，三七年德國出超四萬萬馬克，三八年入超四萬萬馬克以上。

人力與機器都在『戰爭進行曲』之下孜孜工作，六年來人沒有休息，機器也沒有換過，長時期的勞頓現在開始發出『抗議』了。那些巨大的軍火機器已達『除舊換新』之期，大概德國機器工業整整一年所製的機器才能把各工廠所必需更換的機器更換過。同樣因爲過度疲勞的緣故，人工時間的出產率都降低了，魯爾區煤業自一九三六年一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其產率減少百分之二十，工人的供給也變成一件嚴重問題，人人被迫作工，連最後的後備隊也被召一空了，在雇工名冊中已達二一、八四〇、〇〇〇人，從前獨立職業和受撫卹者也在內，甚至徵及私人或公共企業中的勞工及從未被徵的婦女，或者強迫一個人離開原有職務而使之爲國服務。最難解決的問題是科學家與工程師之缺少，這是中年人大批移出及青年喜從事於軍隊及黨政生活的結果。各大學與工程專科的學生名額大減，足見技術工人補充之不易。至於德國經濟上弱點簡直指不勝屈，最顯著者莫如食糧之受限制，人民對於食物之選擇減少了，質亦減少了。

經過六年來積極準備之後，德國經濟的主要企圖是戰爭——對英法的戰爭，而英法的經濟企圖

則爲和平。德國是貧國，其恫嚇和侵略政策就像一部咆哮奔突的機器，其力量足將當前一切障礙物排去，但這部機器是沒有水和燃料的，當其未達目的地之前也許會中途停頓或者突然爆炸了。國社黨無法在德國經濟力所許可的範圍外取得一切，當戰事未爆發以前勞工已感缺乏，而戰事既爆發之後必以更少的勞工做着更多的工作，在經濟和財政方面德國戰前即已付出『戰費』，今後財政與物品供給的來源前途更爲暗淡。

英法鑒於德國之擴武政策，早作『兵戎相見』的準備。英法的準備時期較之一九一四年從容多了：那時由 Sarajevo 警報到戰爭開始其間相距僅五星期，而這次從阿比西尼亞之役起爲時已達五年，即從慕尼黑會議起計算亦有一年的積極準備時期，所以現在英法不比於倉皇應戰，人民一致團結以阻止希特勒之繼續侵略爲共同目的。

第三，英法經濟動員。這次交戰國最大的區別：德國已將其富力消耗殆盡，而英法則有充分準備，不僅能支持，且將擴展其軍事經濟。自上次大戰後，英法同爲創巨痛深之國，但英法消耗於無利生產者（軍備）僅達歲入百分之十，而德國則占四分之一。

國社黨的中心主義是把全國『智』與『力』集中於『服從領袖命令』之下，英法也略略採用

了這方法，僅以之施於軍事策略之上。英財相西門於報告一九三九至四〇年預算案時說：『我們全部公帑現在爲國防費所管理和規定。』最近五年中英國國防費增加五倍，但證券信用仍能維持（勝於一九二九至三〇年），距離向私人或公衆剝削之期尚遠，即距離其資本市場竭蹶之期尚遠。

戰爭的重要關鍵是一國所需主要原料之產量及其向外購買本國所無原料的能力。英國有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食糧是靠着進口的，本部原料之缺乏過於德國，然而她是擁有六萬萬人口的聯合王國，其領土散布於世界，可從這些地方取得食物與原料。法國地位較優，她在本境內自足自給的程度優於英國。

至以三國存金而論，根據去年十二月美國聯邦準備金委員會調查，英國存金值三、四四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法國值二、七六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德國僅值二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並且英法握有大批外國股票，可變爲戰爭需要品的購買力。單就美國而論，英國投資有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法國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英國散布全世界的投資據估計有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可是德國呢，前面已經說過，早已把她的外國投資變換了。

無論怎樣，假使這次大戰變成長期戰爭，英法亦難免於經濟厄運如借款、通貨膨脹、資金流入股票

與產業部門等，所以這次戰爭終止後，歐洲經濟將與拿破崙戰爭後歐陸經濟狀況如出一轍。

第四，這次大戰將延長至幾時，這問題很難預測。蘇俄加入戰爭與否尚未決定，意大利亦在徘徊觀望中（意大利加入何方，軍事上自有其重要性，經濟上關係殊微。）多瑙河流域及巴爾幹半島諸國趨向也是偏重於軍事價值，若以經濟眼光看來，一般人的估價未免太高。羅馬尼亞的石油縱令德國吸收其全部亦僅能供給德國戰時三分之一，德國另一眼光為東南歐所產鐵苗、銅、鉛、錫肉、五穀及乳製品，該區域的總產量平時尚不能應德國之需要，戰時必更有供不應求的趨勢。

看來看去，德國長期戰爭的支持者即原料最大的供給者為蘇俄。若從蘇俄立場觀察，德蘇『物物交換商約』的意義是很小的，因為德國戰時不能供給蘇俄以大量的互換品。若從政治立場觀察，蘇俄或者願為德國之助使戰爭擴大而延長，造成歐洲列強同歸於盡的局勢，那是很難下一斷語的。

從巴爾幹到近東之線

本年一月下旬，羅馬尼亞、匈牙利、法國及其它關係方面紛傳德軍四師約六萬人（中有一師機械化部隊）已向東南方開到蘇聯所占領的波蘭加里西亞省，這消息引起巴爾幹半島五千萬人、土耳其一千六百萬人、敘利亞、巴勒斯坦、黎巴嫩、外約旦和伊拉克五百四十萬人的極端注意，這些地方的男子紛紛應召入伍，從亞得里亞海到裏海，和近東若干小國都在摩拳擦掌以待。

西線無戰事，而政治戰、經濟戰、外交戰、宣傳戰發動於世界各地。羅馬尼亞自波蘭滅亡後日在枕戈待命之中。英德間諜總部同設在羅京雅典那皇宮飯店。羅王卞洛爾在新宮肩起非常時期的救國責任，他把外交（聯絡西方及南方鄰國）及國防（增防東方及北方）看得同等重要。當然，羅國已成衆矢之的：蘇聯要討還比薩拉比亞，匈牙利要討還特蘭夕爾文尼亞，保加利亞要討還多不魯甲，該國東北、西北和南方都閃動着凶惡貪婪的眼光，只有南斯拉夫攝政保祿親王是卞洛爾的好友。

不過，蘇聯自占領東波蘭以來，與匈牙利東北方接壤，匈人慄慄危懼，這是巴爾幹聯合的一種新因素。這個聯合倘能成功，那麼羅國與蘇聯為敵時不愁匈保兩國之落井下石，而且匈牙利以中立姿態讓

意大利南斯拉夫的軍需品假道以入羅境。

首先侵略波蘭的是德國，而德國對巴爾幹的野心是經濟高於領土。Peter F. Drucker 在所著經濟家之最後目的書中說，『巴爾幹所產油、五穀、五金雖多，但人口更多。假使德國侵占其中任何一國，得供給他們管理他們，反為德國之累。最好的方法是威脅他們，使之獻其所有以供德國，而德國以阿司匹林、廉價照相機、口琴為其交換品。當巴爾幹民不聊生時，讓他們自己發生變亂，德國更可從中漁利。』

德國倘進攻羅國，至少要打得落花流水，打敗仗不待說，就是打勝了呢，羅國採取焦土抗戰政策，油井麥田付之一炬，德國將如獲石田；所以保持羅國和平是希特勒當前的需要，別說他自己不肯破壞羅國的和平，假使有人破壞，他一定出頭來加以干涉。如此說，德軍向羅邊（即波蘭之加里西亞省）開動並非侵略羅國的先聲，是來保護運油路線的。在史太林之一面，正好利用德軍鎮壓洛城（Lwow）以南的加里西亞油區，而在希特勒之一面，則因大批羅國的油都是經由塞拉維資（Cernowits 羅國之北部）到洛城（波蘭之南部），自有派兵保護運油路線之必要。德軍另一任務是監視東歐一切行動。英德在羅馬尼亞的經濟戰打了很久，而自二次大戰發生後，英法在西方封鎖德國，在東方發現一個大大的漏洞。去年秋天，英國想把羅國運往德國的油量減少三分之一，但是每天仍有十二節運油車

從羅波鐵道運往北方去。下洛爾爲表示保持中立及履行德羅商約起見，本年一月實行統制石油計畫，將油業置於某一委員會之下，而那些油公司大半都是英、比、荷、法等國的資本。那時羅國交通部長吉加杜(Ion Gigurtu)也就是親德的礦業大王曾往柏林有所接洽，同時希特勒的商業大將克老狄歐司(Dr. Karl Claudius)在羅京大搖大擺。英國祕密工作者只好用詭計戰勝克老狄歐司；他們操縱了多瑙河上的大部份運油駁船，一隻駁船滿載水泥無故地沉於河底，沉沒處正當船運要道，油田管理者都儲藏大量水泥，準備於敵人侵入時將水泥塞入洞中或破壞油田工作。羅京盛傳協約國以金錢收買奸細於緊急事變時轟炸羅京與柏林間鐵路，所以羅政府下令護路警察均須佩帶手鎗。

比薩拉比亞有着縱橫遍境的沼地，根據戰略觀察，侵略者必不從敖得薩(Odessa 蘇聯地名)攻入比薩拉比亞，而係橫渡塞拉維資附近的特尼斯特河(Dnester R.)。羅軍現有十八師駐防塞拉維資，僅以四師防守比薩拉比亞邊境，必要時甯放棄比薩拉比亞退守普魯斯河(Pruth R.)之線。最近羅軍在黑海沿岸與蘇聯接壤之區大舉增防，同時增防羅匈邊境，因爲匈牙利的諾言是不甚可靠的。

黑海東岸之平靜因爲那裏駐有旗鼓相當的軍隊。在春天之前近東無戰事，因爲各方軍隊尙在調防與整理之中。那些軍隊是：(一)二十萬紅軍，以第夫里斯(Tiflis)爲根據地，分布於紅軍著名訓練場即

庫拉河(Kura R.)流域，由巴庫(Baku)油井起通至巴統(Batum)鍊油廠的輸油管正是穿過這流域，另一輸油管在北高加索的是由格羅斯尼(Grozny)通至黑海口岸托卜西(Tuapse)(1)二十萬土耳其軍，從事於地震後工作。伊斯美巡視災區不僅為撫慰被災農民，且有軍事上任務。小亞細亞之北部鐵路都在地震時破壞了，這是土耳其增防東陲的一大困難。本年一月，土耳其國會賦予伊斯美以特權，如達拉第在法國國會所取得的一樣。(三)法國代管敘利亞和黎巴嫩的軍事根據地是在貝魯特(Beirut)人數約十五萬，由法國魏剛將軍率領，大部為移民及土着軍隊，必要時可作援土援羅之用。(四)以巴勒斯坦及外約旦為根據地，人數約有十萬，其中包含英軍、移民及阿刺伯人。他們布防於基爾庫克(Kirkuk)通至海伐(Haifa)及的黎波里(Tripoli)的輸油管一帶，還有由摩蘇爾(Mosul)通至亞力山大里達(Alexandretta)的輸油管一帶，用以保護協約國東地中海、海軍燃料，他們的空軍總部在紅海東岸阿奎巴(Aqaba)，輔助根據地散布於伊拉克全境。

英法一再借款與土耳其是收買她的友誼，其中一萬萬美元(除英國借與一萬萬美元之外，英法兩國再借與一萬萬七千四百萬美元)用以增強土耳其陸軍設備。英法土協約規定土耳其不負攻蘇任務，但是反過來說，倘蘇聯侵略土耳其時，土軍得資以自衛。

土耳其海軍數量甚微，但可與蘇聯黑海艦隊相比，計有主力艦一，輕巡洋艦一，舊式重巡洋艦二，超級驅逐艦六，潛水艇十五或二十，及布雷艇數艘。最近英方售予土耳其驅逐艦及布雷艇各二艘。土軍控制博斯破魯海峽及馬爾馬拉海，英法深信羅馬尼亞受有威脅時，土耳其必允假道以供援羅艦隊之用。

上次大戰時，尤丹尼(Yudenich)將軍在尼卡拉斯大公指揮下，於一九一六年攻入土耳其東線，一半得力於仲冬之『突擊戰略』，一半乘土軍於加里坡利(Gallipoli)一役之後未及集中其兵力，一舉而摧破之。那時尤丹尼並未深入達拉布松(Trebzond)及歐新占(Erzincan)，亦未占領產穀豐富的安洛托利亞高原。當英軍占領巴格達之後，俄軍亦得乘勢驅土人於伊朗國門之外。假定這次紅軍由第夫里斯向南進攻，必仍採取往日的路線，依朗雖守中立，却處於德國勢力下，所以紅軍可能的由裏海南岸推進到依朗之哈馬丹(Hamadan)及克滿沙(Kermaushah)，到了這兩處，紅軍縱不能繼續進至伊拉克之巴斯拉(Basra)或波斯港其它港口，亦可威脅伊拉克境內英法油田。

這個半沙漠地帶是空軍最好的戰區，有幾處可通過機械化部隊，在這種戰爭中雙方都可採取攻勢，協約國可不經陸地而從空中及海上攻擊高加索的輸油管及煉油廠，或以巴庫及敖得薩為其目標。

歐局座談會

出席者子盧子、烏有公、何許人三氏。開始談些人云亦云的話，後來漸漸引到一件極關重要的問題，同時也是一件極難解答的問題，最後無結果而散。

(盧)東方是戰而不宣，誰想到西方宣而不戰？

(烏)說怪不怪。希特勒慣用『不戰而勝』的策略，對奧國、捷克、米美爾都是這一套，對波蘭還是這一套。不過戲法有時變不靈，去年九月開始遇到阻力了，逼得以和平為利益的英國、忍辱負重的法國都挺身出來和他算帳了。所以第二次歐戰是弄假成真，其動機在於德國對英估計之錯誤，和上次大戰前之錯誤一樣。

(何)既然到弄假成真的地步，何以真的還是像假的呢？

(烏)這大概雙方都怕由『不戰而勝』變到『戰而不勝』的緣故吧。論陸地，馬奇諾陣線與西弗利陣線同為銅牆鐵壁，誰不易衝破；論海洋，英法主力艦聲勢浩大，德國潛水艇亦不含糊。現代戰爭和封神榜仙妖闖法故事一樣，甲祭起打仙棒，乙有乾坤袋收拾那件法寶。希特勒所謂神祕武器就是磁性

水雷，現在英國正在研究，而且好像已籌有對策了。論空中，英國飛機在德國邊境發傳單，希特勒、戈林宣稱，倘傳單一旦變爲炸彈，英國拋下一顆炸彈，德國當報之以十彈，這是『以十眼還一眼，以十牙還一牙』的說法。達拉第也向德國發出同樣警告。局外人看起來，警告自警告，雙方語調中好像含有『兩不侵犯』的意義。

(虛)交戰國海、陸、空三方都不敢發動大規模戰爭，從去年九月到現在整整挨了有六個半月了，德國利在速戰速決，而英法利在持久戰，那麼英法經濟封鎖政策是否將爲德國致命之傷？

(何)速戰速決的顧慮是速戰速敗，經濟封鎖的弊害是鎖了一面漏了一面。上次大戰時，德國四面受敵，今天德國在東南可向巴爾幹半島、東方可向蘇聯、北方可向斯干的拉維亞半島根據『物物交換』原則張羅她所需要的原料。不過英法也有一種主意：德國無現金，物物交換是以物易物，不能以空手白取他人之物；各原料國所需於德國者爲機器及工業品，因戰爭工業之膨脹，機器及工業品生產率爲之銳減，德國拿不出多餘的物來交換他人之物，所以英法希望她最後有『自斃』的一天。

(烏)德國能不能別開生面來一次向中立國的突擊？

(何)一般人所想德國別開生面的途徑有三：第一進攻荷比，這兩國的抵抗力是有着相當的強烈

的，芬蘭卽其先例；而且德國一意孤行破壞別人中立，勢將引起中立大國如美國者絕大的反感，甚至有促其參戰之可能，所以德國欲行而止者再。第二向斯干的拉維亞進攻，將予蘇聯以刺激。第三巴爾幹方面，同樣與蘇聯以刺激，且與意大利勢力相激撞。

(虛)美國副國務卿威爾士之行是否負有調停歐戰之使命？

(何)此公慎密異常，休想從他牙縫中挑出半點可供推敲的材料來。不過話可以不說，路是不能不走的，我們可以從他所走的路線上發現一點線索。他表面以搜集情報為任務，情報用不着派大員搜集，而且與各國當局正式會晤也不是搜集『真確情報』的方法。我們知道，美國為不滿於蘇聯之國，自蘇芬戰事發生以來，美國人之同情芬蘭者幾居百分之百（共產黨除外），羅斯福且公然作譴責蘇聯的言論。美國當局以為倘歐戰認真地打下去，人力物力之消耗不可估計，戰敗者斷臂折股固無論矣，即戰勝者亦將深受焦頭爛額之苦，而戰後經濟崩潰與失業問題將為社會革命之大導線，美國與英法一邱之貉，無隔岸觀火之餘地，與其事後補救，毋甯事前彌縫，所以威爾士此行是有着調停歐戰的試探作用的。

(烏)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說從威爾士所走路線中可以尋出一點線索來，他首先到羅馬（二月

下旬)是想先找一個『和平伴侶』，意大利是他們最好的對象：第一，美意同爲不滿蘇聯之國；第二，美意同爲中立國；第三，意大利在中立政策下不僅無左右逢源之樂，且感左右做人之苦，其不願歐戰擴大或延長之意念與美國同；而最重要之一點是意大利與德國接近，而美國與英法接近，可由美意兩國搭起橋梁來演進到英法德釋嫌息爭的階段。

(何)猜得一點不錯。他第二步到柏林是想窺探德國所能接受的和平條件。他找到了『和平伴侶』，又得到了德國的一點口風之後，再到巴黎和倫敦來聆取英法所能接受的和平條件。他最後才到英法就因爲英法是她接近的一面，先把不接近的一面弄清楚，接近的一面自然好商量。

(虛)假定你的推論對，慕沙里尼對此感興趣嗎？那三個殺紅了眼睛的仇人有移樽就教之可能嗎？(何)慕沙里尼一定感興趣：他請威爾士於訪問德法英三國之後啓程返美之前再折回羅馬來就是想從威爾士口中採取那三個的真意，果然現在威爾士又在羅馬出現了(三月十六日)還有一事可證慕沙里尼興趣之深及德國之怦然心動：當威爾士離意赴法時，德外長里本特洛甫接踵到羅馬(三月十日)，未嘗不是應慕氏之召而與之密商威爾士之使命吧！

(烏)那三個既已『心許』，慕氏又樂於成人之美，那麼歐戰豈不有很快結束之望？

(何)從心理學分析起來，威爾士是不難飽載勝利之果而歸的。不過除開心理學之外，現代國家最注重的是體面問題，給英法體面希特勒便失了光彩，給希特勒光彩又足以損及英法之國威與榮譽。丟開體面不說，事實問題即收拾歐洲殘局問題也有莫大的困難。叫德國讓步吧，縱然德國願讓步，願恢復去年八月甚至三月以前的歐洲局勢，恢復捷克之獨立，德國還可以忍痛把摩、波兩省吐出來，至於恢復波蘭，除德國所占有之一半外，希特勒有什麼方法喝令史太林吐出蘇聯所占有之一部呢？就令都辦得到吧，又該談到體面問題了，希特勒的體面豈不爲之掃地？須知希特勒的體面問題就是他的地位問題，體面不存，則其地位亦隨以動搖。再說，叫英法讓步承認既成事實吧，須知英法非爲波蘭作戰，乃爲其自身作戰，去年逼得不能不打，現在還是逼得不能不打下去，倘承認既成事實，不啻替希特勒鬆了一股勁，讓他恢復了飽滿精力之後再向法國索取阿爾薩斯、勞蘭，向英法索取非洲殖民地。這是一件極難解答的問題，莫說威爾士難解答，慕沙里尼啞口無言，即全世界愛好和平及聰明才智之人士對此亦無不正面相覷。

(虛)戰既不能，和亦不易，也許有人想出一個移山倒海的方法，把一致對蘇爲結束資本主義國之火併的唯一的神機妙算吧？

(烏)這倒是一件很有研究之價值的問題。這次歐戰由波蘭問題而起，波蘭問題又由蘇德締結不侵條約而起，英法之恨蘇俄是比恨希特勒恨得更利害的，以聯合對蘇爲結束西線戰事的手段，正中張伯倫之下懷。希特勒係一出爾反爾的行動家，其先天的仇蘇因素仍存在，也許再來一個『鶴子翻身』的姿態。

(虛)是呵，當初一般人預測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主義之戰爭——即資本主義國與社會主義國之爭，不料希特勒政權崛起於德國，比年以來向全世界頻投巨彈，日意兩國相繼步其後塵，而蘇聯則改弦更張，運用和平外交向『集體安全制』之途展足邁進，這才把英法目標從蘇聯移到希特勒的身上。然自蘇德簽訂不侵條約以來，英法駭然於這兩國之『同流合污』，暗中未嘗不抱有『先打德國再和蘇聯算帳』的意念。當二次歐戰爆發後之一瞬，英法爲避免蘇德攜手作戰起見，對蘇聯尙保持若斷若續的關係；蘇芬戰事既起，英法畢竟按捺不住，而向蘇聯吐出熊熊之怒火了。

(何)話雖如此，不過蘇聯的作風是可以突破當前之環境的，於最近蘇芬停戰一事更得證明：當蘇芬展開血戰之一幕，蘇聯即撤消對芬政府的承認而與傀儡政權『芬蘭人民政府』簽訂條約。從去年十二月打到現在，她在占領維堡形勢順利的時期忽與芬政府停戰議和，這不是深不可測，正是她的大

智大勇處：她知道戰勝芬蘭及深入斯干的拉維亞的兩個後果，或與德國發生衝突，或者靠緊德國而與之攜手作戰，這兩個都不是她的國策所能容許的；同時她知道資本主義國暗藏着移山倒海的一套錦囊計，所以她馬上抽出腿來免爲『泥足。』

(虛)說來說去，我們始終找不着歐局或戰或和的一個正確答案：戰固不可思議，和亦想入非非。我們不如把這些意見在報上發表，讓閱者作一判斷吧。

(何烏)很好，很好。再會，再會。

一九四〇，三，十八。

標商冊註



12540)

0.90